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學誠著

章

氏

遺

書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序

翰怡京卿刻章氏遺書成。以余佐編校之役。謂余曰。實齋先生之學。君嗜之特深。其無一言以讚述之乎。余不敢辭。爰爲之序曰。先生之學。精深博大。其傑然成一家言哉。先生湛於史。年少時。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其書雖不傳。知先生之於史學。殆天性然也。又嘗爲華秋帆尚書撰史籍考。世亦未見傳本。觀其目錄。自制書以下。凡爲類者十二。至其條例。如所謂古逸宜存。家法宜辨者。析之爲十有四。大體一準經義考。此書存。讀史者所獲裨益。必匪淺尠。惜乎其有酒誥俄空之歎也。從來論史家得失者。莫詳於唐劉知幾六家二體。爲後世修史者作之則。其大要則歸之才識學。蓋謂具此三長。乃可與語乎史也。先生推崇史德。以爲著書者之心術。不可不慎。如此。則褻貶子奪。悉棄至公。而人禍天刑。可無顧慮。豈非較子元之說。進而益上。尤得春秋微婉之義哉。當先生時。學者溺於聲音文字。相習成風。別樹漢幟。其極也。支離破碎。先生則一言蔽之曰。六經皆史。窺先生之意。六經爲先王政典。孔子所以刪述之者。實萬世治術之所從出。漢儒以禹貢行水。以公羊決獄。皆原本經義。潤飾吏治。斯可見先聖經教。無不可措之行事者也。後之儒者。高言性道。既失之玄虛。斤斤於名物訓詁。亦不免爲苟取譁衆。博而寡要矣。今夫簿錄之學。史官之所以辯章道術者也。自班固作漢書。首纂藝文志。後史因之。究其學之所本。

則託始於劉子政氏。每一書竟。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固不僅文辭異同。詳加譏正而已。必通乎古今派別。識作者立言之指。而辨析其是非。故孟堅但知備篤籀。將其輯略一類。揭羣書之綱要者。毅然刪去之。此則大可憾也。先生熟精流略。所著校讐通義。考鏡源流。倚摭利病。孟子知言之學。庶幾得之。近世顧千里輩。是猶不賢識小。彼鄭樵焦竑。亦豈能如先生之窺乎其大。然則上接中壘之傳者。微先生其誰與歸。顧先生遭時不偶。身未列乎國史之職。鬱鬱無所試。其所表見者。惟此方州志乘耳。然湖北通志。則爲人所改竄。和州一志。散失之後。寫定二十篇。非復全帙。祇永清縣志尙稱爲完本。而天門則非其主名。亳州又世所罕覩。吾於此不能無文獻不足之感也。雖然。得其殺說讀之。正列女之目。次前志之傳。掌故文徵。各自爲篇。創通義例。折衷經史。其論皆日月不刊。真可懸之國門。而莫能增損者也。或問曰。先生爲史才。文則非其所長。與曰。是不然。先生之文。蓋取達意而止。夫文以理爲主。先生本其中之所得。著之於書。惟求乎理明而辭達。昔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請潘岳爲讓表。潘曰。要得君意。樂爲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是古人有意所欲言。筆不足以達之者。先生之於學。頗能自闢新意。而筆則無不達之患。則先生之長於文也。可知已。且先生特工論文。集中德文集諸篇。或願心氣之檢攝。而持之以敬。或慨著作之衰微。而返之於古。誠謙家可之所云。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者。宋劉摯之訓子孫也。曰。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先生其文人乎哉。抑先生不徒非文人已也。其器識宏通。議論奇肆。原道言公。

之作。一則探政教之源。一則覈名實之辨。至於婦學詩話。所以爲世道人心憂。有子輿氏息邪距諛之志。顧亭林嘗謂文須有益於天下。此二篇者。有益風化。關係天下爲至巨。此蓋洞明乎治亂興亡之故。亦由其得力於史者深也。嗚呼。周秦而後。諸子專家之術。寂滅而無聞。士之能文者。往往旨義不純。惘然無所歸宿。欲如昌黎之爲儒。柳州之爲名。荊公之爲法。眉山之爲從橫。不數數遭。先生則意無旁雜。反復推詳。一抒以獨得之見。萬變而不離其宗。戰國時道墨諸家。各崇所長。以明其指正如是也。龍門史記自序。稱爲成一家之言。非先生之謂哉。余往在弱年。始致力於考據之學。久之而病其繁瑣。不足爲傳世之業。而子勝斐然之志。則未或有聞也。及得先生書。讀而善之。將有所造述。又不勝劉彥和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擲管和墨。乃始論文之慮。於是攻習百家。遺其章句。神思冥寤。輒有勦獲。雖先生治史。余則治子。趨向自異。要其觸類引伸。則一本乎先生爲學之方。吾師乎。吾師乎。未敢昧所自也。先生之書。刊本行世者。僅文史迥義一二種。今幸而獲觀其全。京卿之功。余爲之釐篇第。糾謬誤。亦與有力也。世之願學先生者衆矣。倘守其成說。而不加推闡。資其雄辨。而但務新奇。未爲知先生者。竊不自揆。舉其學術要略。著之。此篇。庶承學之士。得以覽觀焉。壬戌八月。元和孫德謙。

張序

實齋先生著述宏富。易筮時。以全稿屬蕭山王穀。滕編定。今所行世文史通義。校讐通義。蓋不及全稿三分之一。且多其子姓。丐人竄改。識者病之。吳興劉翰怡京卿。得嘉興沈寐叟丈所藏先生原稿。則穀滕所編次。皆在焉。又益以未刻諸書。鳩緝最錄。合若干種。若干卷。於是先生之學。賅備。殺青可繕寫。以序命。余曰。此夙昔之志也。書既成。序之曰。宙合之學之肇也。因夫恆幹。皆有所藉。瞿曇氏觀十二因緣。而悟道海。彼之學。純籀物質。邦學而無藉也。如其有。則非史不足當之。人之一生。曰始。曰壯。曰究。人類之一期。亦然。彼其古今成敗禍福存亡之迹。與夫蕃變之所由然。苟無史焉。雖聖者無所麗其思。而一切道術。且將不立。史也者。彰往而察來者也。老之術。葆之於始。孩。孔之術。贍之於既壯。而皆所以坊其究。究則聖者不。忍言矣。故六藝大原。厥維史。諸子立言。雖其精粗本末不同。而皆籀於史。自劉向氏後。經籍道熄。綴學溝。猶以自爲方。六朝汨於玄。宋明以來。蒞於理。乾嘉間。休寧高郵諸儒起。始稍稍有窺於遺經。然而一出焉。一入焉。恆幹之亡。已伏於茲。儒者智不足以知聖。其於六籍之原。匪特不敢言。抑且不能言。則相與正訓。詰明音韻。考名物。覈度數。曰。吾且爲之郵焉。及其蔽也。棄本逐末。至視前經往誥。與商之龜甲文。周之毛公鼎。散盤。秦漢之瓦當。曾無以異。暖姝相循。汔今若絕而未遽絕者。特好古之一念。僅以維繫於人心也。

一旦好古之念去。而人之禍亟矣。先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時。已慮恆幹之將亡。獨昌言六藝皆史之誼。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然而世之宗休寧高郵者。其議先生也。且百端。吾則以爲先生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爲先生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羣籍。總百氏之所擇。而我乃從而管之。故爲先生之學也。拙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意巧而惡拙。一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勞於目治。逸於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爲先生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賾甄微。徬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爲先生之學也。難。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爛然。非是。則人以爲陋。爲先生之學。則不然。有鑿括成文者焉。亦有不必鑿括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諸四海而準。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爲先生之學也。約。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尙博而鄙約。三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爲先生之學。則規築誠設。其用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確者。雖復節目有疏落。

援致有舛繆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爲先生之學也。虛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爲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爲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意其不我牴牾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爲先生之學。則務矯世趨。羣言殺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漁仲。舉世所皆毀之象山陽明。先生揚摧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先生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爲黨。先生以不褻治。褻而昧別識者以爲褻。故爲先生之學也。逆風會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驚之。五也。五者浸以成俗。則先生之書之不大顯於時也。固其宜矣。雖然。學之爲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迥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先生絜其領。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髀。爲先生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微實之術佐之。憑臆盾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爲休寧高郵之學者。苟無先生。則經藝大原。學之恆幹。必至盡亡。始也。以古爲蓄。畚者。繼且敵之。而薦芻狗。以芻狗爲學。則我宗邦之學。乃真可以拉雜而燒之矣。今者聖伏神徂。一二儒子。守見聞。槁項籍舌。方日乞殘鉛蠹。槩以自活。向之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學。舉不足以壅斷流之禍。而先生之書。乃稍稍有好之者出焉。意者古哲人憂患前民之一綆。其將自先生而復歟。抑惟異欲聞。或借先生之說。摧陷舊藩。以爲秦火之導歟。宣尼悲麟。出非時。反袂沾袍。而傷道窮。吾今幸見先生之書之傳。雖意也。而又不能無懼焉。已。喪亂餘生。精神遐漂。不復欲以語言文字禍古人。感京卿繼。

張序

絕之雅。心所蘊轡。聊復一書。辛酉孟夏。錢塘張爾田撰。

四
章氏遺書

劉序

我朝學派。開自亭林。其後婺源有江慎修。休寧有戴東原。歙有程易疇。由聲韻訓詁名物度數。以返求之於諸經。一洗前代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三吳間。則惠定宇治易。莊方耕治春秋。西京墜緒。亦稍稍萌芽。東原之學。傳於南。有段若膺。傳於北。有孔巽軒。郝蘭皋。其在江淮者。汪容甫。劉端臨之倫。翁聲而桴應之。而高郵父子。則以朴才精識。誕正晚周。先秦書。哀然爲乾嘉大師。說者謂古學復興。遠邁唐宋。而吳皖淮魯諸儒。實啓其先。可謂盛已。然此皆浙西產也。當時浙東與亭林並世。則黃梨洲氏。獨衍叢山之傳。下開二萬兄弟。再傳而得全謝山。三傳而得邵二雲。而實齋先生。實集其成焉。先生之學。其縝密繁博。或不逮吳皖淮魯諸儒。遠甚。卽其文事。儻臺亦不如容甫輩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諸儒所能諦言者。蓋吳皖淮魯諸儒之學。精於覈。而先生之學。則善於推。吳皖淮魯諸儒之學。譎於析。而先生之學。則密於綜。吳皖淮魯諸儒所用。以爲學之術徑。惟先生能會其通。亦惟先生能正其謬。以唐宋以下言之。吳皖淮魯諸儒。實爲古學之功臣。而以國朝一代之。則先生又爲吳皖淮魯諸儒之諍友。二者如兩曜之麗乎天。非是則不能以代明。又如車之雙轂。非是則不能以致遠。吳皖淮魯諸儒之學。旣世學者

承習。寔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治西京言者。則又敢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所治也。益精。其爲效也。益小。而見之於世也。益荒。蓋自道光中葉。以迄於今。八九十年間。學統凌夷。由盛而衰。駸駸絕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居今日。欲挽末流回冗之失。而納諸正軌者。舍先生將何從哉。世衰道微。邪說誣民。又作。至有奉吳皖淮魯諸儒爲正宗。謂曲符乎科學方法者。夫彼以其異域譎觝之譚。文之以荀鈞。析亂之術。而強附於吳皖淮魯諸儒。使吳皖淮魯諸儒有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外。襲者。而引先生爲知己。可斷言也。先生書曾一刻於大梁。再刻於浙江貴州。乃其子姓改竄者。鈔本流傳。歧異錯出。前歲始得見王穀塍原編於沈子培尙書許。爰錄而覆刊之。又益以已刊未刊諸書。都爲一集。以備先生一家之言。世有精研浙東之學者。得先生說。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蘄與吳皖淮魯諸儒之學。溝遂相通。斯固先生未竟之緒。抑亦余小子區區纂訂之意也。夫辛酉重陽節。吳興劉承幹書於西湖留餘草堂。

例言

一、實齋先生遺書。世所通行者。爲文史通義。校讐通義而已。其他文集。及湖北志稿。閒有單印本。彙成一書者。則未之聞。今假自沈乙齋尙書所藏鈔本。兩通義外。又有方志略例諸種。復從尙書處。借得和州與永清縣二志。余又獲購庚辛之閒亡友傳。益以風雨樓印行信摭一卷。雖天門縣志。非出生手纂。而亳州志。史籍考諸書。未見傳本。先生平生著述。猶不足窺其全豹。今爲薈萃付刊。成一家言。亦庶幾告備矣。

一、先生遺書鈔本。原有戊午鈔存。庚辛閒草諸目。蓋當時稿本。必分年銓次。各自爲篇。今日錄係蕭山王穀塋先生所編。凡三十卷。其和州志。永清縣志。則僅以篇計。不分卷數。今析和志爲卷三。永清志爲卷十。合之信摭五種。定爲外編十八卷。加以目錄一卷。及補遺附錄。都爲五十卷云。

一、王氏原編目錄。於校讐通義外篇內。有和州志藝文書例議。方志略例二中有和州志皇言紀序。并湖北通志人物表。鈸例諸篇。今和志刻入外編。而湖北通志檢存稿。則載錄於後。故刪除其目。以免重複。

一、今方志略例二中所有答甄秀才論修志數書。與修志十議。以及天門縣志諸序。爲王氏原目所無。

今從刻本文史通義載入。其卷二十九外集中。自與史梧園書以下詩文。則鈔本所有。而王目亦不登。今悉取以備列於後。此等皆不錄補遺。而概附內篇者。以補遺乃采自他書。見之刻本鈔本者。不得目爲佚文也。故內篇編次。雖大體一本原目。不無增損於其間。

一、其文爲鈔本所載。王目未編入者。如卷八朱先生墓誌書後下。今有說文字原課本書後一篇。卷二十八記館穀二事下。今有上朱中堂世叔諸文。非敢亂其次序。以王目一采庚戌鈔存雜文。一采傳記小篇。其原第如此也。

一、排比文字。古人皆以詩賦各爲一類。原目卷六文史通義內篇六。載有感賦一篇。卷二十八外集一。載有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誌別詩一首。似非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義。考孫卿子賦篇與成相辭。均入全書之內。則古書自有其例。今故以詠史諸詩。卽次卷二十九中。題隨園詩話。亦附之卷五詩話後。

一、古書有文字闕佚。而仍列其目者。此因春秋夏五郭公之例。蓋存其舊目。不爲刪削者。所以備後人之搜訪也。今如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諸篇。凡爲王目所有。而鈔本未見其文者。故於目錄之下。皆注原缺二字。原缺諸文。後別得一鈔本。其有者。今錄入補遺。

一、書坊刻詩話後。王目本與詩話篇並列。今援朱陸篇書後例。改附詩話之下。其卷十四湖北通志檢

存稿循績略一篇原目亦與政略敍例相廁今以循績乃政略中子目故亦移其目於敍例下。

一、湖北通志未成稿。此一卷中未經編訂。漫無條理。今約略以類相從。俾眉目清析。不致如原本之殺亂。較之王潛剛印本。以大京官等爲本地人士政績。誤次職官表中。全無倫類者。似尙整然有當。其時代先後不能厥協整齊者。王氏以未成稿稱之。殆亦識其理董之不易。故今於五世同堂諸目。一仍舊貫。不爲芟削。所以存其真。先生長於校勘之學。體例最精。今瑣碎若此。知此稿必非定本也。名宦列女兩目。王目皆無。今鈔本中有名宦張炳鯤條。故卽用以標題。其大京官小京官諸條。遂亦歸入其中。凡志家於鄉邦耆舊有政聲者。往往別名宦蹟。此最近於類書。當爲先生所不取。故易以名宦之稱。至列女一門。應以列女爲總目。原目以節婦冠首。烈女各目。則附於其下。似亦失之。今據先生原定目改焉。

一、王目編訂其文字皆取先生原書。如禮教本之戊申錄稿。經解三篇。本之庚戌鈔存通義是也。今外編知非日札中所載周官媒氏柏舟之詩六條。王氏定爲述學駁文。已入之文史通義外篇內者。文旣相同。無用複出。爲刪去之。此外凡已見內編者同。

一、永清縣志。先生本爲知縣周震榮作。此志原刊本。遂有臣震榮云云。名從主人。理所當然。但文史通義諸刻本。則無此等字樣。蓋旣入先生遺書。不可猶沿襲舊文也。今從其例。凡震榮姓名。故亦一概

削去云。

一、補遺皆取鈔本外見之他書者。其墨蹟亦得自乙盦尙書所藏。惟原本並無題目。今細按文義。知與朱竹君父子兄弟往還信札。故爲分別標題。

一、王目如古文公式。省去古文二字。諸如此類。不免過從簡略。今悉用通義諸刻本。至於文字之間。鈔本勝刻本者甚多。則擇善而從。折衷去取。如引用書籍。或辭句中。出傳寫之誤。確然可知者。則爲之略加謚正。若各本皆同。而其語意未甚愜當者。又無別本可校。則一守闕疑之義。不敢專輒蹈輕改古書之失。

一、凡書內前後文辭重複。理宜刪存其一。然中壘校讎之例則不然。晏子春秋書錄云。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而卷七中並標明之。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爲無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於此篇。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慧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於此篇。姑舉此二條。足知辭句有詳略異同者。當並著之。今卷二十三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與卷二十九附入弔楊太尉墓。題旣不同。而祭文首有年月致祭。篇末有尙饗等字。弔則無之。幾成四言詩體。又湖北通志未成稿。節婦李氏張廷儒妾傳。與檢存稿中陶葉張汪四節婦傳。文同而字句則少異。今卽用其例。因兩存之。不復刪云。

一、此書付刻從鈔本者居多。如文史通義原道篇。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今浙刻各本。祇作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卽此可知鈔本爲善矣。又文集如禹域叢書本。通志稿如王潛剛印本。或有缺誤。或有錯亂。雖鈔本亦有未盡善者。而大體則較彼爲優。讀者於辭句之間。見有與他本不同處。當知非妄爲增損。今刻乃從鈔本也。

一、書中注文。不但三變家史等篇爲全書逸目。卽如詩教篇注云。詳見外篇校讐略著錄先明大道論。如此者尚多。不備舉。若如穀滕先生編目。文史通義自有外篇。校讐通義亦有外篇。且並無校讐略之稱。今刻

應去此注。或易爲詳校讐通義原道篇。庶於例爲符。今思此必先生原注。先生子華紱跋文史通義云。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知先生自有定本。故留存之。亦以見校讐之中。舊有著錄先明大道論一目也。校讐通義先生嘗言本有四卷。今則爲遺失之後。追憶成此三卷耳。

一、遺書之刊。其竭力從惠者。則朱古微侍郎。張孟劬太守。孫隘堪廣文也。惠假藏書而時從商榷者。則沈乙齋尙書。章一山左丞。徐積餘觀察也。勤於徵訪。獲其宏助者。則王雪澄廉訪。陶拙存參議也。佐余編校。萃力數年。而樂觀厥成者。以隘堪廣文之功爲多。佩銘盛誼。謹志勿諼。用備書之。全書刻成。又承雪澄廉訪統校一過。極爲精密。其閱書隨割一種。中多錯亂。廉訪搜訪所引原書。尤詳加校訂。今以不及追改。附其校記於後。並識數語於此。用告讀者。

章氏遺書總目

卷第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卷第十三	校讐通義	外篇
卷第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卷第十四	方志略	例一
卷第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卷第十五	方志略	例二
卷第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卷第十六	文集	一
卷第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卷第十七	文集	二
卷第六	文史通義	內篇六	卷第十八	文集	三
卷第七	文史通義	外篇一	卷第十九	文集	四
卷第八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卷第二十	文集	五
卷第九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卷第二十一	文集	六
卷第十	校讐通義	內篇一	卷第二十二	文集	七
卷第十一	校讐通義	內篇二	卷第二十三	文集	八
卷第十二	校讐通義	內篇三	卷第二十四	湖北通志檢存稿	一

總目

一 章氏遺書

總目

卷第二十五 湖北通志檢存稿

二

卷第二十六 湖北通志檢存稿

三

卷第二十七 湖北通志檢存稿

四

二 章氏遺書

卷第二十八 外集 一

卷第二十九 外集 二

卷第三十 湖北通志未成稿

章氏遺書 文史通義目錄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禮教

經解上

經解中

目錄

經解下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浙東學術

朱陸附書
朱陸篇後

文德

文理

古文公式

王曰無古文二字今從浙本

古文十弊

內篇三

辨似

繁稱

匡謬

質性

王曰題性情今從浙本

點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內篇四

目錄

三

章氏遺書

所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說林

知難

釋通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橫通

內篇五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士習王目有文缺

詩話附書坊刻詩話後。例附下題隨園詩話。王目書坊刻詩話後作

婦學附婦學篇書後。王目附此。不載今用斯本。

內篇六

文集

答問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目錄

博雜王目無

同居

感遇

感賦

雜說

外篇一

立言有本

述學駁文

淮南子洪保辨 淮南子洪保

論文辨僞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王目有文缺

史學例議上

史學例議下

史學別錄例議

外篇二

三史同姓名錄序

史姓韻編序

藉書園書目序

爲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唐書糾繆書後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李義山文集書後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書貫道堂文集後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

書郎通議墓誌後

朱先生墓誌書後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王目無

鄭學齋記書後

讀史通

駁孫何碑解

駁張符驥論文

評沈梅村古文王目有文缺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王目有文缺

墓銘辨例

通說爲邱君題南樂書舍

外篇三

報黃大俞先生

報謝文學

論文上弇山尙書

與吳胥石簡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答邵二雲

與邵二雲論學

與邵二雲

與邵二雲論文王目有
文缺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與邵二雲論文書

與邵二雲論學

與邵二雲書

與史餘村王目有
文缺

又與史餘村王目有
文缺

與史餘村論文王目有
文缺

與史餘村簡

與汪龍莊書

與胡維君

目錄

九

章氏遺書

與胡維君論文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答沈楓墀論學

與陳鑑亭論學

報孫淵如書

與周永清論文

又與永清論文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

答周竟谷論課蒙書

再答周竟谷論課蒙書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蒙三簡

與林秀才

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

答某友請碑誌書

此下壬日有與正甫書注云原又與正甫論似有脫誤故改題今案卷二十九有與家正甫論文此篇採自雜文中而雜文有又與正甫論文一篇故類聚於彼而

此處
目明

與族孫守一論史表

答大兒貽選問

家書一

家書二

家書三

家書四

家書五

家書六

家書七

雜說上

雜說中

雜說下

目錄

一一

章氏遺書

章氏遺書
卷第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開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

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始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蒼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蒼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

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卽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

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

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

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

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

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

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

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

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言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假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

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

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傅。故儒者

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雉鳩之於好逮，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簣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

賤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

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敍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

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聞世一出。補偏救弊。慝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籍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

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

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

漢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屢，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况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實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敍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牒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闕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尙書。但誥誥乃尙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尙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尙書。以擬誥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誥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尙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尙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尙書也。即尙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

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前後略敘數語。似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

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開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視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尙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尙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尙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尙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

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絀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

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蓋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

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

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語之類或

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與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敍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旣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數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

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窟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

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

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

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流別傳甚且於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

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

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

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

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屈原

上稱帝譽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

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沈，時有得失，畸才策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

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

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

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讐略著錄先明大

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

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

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

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

也。或謂管仲之書。不常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

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爲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

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

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

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

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

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

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遂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

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卽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

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腴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軀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寶氏述書賦。吳氏事

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

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實。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略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

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

至齊梁而後蕩然矣。學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

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略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旣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

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

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

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

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禮教

經禮之學。開端先辨經曲。經曲之義未明。是出入不由戶也。而學者往往昧之。

中庸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劉向以三百爲官禮。所謂經也。三千爲儀禮。所謂曲也。其說蓋得之矣。鄭康成乃以三百爲儀禮。三千爲禮文。無論三千三百名數難以強索。且大禮與天地同節。惟建官立典。經緯天人。庶足稱禮之實。容儀度數。不過一官之長。何足當之。古人所謂儀也。非禮也。

經曲之說。朱子從鄭而不從劉。然注論語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則禮之不僅於威儀也。亦可見矣。蓋非盡人官物曲之精微。豈足以稱天理節文之義。孔子曰。吾學周禮。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禮之所包廣矣。官典其大綱也。

或曰。周公作官禮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鑒於夏殷。而折衷於時之所宜。蓋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鑒。唐虞。唐虞之鑒。羲農黃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於天也。孔子曰。吾學周禮。學於天也。非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

帝典之命義和咨九官。蓋六典之權輿。然必別有籍矣。而禮特九官之一耳。而在周官。則三禮又五禮之一也。前後詳略不同如此。可以想鑿夏鑿殷之所自矣。

漢藝文志。官儀二禮。與禮家諸記。合爲一種。後世三禮所由名也。其實諸記多爲儀禮。而傳周官者。非專門之學。卽無成書。名爲三禮。實二禮也。二禮同傳。而儒者拘於威儀之說。遂異經禮三百而歸之儀禮。反若官典爲禮家之贅疣。而先王制作之原。與道出於天之義微矣。今之三禮。乃官儀二禮合小戴記耳。此乃學校所頒。其實當合大戴爲四禮也。正以內外四傳。三傳加周語猶可想見春秋之意。而禮之不盡官儀二經也。學者所當知也。

近人致功於三禮。約有五端。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可廢也。然以此爲極則。而不求古人之大體。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爲玩物喪志。不得謂宋人之苛也。諸城王君森文。積學士也。治三禮多年。視世之所謂五端。致力無不及也。而有見於五端之不足以盡此禮也。以書來商其進步。意謂六藝莫精於禮。而莫變動於易。今質於禮。而求通於易。可乎。噫。王君用心如此。可畏敬也。雖然。未敢決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見爲卑者。擴而高之。見爲淺者。鑿而深之。見爲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爲道也。王君果有見於禮之必進於易歟。精思奧義。發前人之未發。可也。苟疑其然。而未見其必然。則姑

存其說以待他日參驗可耳。有心求之，擴高鑿深之弊出矣。

以官禮之制言之。三法掌於周官太卜，是易本春官之典守。故韓子見易象而以為周禮在魯也。說詳易教篇

若求禮於易，則大傳所云天尊地卑十數語，約略足以盡之。先儒演為易例，則如陰陽剛柔貴賤時位得失貞吝之類，一如春秋發凡，大抵易之抑陰扶陽，與春秋之防微杜漸，皆以經禮為折中也。

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來。夫名物制度繁文縟節，考訂精詳，記誦博洽，此藏往之學也。好學敏求，心知其意，神明變化，開發前蘊，此知來之學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治禮之盡於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禮而折中後世之制度，斷以今之所宜，則經濟人倫皆從此出，其為知來功莫大也。學者不得具全，求其資之近而力能勉者斯可矣。

宋制試士多重策論，故宋人所備策括諸書多有可觀。其最佳者，幾如著述。若章氏考索、馬氏通考之類，皆有補於後學。然終不免為策括者，以其無心得，而但知比類以求備也。故藏往之學欲其博，知來之學欲其精，真能知來者所操甚約，而所及者甚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於其人，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人皆戛戛，我獨有餘，不可強也。

禮家講求於纂輯比類，大抵於六典五儀之原，多未詳析。總緣悞識以儀為禮耳。夫制度屬官，而容儀屬曲，皆禮也。然容儀自是專門，而制度兼該萬有，舍六典而拘五儀，恐五儀之難包括也。雖六典所包甚廣，

不妨闕所不知。而五儀終不可以爲經禮之全。綜典之書。自宜識體要也。

近日金匱秦尙書蕙田纂輯五禮通考。旣以五儀爲綱。而於天文地理官制三門。顯然關制度者。皆強歸之於嘉禮。蓋以朝覲會同。於五儀爲嘉禮耳。遂以天文地理官制。謂出朝典也。不知一代章程。何條不出朝典。雖司馬軍政司寇比讞。亦朝典也。皆稱嘉禮可乎。夫天文春官保章氏職也。地理夏官職方氏職也。官制天官太宰氏職也。三百六十之官。體大物博。學者不能悉究。不務求備也。但於典故官守。不可昧所自也。

史家書志之原本。本於官禮。史記天官平準等書。猶以官職名篇。惜他篇未盡然也。班氏不知此意。改爲天文食貨。告朔廢而並去。餼羊矣。嗣是而後。書志焚於亂麻。皆數典而忘其祖焉。然班氏雖失遷意。而其志藝文也。猶沿向歆七略之舊。於羣書部目之後。必條別其淵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猶不忘周官之舊法也。夫一朝制度。經緯天人。莫不具於載籍。守於官司。故建官制典。決非私意。可以創造。歷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淵源。溯而上之。可見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強。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也。文字不隸於官守。制度不原於載籍。是謂無本之學。夫子所謂不知而作是也。噫。吾見不知而作者。蓋紛紛矣。或問天下之書。皆官禮。則經分爲六。略分爲七。子別九流。術標七種。何不悉統於官禮乎。史家書志。但合職官禮儀爲一志可矣。何必更分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諸篇目。答曰。類別區分。正所謂禮也。且如太宰掌

建邦之六典。太史亦掌邦之六典。宗伯亦掌邦之六典。同一掌邦之六典。而各有職事之輕重詳略。乃見一本萬殊。而萬殊一本之妙也。史家書志。自當以一代人官爲綱領矣。而官守所隸。巨細無遺。勢難盡著。則擇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禮樂兵刑略如八書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繫以表淵源。而文則舉其梗概。務使典雅可誦。而於名物器數無須屑屑求詳。聽其自具於專門掌故之書。始可爲得官禮之意。而明於古人之大體者也。後史昧淵源而詳名數。典雅不如班馬之可誦。實用不如掌故之詳明。秦人所謂驢非驢。馬非馬。是爲羸也。

或曰。掌故專書。與人官綱領。其詳略之例。可得聞歟。答曰。六經其鼻祖也。易爲周禮。見於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數。占揲之法。見於周禮。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然三易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書亦周禮也。見於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詩亦周禮也。見於太史之官。風雅頌之爲經。賦興比之爲緯。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三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史志皆可例推。故史志存其綱領。而掌故別具其詳。後史自宜師法其意。庶不至於繁簡失當矣。至區區書志。雜次記傳年表之中。勢不能爲杜佑之通典。王溥之會要。連牀充棟。至於不可勝也。是可以悟修辭之圭臬。著書之大體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實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旣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

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

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

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

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

科其所做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

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

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

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

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

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

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詳說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義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

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

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

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收。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

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安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東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誣騙有卦。見輟耕錄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諷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

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章氏遺書
卷第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

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

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伊尹惠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集伯夷伊惠

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精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竝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義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

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爲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

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隔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

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如被服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偶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偶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偶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旣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偶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

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功德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遡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歎抑揚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

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伯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

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之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

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胥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估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其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

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蔽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蔽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蔽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欲而動旣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

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寶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聞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聞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堦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

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固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

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鶩，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旣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旣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

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稊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互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遂於時趨。而悞以爨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爲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

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古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沈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皆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鶩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與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黎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草。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慕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辨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法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旣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况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旣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而陸王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疾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舊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宇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鬪，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

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震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掉也。性命之說。易人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容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薄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厯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義和。不知卽義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厯而貶義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掉者。氣所薄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箴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書朱陸篇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爲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則亦不免爲戴所愚。身後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爲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言雖不爲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眞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尙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惟己是從。於說尙未有欺也。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爲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尙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旣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

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爲古文辭。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卽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則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微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旣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尙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徵歛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旣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後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爲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恍惚無據。元之又元。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正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實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元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爲何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爲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

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

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閔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

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僞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

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搯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功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仲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

王介甫詔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閔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形。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

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間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

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洩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旣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旣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痂。不免愈濯愈痕癢矣。人苟

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
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
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
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
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會子問娶女有日而壻父母死使
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
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
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
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敍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
見也今敍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
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
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

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斐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旣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

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旣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概。人傳

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元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買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實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

閭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

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斲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章氏遺書
卷第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旣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察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

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勸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忱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曠，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

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點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懵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

言也。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宰，則談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菑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真，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

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鷗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鷗冠鬼谷諸子，自

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

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

乃逮於隱逸。陳搏林通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

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

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為當時之文

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為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

足徵為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為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

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

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峯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

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為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為號。夫盜賊自為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為號者，將以

媚客也。燕鶯媚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讎，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讎，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

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闕有書，而後人卽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較讎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華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毗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談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忘筌。楊懷玉。披沙。李咸屠龍。熊勲。聲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書。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旣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筆。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則無理。取闕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

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開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乾次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

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

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舉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

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

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

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

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

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

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謂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

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實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揆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著其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

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况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緹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

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敝。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櫝在。撰質性篇。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

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啓人爭。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鱗蠃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狴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

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沈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旣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瀼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黠陋

九五

章氏遺書卷第三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旣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焉。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厧算。家有其書矣。哀錄厧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

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讎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鼗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玷。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歎歎。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啓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

幸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敍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旣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

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頽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驟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者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

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隳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隳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

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閒，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答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敍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敍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敍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閒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

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省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纒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裏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騫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然謂好名者喪名。

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閒，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忤忌，而名之所關，忤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

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齧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箠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踉蹌噬齧，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幃，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壅闕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所以無善步也。旣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漑，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叙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

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所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

不能割愛而閒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

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

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閒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關。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醜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典故。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者。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尙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

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

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啓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禩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國家令典。郊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恩循例。羣臣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人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鳴鴉既處飄搖。不爲睨睨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諡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闔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章氏遺書
卷第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所見

孔子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又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天下蓋有有其語而無其人者矣。未有無其語而有其人者也。然而世風已降。人類不可窮。而語有不及造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乃至造語者有時而窮。可謂人力侷於造化矣。且夫食芻豢者。悅其肥甘之味。被狐貉者。樂其輕暖之適。足乎己。無待於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求芻豢者。意不在肥甘。惟欲人知其食芻豢。求狐貉者。意不在輕暖。惟欲人知其披狐貉。人皆知其食芻豢。其悅過於肥甘之味也。人皆知其披狐貉。其樂過於輕暖之適也。乃知不必得芻豢也。欲人知其求芻豢。勝於得芻豢矣。不必得狐貉也。欲人知其求狐貉。勝於得狐貉矣。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居山饒材木。濱海饒魚鹽。人之喜其饒也。喜其可通所有於人也。喜其可以致人之所饒。以補己之所乏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山以材木自豪。而欲人之羨其材木。不欲人之有其材木也。濱海以魚鹽自豪。而欲人之羨其魚鹽。不欲人之有其魚鹽也。居山知其乏魚鹽。不欲以材木致魚鹽。而力詆魚鹽不

如材木也。濱海知其乏材木，不欲以魚鹽致材木，而力詆材木，不如魚鹽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燕趙擅悲涼慷慨之歌，吳越妙宛轉回波之舞。燕藝遊吳門，而聲增十倍。吳伶至燕市，而賈重連城。非其鄉人情，珍其所罕也。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吳舞以和其節。吳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壯其觀。擅其偏物，情喜其相濟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吳人至燕，舍其吳勝，而強學燕歌，以求合於燕。燕人至吳，舍其燕奇，而強學吳舞，以求合於吳。則是強己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吳學燕歌而不工，燕人喜其學己，而不計其不工。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善之舞焉。燕學吳舞而不似，吳人喜其學己，而不計其不似。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最之歌焉。則是但學求同於己，而非欲取濟於人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一人善射，百人決拾，一人善琴，百人操縵。決拾者未必能射，而射師善人之決拾，不喜人之曠也。使決拾者由己而羿焉，則惟恐人之不僦。操縵者未必知音，而琴工喜人之操縵，不喜人之曠也。使操縵者由己而曠焉，則惟恐人之不僦。曠者舍射而操縵，羿不顧也。曠則來斯受之矣。操縵者舍音而決拾，曠不顧也。羿則來斯受之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羿欲人之舍其操縵，而從己於射。因詆音爲不足學也。既舍操縵而從之矣。喜其慕羿，因恐其竟羿也。則曰：惜其嘗操縵也，不可入羿之神也。詢其何以爲神，則遜曰：不易言也。曠欲人之舍其決拾，而從己於音。因詆射爲不足學也。既舍決拾而從之矣。喜其慕曠，因恐其竟曠也。則曰：惜其嘗決拾也，不可入曠之元也。詢其何以爲元，則遜曰：是難言也。未聞其語。

也。吾見其人矣。

道者大路。行者遊之。垣牆門戶。一室之司。逮其甚也。陰鍵陽閉。腑鱗腸介。宇棘心睫。火守金流。竅九藏六。百病交發。大道塊然。龜坼瓦裂。噫。難矣哉。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

忠國愛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鷓鴣實鳥之哀音。何怪鮪魚忿詭於莊周。萋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伎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

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

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僞

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

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蒼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

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

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

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旣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

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鷖黃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

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

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胥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

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探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探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尙有不以此反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藉以作僞。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

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

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羶。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旣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啓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鬻沸。酌於觴竇。斯褻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鴟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秦秣汎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鵲迴腴。斯並石室金縢。史成尊藏掌故。而縹函細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闕。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筭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沔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敕定。實舉

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禮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苗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遺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啓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鶴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霧，並能追查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細，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

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闕譬峙糧而聚橐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功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蓐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敍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荆墟疾迷陽於南

國莊子改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

鳳兮歌鳳兮歌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

陌上桑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詩見己

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刁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

河間之四愁傳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

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偽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

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

自危之人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

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

子付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

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沖漠之類濬

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

落火桓溫發歎於仲文之遷庚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

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

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分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

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厯算交躔。會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鉅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頌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鷄鶩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粹。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趨激譎。叱吸叫譏。突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枿圈白。洼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覈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苟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濶著述爾。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

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才之長短不可揜。而時之今古不可強。司馬遷述尙書左國之文。子子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於時也。惟其並存而無所私。故聽人決擇而已。不與也。

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

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

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雀假鷗鷖之翼。勢未舉

而先蹟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集之始於流別也。後人彙聚前人之作。欲以覽其全也。亦猶撰次諸子。卽人以名其書之意也。諸子之書。

載其言。并記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_{文章}之全。可見也。文集萃其文_{文章流別集}。別著其事_{文章志}。以及

他人之論其文者_{文章論}。故摯虞之流別。本與文章志論三書相輔而行也。則其人之全。亦可見也。今無摯

氏之三書。而編次卓然不朽之文集。則關於其人之行事。與人之言其言。與論其人與文者。故當次於其

書。以備其人之本末也。是則一人之史之說也。

莊周讓于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賈。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璠。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

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

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而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檣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探

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

尙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厲風可以拔百圍之木，而不可以折徑寸之草。錢鏐可以刈蔓野之草，而不可以伐拱把之木。大言炎炎，不計小辨，小智察察，不究大道。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

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稗稊，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稗稊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

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

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圍之類也。

人生不飢。則五穀可以不藝也。天下無疾。則藥石可以不聚也。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爲人。士樹名地也。

漢廷治河。必使治尙書者。尙書豈爲治河設哉。學術固期於經世也。文史之儒。以爲尙書所載。經緯天地。今祇用以治河。則是道大而我小之也。此則後世之士務求賅徧。而不切實用之通病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者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他日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同一樊遲。同一問仁。問知。而所言先後各殊。則言豈一端而已哉。必有所爲。而不可以強執也。幸而其言出於夫子也。出之他人。必有先後矛盾之誚矣。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

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若皆是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宋儒譏之，以爲必如周子所言德愛曰仁，而後可。數百年來，莫不奉宋儒爲篤論矣。今考周子初無德愛曰仁之說也。通書誠幾德篇有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有說焉。周子之意若曰：誠者何謂無爲是也？幾者何謂善惡是也？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德有五者，韓子原性之篇已明著矣。與周子無殊旨也。博愛曰仁，卽周子之愛曰仁也。合原性而觀之，則韓子之說較周子爲尤備也。以其出於韓子，則刪去原性而摘博愛之爲偏，出於周子，則割截句讀而以德愛爲至論，同一言也。不求至是，而但因人而異聽，不啻公甫之母與妻焉。此論古之深患也。

李漢序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

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糠粃。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尙美玉者。必競碲碲。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碲

碲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碲碲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碲碲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碲碲聽用。聽用易慳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碲碲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碲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推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尙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

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亦可以無欺於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

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已護前不其自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者也。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

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駟。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下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闢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禁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

小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

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

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

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

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連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

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

左傳范寧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賈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

經爲書，則有六藝，鄭元聖證論，王肅匡謬，唐顏師古兼明，宋邱光庭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

左傳范寧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賈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

經爲書，則有六藝，鄭元聖證論，王肅匡謬，唐顏師古兼明，宋邱光庭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

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國語國策，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

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

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理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

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

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而編次

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策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

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潏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或正編年之

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學故者，當隸至

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姚氏統史，唐姚復之屬，則擲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鄧氏函史，明

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諫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驥譯史，皆採摭經傳之詞，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

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李氏南

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其餘紀傳

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

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流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

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類，括文

通考之類，雖做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

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

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

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卽彼陳編，就我創制，所

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人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卽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

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卽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

以因襲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已意，摘比典故，原

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

閒，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詳隣事，其長

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册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一門血脈相承。不盡以朝代爲斷。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未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

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

時代。

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書文也

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

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

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

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申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

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毫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哀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采。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

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學。其勢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未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某君之治是書也。援據不可謂不精。考求不可謂不當。以此羽翼通志。爲鄭氏功臣可也。敘例之中。反唇相譏。攻擊作者。不遺餘力。則未悉古人著述之義。而不能不牽於習俗猥瑣之見者也。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卽後世考據家之所尙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

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班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閒。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謗。因假某君敍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敍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旣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

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然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

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獮狙見冠服，不與齟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卽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

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尙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旄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旣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尙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抵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書。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復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駟。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曾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

於意有不愜。鬻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旣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旣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聚薪樵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樵。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不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對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

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旣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烏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筌蹄嚆矢之工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

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塵。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適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辛亥修麻城志。有呈食貨志稿者。內論行市經紀。卽市司評物價者也。乃曰。貧人荒年。需升斗活八口家。與錢不如

數。睫毛長一尺。無顧盼情。出百錢爲壽。輒強顏作鸕鶿笑。此乃聊齋志異小說內。譏貪鄙教官者。其人竊以責行市經紀。則風馬牛矣。此公以藏書之富著名也。

章氏遺書
卷第五
文史通義

內篇五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

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子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矣。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遠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泯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

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

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桎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尊，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尊，然而問掌

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繁，輓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

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

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

篇。

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

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

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敍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餽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攷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攷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

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敍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

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敍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翹。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

明末人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特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壽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

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杜撰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數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游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翹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翹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翹見之

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類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類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人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類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士習
缺原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攷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

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

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

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堅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敍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

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閒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

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

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

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

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掣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蔽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攷藝，淵源流別，不易

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姦。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駮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

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豔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敍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

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卽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詩話論詩。非論貌也。就使論貌。所以稱丈夫者。或魁梧奇偉。或豐碩美髯。或丰骨稜峻。或英姿颯爽。何所不可。今則槩未有聞。惟於少年弱冠之輩。不曰美如好女。必曰顧影堪憐。不曰玉映冰膚。必曰蘭薰蕙質。此亦約略之辭。非一定字樣也。不知其意將何爲也。甚至盛稱邪說。以爲禮制。但旌節婦。不褒貞男。以見美男之不妨作嬖。斯乃人首畜鳴。而毅然筆爲詩話。人可戮而書可焚矣。男子爲媼。古有禁律。其人無由知也。

古今婦女之詩。比於男子詩篇。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詩話偶有所舉。比於論男子詩。亦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蓋論詩多寡。必因詩篇之多寡。以爲區分。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乃累軸連編。所稱閨閣之詩。幾與男子相埒。甚至比連母女姑婦。綴合娣姒姊妹。殆於家稱王謝。戶盡崔盧。豈壺內文風。自古以來。於今爲烈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然。豈其然乎。且其敘述閨流。強半皆稱容貌。非誇國色。卽詡天人。非贊聯珠。卽標合璧。遂使觀其書者。忘爲評詩之話。更成品豔之編。自有詩話以來所未見也。

婦女內言。不出閨外。詩話爲之私立名字。標榜聲氣。爲虛爲實。吾不得而知也。詩話何由知人閨閣如是之詳。卽此便見傾邪。更無飾矣。丈夫姓字。弧矢四方。詩話所名。豈能終祕。其中名德鉅公。志其餘事。奇才宿望。著其精能。或有身地

寒微表其幽雋。一節可取。藉端留芳。此誠詩話應有事也。今乃玉石不分。苗莠無別。往往詩話識其名。姓。邂逅偶遇斯人。實乃風塵游乞。庸奴賤品。助語不辨虛實。引喻全乖向方。臃腫無知。贅瘤可厭。亦不乏其徒焉。此而可邀題品。則真才宿學。寧不以同類爲羞乎。乃知閨閣稱詩。何從按實。觀其鏤雕纖曲。醞釀尖新。雖面目萬殊。而情態不異。其爲竄易飾僞。情狀顯然。豈無靜女名姝。清思佳什。牽於茅黃葦白。轉覺惡紫奪朱矣。

自銜自媒。士女之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人之足以千古者。必有得於古人之所謂誠然而終身憂樂其中。不顧舉世之所爲是與非也。傾邪之人。欲有所取於世。則先以標榜聲氣。騷激人心。又恐人之不爲動也。則誘人以好名。甚且倡爲邪說。至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好名也。夫好名之人。矯情飾僞。競趨時譽。雖禽獸所不爲耳。亦猶推埋胙篋。亦禽獸所不爲。今倡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能推埋胙篋也。可乎。至於附會經傳。肆侮聖言。尤喪心而病狂矣。論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疾沒世而名不稱。皆妄引爲好名之證。

人之所以應傳名者。義類多矣。而彼之誘人。惟務文學之名。不亦小乎。卽文學之所以應得名者。途轍廣矣。而彼之所以誘人。又不過纖佻輕雋之辭章。才子佳人之小說。男必張生李十。女必宏度幼微。將率天下之士女。翩翩然化爲蛺蝶楊花。而後大快於心焉。則斯人之所謂名。乃名教之罪人也。斯人之所謂名。亦有識者所深恥也。

學者亦知雅俗之別乎。雅者正也。亦曰常也。安其正而守其常。實至而名自歸之。斯天下之大雅也。好名者流。忘己徇人。世俗譽之。則沾沾以喜。世俗非之。則戚戚以憂。以世俗之子奪爲趨避。是己之所處。方以俗爲依歸也。且人以好名爲雅。好利爲俗。尤非也。名者有所利而好之。所好不同。而其心無異。故好名之人。其俗甚於好利也。誘人好名者。其罪浮於教人胥篋也。一有名心。卽沾俗氣。與衆爭趨。俗安可醫。

傾邪之人。必有所恃。挾纖仄便媚之筆。爲稱功頌德之辭。以摩符抵掌之談。運宛轉逢迎之術。權貴顯要。

無不逢也。聲望鉅公。無不媚也。筆舌不足。導以景物娛游。追隨未足。媚以烹庖口味。自記爲某貴人品嘗。屬下進饌。又某貴人。

屢索其姬妾手調飲。饌有謝賞。姬人啓事。至乃陪公子於青樓。貴人公子。時同句曲。頰嬌姿於金屋。貴人愛寵。無不詳於筆記。尤稱絕技。備極精能。貴

人公退之餘。亦思娛樂。優伶是其習見。狗馬亦所常調。數見不鮮。神思倦矣。忽見通文墨之優伶。解聲歌

之犬馬。屈曲如意。宛約解人。能不愛憐。幾於得寶。加之便佞。開如諧隱飾情。或託山林。自託山林。隱遁之流。足迹不離。載轅。

閣使人誤認清流。因而揖之上坐。賜以顏色。假以羽毛。遂能登高而呼。有挾以令舟車所向。到處逢迎。榮

惑聽聞。干謁州縣。或關說陰訟。恣其不肖之圖。乘機漁色。或聚集少年。肆爲冶蕩之說。斯乃人倫之蝨賊。名教

所必誅。昧者不知。誇其傳食列城。風聲炫耀。是猶羨儀衛之大丈夫。而不知其爲妾婦所羞也。

聲詩三百。聖教所存。千古名儒。不聞異議。今乃喪心無忌。敢侮聖言。邪說倡狂。駭人耳目。六義甚廣。而彼

謂雅頌劣於國風。風詩甚多。而彼謂言情妙於男女。凡聖賢典訓。無不橫徵曲引。以爲導欲宣淫之具。其

罪可勝誅乎。自負詩才天下第一。庸妄無知甚矣。昔李白論詩。貴於清真。此乃今古論詩文之準則。故至今懸功令焉。清真者。學問有得於中。而以詩文抒寫其所見。無意工辭。而盡力於辭者莫及也。毋論詩文。皆須學問。空言性情。彼方視學問爲仇讐。而益以胸懷之鄙俗。是質已喪。而文無可附矣。斤斤爭勝於言語之工。是鸚鵡猩猩之效人語也。不必展卷而已知其詩無可錄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無能強也。鄙俗之懷。傾邪之心。詩則無其質矣。然舍質論文。則其輕雋便給之才。如效鸚鵡猩猩之語。未嘗不足娛人耳目。雖非藝林所貴。亦堪附下駟以傳名矣。彼不自揣。妄談學問文章。古辭頗有才氣。而文理全然不通。而其言不類。殆於娼家讀烈女傳也。學問之途甚廣。記誦名數。特其一端。彼空疏不學。而厭漢儒以爲糟粕。豈知其言之爲糞土耶。經學歷有淵源。自非殊慧。而益以深功。不能成一家學也。而彼則謂不能詩者。遁爲經學。是伏鄭大儒。乃是有所遁而爲之。鄙且悖矣。攷據者。學問之所有事耳。學問不

一家。攷據亦不一家也。鄙陋之夫。不知學問之有流別。見人學問。眩於目而莫能指識。則槩名之曰攷據家。夫攷據豈有家哉。學問之有攷據。猶詩文之有事實耳。今見有如韓柳之文。李杜之詩。不能定爲何家詩文。惟見中有事實。卽槩名爲事實家可乎。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爲文辭。證實而爲攷據。比如人身。學問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攷據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謂之著述。著述可隨學問而各自名家。別無所謂攷據家與著述家也。鄙俗之夫。不知著述隨學問以名家。輒以私意妄分爲攷據家。著述家。而又以私心

妄議爲著述家終勝於攷據家。彼之所謂考據不過類書策括所謂著述不過如是直見人具體不知其伊所自撰無根柢之詩文耳其實皆算不得成家

有神智而妄別人有骸骨家與肌膚家又謂肌膚家之終勝骸骨家也此爲何許語耶詩話論詩全失宗旨然暗於大而猶明於細比於雜藝小道可觀君子猶節取焉至其妄不自忖僭論學問文章直如蜀晴

嶺雪奔吠蒼黃。每論學問處輒厭惡如吠所怪揣籥聞鐘臆言天日比類則置甲而誤聯乙丙摘非則忘衰而覈議功總

勦襲唾餘。稍近理者皆出強效不類。學人口氣每失其意妄雖可惡愚實堪憐俚女村姬臆度昭陽長信哇氓野老

紛爭金馬玉堂大似載鬼一車使人噴飯滿案豈天奪其魄乎何爲自狀其醜津津有餘味耶

書坊刻詩話後

書坊刻詩話後

蘇子瞻議學校貢舉極言策論之弊不如詩賦其理甚辨而引喻以明文辭華樸不可定人邪正其言

有離有合如云文章華靡莫如楊億億爲清忠鯁亮之士通經服古莫如孫復石介則迂闊矯誕之士

也又可施於政事之閒乎按蘇氏論楊大年洵如所議然亦不可一概論也卽如大年文出義山義山

爲人又豈大年可比例乎至孫明復文今已罕見觀宋史本傳其人初無可疵石徂徠集具存其學雖

出於孫而矯亢立異不免激於聲名然卓然有以自立亦未可厚非也蘇氏所見有異據所見以證明

其言讀者自可不以辭害耳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

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姦邪又其不學無識畏見正言讜論不能附會高深自暢其說

則竊取前人成言。委曲周納。以遂其私。而不知有識觀之。則肺肝如見也。蘇氏論楊大年。彼則竊之而穿鑿其說。又爲曲喻廣證。一似人若不爲纖佻浮薄之詞。卽無由爲正人君子。又似人若通經服古。卽爲風雅罪人。斯人喪其天良。而惟恐人之不喪天良。不知其何肺腑。而忍出此也。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姿爲傾邪淫宕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其人不學無識。視學問如讐仇。陽排陰擠。往往見於筆札。幸其胸無點墨。凡語涉學問。如夏畦一流。談中書堂事。開口便成笑端。曾略括其槩於他篇。此不具論。然其膽實內怯。其有名已顯著。而素有學問名者。亦不敢公然排擊。而又心瞶目眩。而不能識其爲何如品詣。則槩稱之爲攷據博雅。每見所稱。輒使人胡盧絕倒也。蓋其中有專門名家。取精不驚博者。有古文辭家。博覽不甚攷者。彼亦妄以古文辭自許。然無學問。不

成古作家也。遇真古文辭。自然不識。故妄名爲博雅。考據。

又有本無學問。惟知纂類策括。以爲史學。改竄帖括經問。以爲經學。而驚

名者。彼皆不能辨識。強署攷據博雅。藉爲龍蛇之菹焉。譬如乞兒衣敝縵而哺殘餘。卽其衣食之道矣。見人鮮衣美食。不能定其爲何如人。則槩目之爲富貴人。夫鮮衣美食。亦有其人所自致者。亦有藉人

之餘力者。亦有叨竊而終非所據者。其中豐約崇卑之分。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爲乞兒者。但見其服敝縕殘餘。卽莫非富貴中人。蓋其眼界然也。斯人之所謂博雅攷據。作如是觀可爾。

無知之徒。不知學問淵源不同。而臆撰爲攷據家。不知文章流別不同。而臆撰爲著述家。其意將以己之纖佻浮薄辭章。此不足成家。乃清客密騙家也。私詡爲著述家也。故云先有著述。而後有經傳。有經傳而後有攷據。

觀先後而知所優絀。又云辭章爲作者之聖。攷據爲述者之明。此如風狂夢嚙。不值一笑。如渠所說。孔子述而不作爲劣。而孺子之歌。苗碩之諺爲優矣。卽以先後而論。先有結繩而後有書契。則今日當以綫畫籌馬。優於著述矣。小慧私智。不知大體。自安於蛙鳴蚓叫。君子亦無按也。必欲以牧豎村僮之見。妄爭金馬石渠。何太不自量也。然正是自具胸無墨點之供狀。可惡而亦可憐矣。

忽然假裝門面。如喬坐衙。則曰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寢室。詩文集如花園別館云云。見之使人喉曠。廳堂寢室。不知如何取譬。以論語升堂入室。況之是經學淺境。而史乃深境矣。經止有五。乃是六藝亡樂之定數。否則當計部而稱十三經。彼謂九經。則前人計所去取而定之。非經部正數。此人不學無識。自然不能正其稱謂。猶可恕也。十七史名。乃宋人所言。今則正數有二十二史。兼存有二十五史。乃三尺童子所知。彼襲人成言。以遮面目。而不知今時非宋時也。經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如以第宅而論。則十五經十三經外。加國語大戴禮記。乃梁柱。而正史編年二家。乃牆壁戶牖也。文集詩集。家數甚

多取譬不止一端。不成家數。而但以言語悅人者。名爲花園別館可耳。斯人心目中。不知天地間有學問家數。宜其如鸚鵡猩猩之強效人言。而終不似也。

無知小子。妄作雌黃。以爲詩話。其僭語學問文章。一切稱說不倫。令人絕纓。令人髮指之處。不一而足。然其不知學問文章。人所信也。彼於辭章詩賦一途。君子不以爲重可也。不知彼於此道。亦茫如也。蓋辭章未有不宗文選。而文選首賦京都。爲是學者。幾於家絃而戶誦矣。今觀彼之論曰。古無類書志書字彙。字書亦儘多矣。何不可以字書一故三都兩京。必搜輯羣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洛陽所以紙貴。

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志書字彙用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亦此人之祕本。耳他人未必知

此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竟是一字不通人語。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鈔誦者亦無有

也。此真不直一笑。觀詩話者。亦不知其庸妄無知。至於此極也。京都諸賦。本於國策。陳說六國形勢管子。呂覽。

淮南。俱有地理風物之篇。至班左諸君。而益暢其支。乃有源流派別之文。辭章家之大著作也。若如此

人所言。則古人極意營構。止作得廣事類賦類林新詠兔園冊子而已。愚妄何至出此。且彼時字書。自

三蒼急就說文字林。韻書如聲類韻集。著於梁錄隋志者。凡百餘家。而云古無字書。自山海州郡風土

道理圖經志記。見於梁錄隋志者。亦百餘家。而云古無志書。自皇覽徧略會林物始。以及袖中備遺諸

記語麗事對要錄文府之屬。鉅細大小。見於梁錄隋志者。亦數十家。而云古無類書。此真是一丁不識。

一字不通之無知妄人而耳食者震其盛名。卽稍識者亦疑其於詩賦詞章當有擅長之處。不知止是傳奇小說之佻薄纖詭伎倆。世猶稱其詩才之雋。天下豈有不識文選之詩才哉。

人皆言其筆墨顛倒是非。誣枉黑白。大抵經史家學。視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擠。所幸稱說無一語通竅。識者一見知其猥陋。無能惑人。至於記敘事實。則不知其有無顛倒。初未有以覈其情也。偶見詩話中記吾鄉童二樹先生。以謂論詩少所許可。惟傾倒於此人。甚至不辭跋涉。遠訪不值。童病將死。猶力疾畫梅寄贈。題詩其上。未竟而逝。生死不忘。欲伊作序。伊感其意。爲定詩十二卷。序而行之。此則誣罔太甚。不可不辨白也。童君爲吾鄉高士。生平和易。近人非矜高少許可者。惟見江湖聲氣一流。惡其纖佻。儂俗。絕不與通交往。此人素有江湖俗氣。故蹤跡最近。而聲聞從不相及。蓋童君論詩尙品。此人無品。而才亦不高。童君目中。視此等人若糞土。然雖使匍匐納交於童君。童君亦必宛轉避之。無端乃至死生之際。力疾畫梅。求伊爲序。眞顛倒是非。誣枉清白之甚者矣。且此人逢迎貴顯。結交聲望。浪得虛名。已數十年。童君歷聘諸公。亦三十餘年。其彼此聞名。已非一日。童君果肯傾倒此人。則數十年中。蹤跡又不甚遠。何至全無片簡往還。直待將死。方爲力疾畫梅。題詩絕氣。結此身後之緣。卽以情理推之。亦萬無此事也。由是觀之。則其敘述貴顯鉅公。與聲望名宿。種種傾佩納交之事。亦半屬子虛。亡是之言。讀者幸勿爲所愚也。

童君不尙標榜。生平從無求人作序之事。

興妖作怪。疑鬼疑神。雖有識觀之。不直一笑。而無根之智。亦正劇費苦心。不過爲阿堵起見耳。抑思清客密騙。大抵皆爲阿堵。陳眉公李笠翁諸人行業。未嘗不可結富貴之歡。仰聲勢之庇。僞托於清流之末也。是入所長。略與陳李伯仲。而妄不自揣。僭言學問文章。以愚無識。然天下自有具眼。不能大爲害也。惟造作淫詞邪說。蠱惑士女。競趨浮薄儂佻。務令網人於禽獸之域。而後慊於其心。嗚呼。清客密騙。雖近俳優。未嘗爲名教所誅也。及其末流之弊。乃有斯人。是又清客密騙之罪人矣。

題隨園詩話

宰衡分陝鎮南州。正理經綸次第脩。嘯笑偶然容媚客。一時風氣尙俳優。
太史清標幹吏稱。化爲側媚十分輕。方陪公子清流宴。又作如姬繡草評。
大府清風化列城。隨園到處有逢迎。但聞州縣經行處。陰訟無須法律評。
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悞見聞。詩佛詩仙潭標榜。誰當霹靂淨妖氛。
誣枉風騷悞後生。猖狂相率賦閑情。春風花樹多蜂蝶。都是隨園蠱變成。
詩伯招搖女社聯。爭誇題品勝臚傳。不知秉鑑持衡者。滿腹妝樓豔異編。
葛覃絺綌豈堪師。中饋蘋蘩非所知。詩社爭名功倍半。天然風韻壓鬚眉。
生前富貴亦何奇。死後文章未可知。一事差堪慰生世。隨園錄入內家詩。

二樹高名老布衣。生平和易不規隨。忽稱少可多排斥。獨許隨園事太奇。

詩話謂二樹臨終恨不見隨園畫梅贈之題詩未終落筆

而逝

公卿將相衆名臣。盡契隨園恐未真。詩話推敲半無妄。大人自合慎歡噴。

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輓。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婦學之目。德容言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源流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婦學。候封。婉婉

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

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

考終牖下。妻有誅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弔。以至泉水。恣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媿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孀婦。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讐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

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

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

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

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

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

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

靡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暉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

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耶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閒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

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

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闕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譬之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

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

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央論贊體。蓋有意中之

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無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卽貞者亦萬無如此自棄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贊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

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

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

十人。隅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曠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

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

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各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旣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

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媮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旒風光。寒溫酬答。揣摩纖曲。刻畫

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

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尙宮之女

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

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儔

矣。然琳琅款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

金石錄。明誠方在大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塵。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寶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

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鑪。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搢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游。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闔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以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真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權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

自宮妓亭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
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臣匡濟之佐忠義
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
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宮禁革除女
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姦並干三尺嚴條決杖
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罟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
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
今之人苟於禁令未爛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
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
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
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
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有不俗者也未炫
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
實不足而爭鶩於名己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耻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
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句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

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

德隱難名必如任嬭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

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

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

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

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

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

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

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

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

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

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

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驚名轉不如村姬田媪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馴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

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頽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闕。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起居攝。悞解周禮而啓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卽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卽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披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

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與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叛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誠。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

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章氏遺書
卷第六
文史通義

內篇六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規蓋未深考。自摯虞勗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

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牽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聲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耶。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敍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攷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旣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

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騫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鈔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

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特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

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點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無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書幔之誚。蓋論文貴乎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閒。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也。攷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卽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入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焉卽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郭用之崩迪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

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旣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旣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寞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旣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旣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聞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麻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人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麻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勦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麻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義和保障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麻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麻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

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訾，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閒也。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

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未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碁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偶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

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怵怵動者。不覺蹶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叛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邪。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飢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嫌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鷓鴣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釋也。螻蛄不知春秋。暮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

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螻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邊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驚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徧。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鬪靡者。下一鍼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博雜

傳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之要於博也。所以爲知類也。張羅求鳥。得鳥者不過一目。以一目爲羅。則鳥不可得也。然則羅之多目。所以爲一目地也。博文以爲約禮之資。詳說以爲反約之具。博約非二事也。有所因而求焉。不得不如是也。有賤儒者。不知學問之爲己。而驚博以炫人焉。其爲學也。泛無所主。以謂一物不知。儒者所恥。故不可以有擇也。其爲考索也。不求其理之當。而但欲徵引之富。以謂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其爲纂述也。不顧其說之安。而必欲賅而俱存。以謂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說良所允也。此其爲術。蠢愚鈍拙。而其爲說。亦窒戾不通之至矣。然而當世猶有稱之者。學術不明。而駁雜醜記。爲流俗之所驚也。夫學無所主。而恥

一物之不知。是欲智過孔子也。孔子之大。如天之不可極。然而其學可以一言盡也。孔子所欲學者。周公也。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事也。一則曰。吾學周禮。再則曰。吾爲東周。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則表章六籍。以存周公之舊典。是則夫子生平之學也。今賤儒不知天下古今未有無主之學。而以無所不涉爲博通。是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智也。且勢有所盡。理有所止。雖聖人有所不能強也。刪書斷自唐虞。制禮鑒於殷夏。其有不可知。則從略也。今謬托於好古。而曰夫子未刪之春秋。存於今日。必有可觀。商頌十二。而戴公得五。當孔子時。必有篇目可稽。或有逸句可采。惜夫子未登於籍。以爲隱憾。此其乖戾謬妄。三尺童子。皆知唾棄矣。而世或賞其志奇好古。然則學術不明。必爲人心風俗之害。賤儒不足以有爲。而羣焉不察。以相贊歎。則流風大可懼也。古人之攷索。將以有所爲也。旁通曲證。比事引義。所以求折中也。今則無所爲。而競言攷索。古今時異。名物異殊。觸類而長。譬彼董澤之蒲。可勝暨乎。然世俗之儒。學無原本。隨所聞見。筆而存之。以待有心者之取擇。若端木氏所謂不賢識其小者。亦君子之所取也。而賤儒之爲攷索。則猶以是爲不足焉。援古證今。取彼例此。不求其是。而務窮其類。夫求其是。則舉一可以反三。而窮其類。則挂九不免漏一也。類卒不可勝窮。則文室理蕪。而所言皆作互鄉之譎語。此宜粗識文義者之所羞稱。而當世翕然嘉其學。則駁雜醜記。流俗所驚。而無稽之贊歎。貽患於學術人心者。爲不細也。凡人有所取。不能無所棄。聖賢之與庸愚。中正之與邪僻。皆同然也。今漫然無別。而賤欲存之。以謂

苟出於古。不忍有所棄取。而妄托於劉歆之過存。夫劉氏之所謂過而存者。逸禮。毛詩。左氏傳也。苟不求其當。而惟古之存。則今猶古也。上自官府簿書。下至人戶版籍。市井錢貨。注記更千百年而後。未始不可備攷索也。如欲賅存。則一歲所出。不知幾千百億。歲歲增之。岱岳不足聚書。滄海不供墨瀋矣。天地不足供藏書。賤儒卽死。安所更得尺寸之隙。以藏魂魄哉。凡賤儒之所持者。理之不可通。情之不可近。勢之不可行。苟有心知血氣者。未有不謂妖孽也。然而奔走一二有力之口。熒惑什百無識之目。相與汲汲而稱之。孜孜而慕之。逐臭飲狂。未有已也。則風尚所趨。而別裁僞體。苟有意於斯文。不可不知所擇也。

同居

九世同居。前人以爲美談。洵足尙矣。然三代封建井田之制。皆以分別爲義。至於王者合姓綴食。鄉閭守望相助。分而未始不合也。時勢殊異。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齊。同居亦有不可終合之勢。與其慕虛名而處實患。則莫如師其意而不襲其迹矣。家庭離間。始於婦女。蓋兄弟由合而分。夫婦由分而合。斯固然已。自私自利。天真易漓。中人而下。往往不免。則欲家庭之敦孝友。莫如擇人世之易惕而難忘者。君子以爲合則不如分也。昔有老親訟逆子者。官繫其子而不問。久之。乃欲歸省其親。子歸見親。孺慕之誠。動於顏色。其後卒以孝聞。或詢其子。則曰。昔也習見吾親。狎而忘之。今久不見。乃知所生之恩大也。夫狎則易忘。離則思合。人情莫不然也。天屬之親。苟非至性。得毋狎處而忘者乎。山川修阻。風雨雞鳴。亦以人遠。

始有室邇之思。況天屬耶。然則一本之誼。友昆之愛。上者弈世同居。不分畛域。苟爲不然。則當分別區處。早爲之所。使之閒阻而生契合之思。難卽而知易離之感。則棠棣輝萼之詩。其載咏乎。夫師古而得其意。固勝乎泥古而被其毒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尙志者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閒。有此等品目。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撓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

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晏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晏倩尙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尙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天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疏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尙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

歎其飄飄凌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絨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歎。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萃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菜，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

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感賦

庭風颯起。檐檝變聲。橫雲埽迹。秋氣孤清。主人夙負不羈。懷抱縱橫。撫茲節序。齋居感生。思啓口而儔語。欲舉足以何向。聆蟋蟀之淒苦。送寒鴻之嘹亮。於是灑埽一室。陳書披圖。發憤鼓篋。與古爲徒。宇宙擴而書生小。文事畸而遇合殊。天何爲而生才。才何爲而見需。既及時而或遇。乃巧扼而終疏。感同聲而異喟。何今古之分區。假如公子發憤。著書負奇。悲勵廉直。軒亦姦欺。諫韓王而不悟。顧郊壘兮興思。五蠹文成。三秦路遠。無翼而飛。不媒以款。慨息雄才之主。恨同生而見晚。方期願符魚水。志愜雲鴻。何我黻而子玖。厄同棲於兩雄。冤沈獄底。孤憤誰通。至若洛陽少年。英標適上。慟哭萬言。鈞天震蕩。得恭儉之令主。慕垂裳兮無爲。將摩仁兮漸義。佇箭韶兮鳳儀。豈期錐屠將相。蒼蠅讒巧。遠謫長沙。傷嗟鵬鳥。感鬼神於夜半。雖前席而無因。秋風高兮湘水闊。弔騷客兮誰親。若乃居巢絕學。欲溯獲麟。鞭左撻史。調班劑苟。鄒鑿秋懸。頡鬼夜哭。洞堅析微。斷絃入木。自擅名家。聲飛天祿。既而再入蘭省。三爲史臣。天子前席。宰相避塵。方欲追作述於東周。聳唐德於盛漢。直周勃於西清。拜張飛於東觀。椎鑿方圓。輟觚長歎。卒貶安州。浮沈薄

宦及夫眉山奏策。深結主知。風采佇於延覽。文章沁乎心脾。子孫宰相。他日爲期。如何青苗。遇厄老檜詩。冤托江湖。兮浩渺。悲玉宇兮高寒。至尊輟食。太息才難。再躡再起。恩深命賤。慟先皇於夜直。徹金蓮乎別殿。瘴海浮生。躬耕陽羨。至於龍川布衣。長揖朝堂。陳萬世之奇策。感風雷於孝皇。一鳴驚人。羣刺蜂起。謝一官之虛拘。遂拂袖而歸里。狂言驚俗。再遭滅趾。十死累囚。九重知己。雖白首而成名。重皇言於甲第。念檣櫓兮先人。感鵠鴒兮昆季。宿草荒原。竟成費志。且夫李廣不侯。重瞳失王。秋風廉頗。落日馮唐。此人皆抱非常之略。萃百鍊之鋼。卒使三軍失道。呼騶不逝。遠聞趙王。遲逢漢帝。莫不扼腕歎歎。飲恨歿世。晴草醺煙。霜楓秀天。人隨落葉。世閱清川。望九原之累累。埋古恨兮千年。況夫俎豆之學。文章自籙。閔寂當年。榮華身後。低回蠹簡。慟哭螭珉。桓君出而元顯。蔡帳祕而論珍。情隨往屈。氣逐來申。諒斯須之得喪。又何喜而何嘖。

雜說

萬物之始。吾皆不得而知也。或問先有卵乎。抑先有時夜乎。非時夜弗能伏卵。非卵弗能生時夜也。然積水生魚。則化生亦常理矣。非鐵無以爲鑪錘。非鑪錘無以攻鐵。鑪錘之始。豈亦出於化生者歟。學問生於神智。而神智又出於學問也。制度生於聰明。而聰明又啓悟於制度者也。神以知來。學者之才識是也。知以藏往。學者之記誦是也。才識類火日之外景。記誦類金水之內景。故才

識可以資益於人。而記誦能受於人。不能授之於人也。然記誦可以生才識。而才識不能生記誦。故金水能受火日之光。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

三代以前。學未嘗爲一成之名。學校之學。制度之名也。然本於教學半。及學於古訓之學。以爲名學。皆稱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詣也。子夏之學。流而爲莊周。豈至子夏而始以所造名學邪。才學識雖各有所長。而皆當以學副之。或疑學與才識。並列爲三。何又以學統承三者。不知並列之爲三者。已定之名也。統承三者而勉人。則功力之謂也。

道亦公共之名。卽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悅周公仲尼之道。蓋因有他道。而始別其名也。如曰許子之道。墨者以薄爲其道。誠如韓子所謂道其所道是也。

文非古人所重。而言則非一端而已。故聖人之言。亦有專指文辭而言。卽稍知學問之人。亦有推見其蘊者。不可以論文爲文士之言而薄之也。

學問以知人。知學先須知人。知人先須自知。自知所長易。自知所短難。自知所短易。自知所長之中。猶有所短難。知長中之短。則進學自不容已矣。自知既明。則不患不知人矣。人各有長有短。與人相形見短。而不以爲患者。特別有所長也。知長中猶有所短。而喪然失所恃矣。然不學亦不知也。學而能知長中之短。則幾矣。

朋友之交。道同德合。聲名相埒。旁人未能軒輊。而已心有獨歎者。必其所見有極精微者也。文生於情。情又生於文。氣動志而志動氣也。故有所識解而著文辭。辭之所及。忽有所觸。而轉增識解。皆一理之奇也。

隔河見伐鼓。捶落無聲。而響從後報。蓋一水之隔。聲之自來有漸也。因知雷發必先之以電。非電在雷之先也。度必光與聲俱。以其積遠。而報響於後也。是知聰明之用。目之所交。捷於耳也。使在子夜之交。則先見電。而聞雷後一日矣。使在晦朔之交。則相差且一月矣。夫耳目之所親接。不免參差如是。學者求古。乃憑耳目所不及者。以懸斷之邪。

世之能文章者。以爲言語之工。體撰之妙。能狀難言之景。顯難達之情。擬之化工造物。而文章之能事盡矣。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擬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而文章之能事盡矣。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擬之雍門鼓瑟。成連蹈海。而文章之能事盡矣。夫知古人之所言。而不知古人所不言。未可謂之知言也。知古人之所蹈。而不知古人所不蹈。未可謂之知行也。三百之詩具在也。文字無所加損也。聲音無所歧異也。體物之工。言情之婉。陳義之高。未嘗有所改變也。然而說詩之旨。一有所異。則詩之得失。霄壤判焉。是則文章之難。不在其言。而在其所以爲言也。

琢玉爲器。所棄之玉。未必不良於所存者也。玉人攻去而不惜者。以爲瑜。而無當。不異於瑕也。製錦爲衣。

所割之錦。未必不美於所留者也。錦工斷棄而不顧者。以爲華而無當。不異於敝也。噫。吾觀文學之士。不求其當。而爭誇於美且富者。何紛紛耶。熙載賡歌。見於虞典。詩非不可入書也。鷓鴣之詩。金縢存目而略其辭。典籍互存。不必取備於一篇之中也。相如詞賦。未足當於離騷之經也。史遷詳賦而略騷。義取弔賈。不以屈氏主篇累其正旨也。賈生政事之疏。傳賈生者。宜莫重焉。合屈爲篇。鵬鳥足悲其志。懷沙有同慨焉。政事之疏。等於屈氏之屬艸。未定可也。古人之去取。古人之心也。紛紛爭於文字之末者。古人不計也。冬之日短。照於地下者長也。非是不足以成歲功。初月光纖。受於輪背者多也。非是不足以成氣朔。文有不言而勝其言之者。說在莊子之述九淵。而壺子僅疏三也。風目憐心。而取解於夔蚊。義已足也。管人以四方上下之無窮。謂梁不異於蠻觸。君知無辨。而客可不言以出也。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文有闕逸。而不可以求備者。說在周官之攷工。其文不可補司空。而五官割裂。以備六典。爲已支也。箝詩取備於束皙。湯征取備於白居易。爲已瀆也。繪雪月者無色。畫史著色於雲。而虛其質素。以爲雪月也。刻陰款者無質。刻工留質於金石。而虛其中款。以爲文字也。不宜有而有者。謂之贅。贅於事詞。而玷於文。僉父不知。而文士知之。贅於篇章。而玷於道。文士不知。惟有道者知之。相如無封禪之書。則子虛上林。詩人諷諫之旨也。揚雄無美新之篇。則太元官箴。六藝羽翼之書也。朱子魏國之狀。陸游南園之記。論者不能無憾焉。

羯鼓錄載有善音者。客長安邸。月下聞羯鼓聲。尋聲訪至。則其先人供奉太常者也。詢以技。甚精。能何無尾聲。則曰。檢舊譜而亡之。故月下演聲以求之耳。問以調成亦意盡乎。曰。盡矣。曰。意盡則止。又何求焉。曰。聲未盡也。因拊掌曰。可與言矣。遂教之借調以畢餘聲。其人鼓之而合。至於搏頰感泣。斯固藝事之神矣。文章之道。亦有然者。文固用以明理。或以記事。然有時理明事備。而文勢闕然。乃若有而未盡。此非辭意未至。辭氣有所受病。而不至也。求義理與徵考訂者。皆薄文辭。以爲文取事理明白而已矣。他又何求焉。而不知辭氣受病。惡者鬱而不暢。將并所載之事與理而亦病矣。周子虛車之說。誠探本之言也。而抑知敵車撓軸之不可以行。則亦一偏之說爾。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曾子曰。辭氣遠鄙悖。夫子曰。辭達。春秋傳曰。辭之不可已也。

文以氣行。亦以情至。人之於文。往往理明事白。於爲文之初指。亦若可無憾矣。而人見之者。以謂其理其事。不過如是。雖不爲文可也。此非事理本無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事其理。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誤解辭達之旨者。以謂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卽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爲譏笑者。同述一言。而聞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聞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訴悲苦者。同敘一事。而聞者漠然。或同敘一事。而聞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昔人謂文之至者。以爲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文生於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謂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於其事其理。則辭之於事理。必

如是而始可稱爲達爾。

子建厭薄辭賦。欲采史官實錄。昌黎鄙棄科舉。欲作唐之一經。蓋諸子風衰。苟有志於著述。未有不究心於史學者也。魏文論建安諸子。推徐幹著書成一家言。今觀偉長中論。義理皆人所可喻。文辭亦不出黃初。蓋效法言申鑒諸家。而有作者爾。變其書記銘箴頌誄詩賦之規模音節。初無不得已。而立言宗旨。遂謂所著足以成一家言。可乎。然子建之所願者。未遂於前。昌黎之欲作者。又虛於後。亦見成一史者不易也。蓋諸子不難其文。而難於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滅。諸史不難其事。而難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諸子僅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史學惟求事實。卽後世類書之緣起。古人篇無標題。摘篇首字命篇之類書無定名。卽其人以部無專屬。子史不分。諸子立言。往往名書之類。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風。後世流分派別。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兼也。非一日之故矣。先有名而後有書。如何得有立言宗旨哉。

章氏遺書
卷第七 文史通義

外篇一

立言有本

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眾。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史乘而有稗官小說。專門著述。而有語錄說部。辭章泛應。而有猥濫文集。皆末流之弊也。其中豈無可取。然如披沙檢金。貴於精審。否則沿流忘源。汨其性而不可入德矣。蓋其人本無所得。而矜才好名之習。足以悞心術也。

江都汪容甫。工辭章而優於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爲縱橫家學。其源實出於風詩也。引伸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諫諷諭。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其爲功也大矣。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聰明要於至當。乃佳。凡有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當世翕然稱之。則疾之矣。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於投眾好之緣。物貴則知自希。

千載若且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於招聲氣之附也。

汪氏晚年自定述學內外之篇。余聞之而未見。然逆知其必無當也。蓋其平日談經論史。燦然可觀。甚有出於名才宿學之所不及。而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歸。故曰聰明有餘。識不足也。散萬殊者爲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尙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爲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爲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媿奄陋而箴鄙僂矣。問其何以爲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於無當則一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篋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闥以爲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堯庫爲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篋子但指門闥。內空而外亦不可恃也。守藏全非己有。譬之多賓無主。孰爲之內。孰爲之外哉。

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天文耶。時令耶。說文耶。據說文解之次明三九之說。文心耶。算

術耶。攷古耶。言三與九之字義不可泥其言有得有失。其攷有是有非。別有辨論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時尙是趨

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并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彼謂經傳小學。其品尊嚴。宜次爲內篇乎。嗚呼。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內外分篇。蓋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

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攷之流，亦田氏之中駟，何以爲內篇哉？古人著書，凡內篇必立其言要旨，外雜諸篇，取與內篇之旨相爲經緯，一書只如一篇，無泛分內外之例。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舉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爲貌同而心異矣。雖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於著述，固可進於專家之業也。內其所外，而外其所內，識力闕於內，而名心驚於外也，惜哉。

或問舍學與文而言宗本，與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又有力學攻文，尙未有得，而強言宗本，三者皆無當於立言之道也。然其優劣何如也？答曰：舍學與文而言宗本，棄材也。然亦無能惑人者也。力學攻文，未有得，而強言宗本，蓋欲速成者也。師友切磋，使之遠名而趨實，苟知辨僞體，而有剏心，斯進矣。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終身不可入德也。蓋負其博學能文，方自以爲道在是矣，愈逞而去道愈遠，是以終身不可入德也。人必有損也，而後可以受益，有疑也，而後可以徵信，有危也，而後可以求安。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自必不知損，不知疑，不知危，而加以世好者眾，才鋒足以養人故也天益其疾矣。

述學駁文

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余前有說矣。今觀汪容甫述學，乃謂男子三十不娶，女子二十不嫁，則奔者不禁，所以恥民，教民及時嫁娶，非教民淫也。猶之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又云：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二十而嫁之令也。若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其說甚不安。據汪所言，經文當云於斯時也，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奔者不禁，方與積聚馬牛取之不詰。文法一例，今不用令句，在奔者不禁之下。又以若無故字轉其上文，則奔者不禁，不得預注無故不用令句。文義甚明。且男女婚姻失時，而卽許淫奔，雖衰世猶無其法，而周官有此法乎？先儒謂奔指六禮未備，此卽所謂不用令也。於此時權許不備六禮，其義可通。於此時權許淫奔，則男過三十，女過二十，欲恥其父母，何時不可許，而必待二月乎？先王之政，昏姻以時，不聞淫奔以時也。且父母果知恥，則男女淫奔，恥已定矣。非禁與不禁，所能損益。與積聚牛馬取之不詰，可作戒於後者，其理迥不相通。何政教之足云？有故雖不用令，可也。文指亦不合。三年之喪，古今通義，有故二十三而嫁，正是令也。豈可謂不用令，而僅免於罰歟？如律令親喪丁憂解官，法也。又無故不許擅離官守，亦法也。今云無故擅離官守，謂之犯法，如父母喪，雖犯法可也。文理尙可通乎？然則汪氏所解，兩義皆不可通。且父子無異財，古之教也。奔者既不禁矣，又罰其父母，則是兒女淫奔，罰在父母，仍是禁矣。何不禁之有？是以事理推之，亦不可通。非徒文義之不合也。

柏舟之詩，先儒所解未一。女子未昏夫死，守貞或以身殉，故不見於經傳。中古以後，往往有之，誠不免於賢知之過。故律令不在旌典，其有已然者，有司上聞，則破格旌之。於是知功令爲仁至而義盡也。事不出於先王典禮，故旌典不立其名目。然天性獨至，各行心之所是，豈必皆爲驚名，則憐其意而破格旌之，亦

所以樹清風也。先儒議其非禮之正可矣。謂其義之有乖名教。則不可也。按柏舟之義。雖不可執。觀於遷葬。嫁殤之禁。古者女子未昏守志。亦有之矣。雖曰禁令古今異宜。遷葬今未嘗禁。則嫁殤亦不能悉禁矣。汪容甫引禮折之。至斥之爲愚爲無恥。比之爲狂易。自謂維世教。而不知有傷於名義也。且其所引曾子問。既納幣。有吉日。女父母死一節。執壻弗取而後嫁之一語。以謂問名之後。可以改嫁。凡四而皆謂之禮。則仍鄭注誤解。先儒多辨正之。汪必據鄭誤說以爲確義。矯矣。又事止一條。而分壻女各有父母爲四。亦見其好爲駁雜。惟取其說之富。而不顧其理之安。夫六禮已行。三年喪畢。而改已定之昏姻。天理人情所必無者。而謂之禮。無論鄭注誤解。使鄭解不誤。則此條當與周公踐阼。同爲戴記之駁文。豈可爲定論歟。卽引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夫子曰。壻齊衰往弔。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苟無夫妻之義。男女可妄弔乎。而汪反以爲不成夫婦之證。何也。又引婦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今不胙合。強與同穴。生稱來婦。歿稱先妣。可恥孰甚。則亦不達於禮意矣。遷祖祔姑。皆封建宗廟之制。廟見必待三月。亦古封建廟制。後世士大夫。不世爵祿。五廟三廟之制。大宗小宗之法不行。神主或奉於寢。三月廟見之禮亦廢。婦未三月而死。亦無歸葬女氏之事。古今時異。周孔復生。亦必不盡強今以服古也。卽如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後世亦不甚行。若夫死。亦如之。則未婚之女。齊衰往弔於未昏之夫。而又別嫁於人。天下必大駭怪矣。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

宗法堯舜不能復行於後世。昏姻中之末節。本不可悉繩之以古義。況所引經記之文。不必盡得聖人之意者乎。若五倫大義。夫婦等於君臣。此說誠不可易。但卽汪氏君臣之義解之。其理亦不合也。汪云。仇牧苟息。君亡與亡。忠之盛者也。其君正命而終。雖近臣尤不死也。若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喪心之人矣。此指女未昏而殉夫者也。未昏殉夫。誠不免過。然指爲狂惑喪心。汪氏幾喪心矣。據其所引禮文推之。未昏之女。夫死。義當齊衰而往弔矣。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齊衰之義乎。據其所引禮文。壻父母死。女之父母待壻免喪而請壻弗取。而後嫁。就汪氏仍鄭說之誤而言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三年弗仕之義乎。以齊衰及三年待取之義。同於齊楚魯衛之泛。汪氏直本祭足妻云。人盡夫也。之語而立論也。祭足妻言。可以折貞女乎。夫婦比於君臣是矣。昏者爲已仕。未昏同未仕也。伯夷叔齊未嘗仕商。而不食周粟。孔子仁之。四皓未嘗仕秦。而不爲漢出。君子高之。未昏守志。雖非中道。意亦近是而已。何深責也。又引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此說是矣。若鍾建負我。人事之變。雖身許人。亦無罪也。至未昏之壻。則固父母所許。從父母之所許。不得謂其自以身許也。又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歸氏之言。刻而無理。汪氏歎其婉而篤。則吾不得而知也。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爲其居常也。惡其得爲而不爲也。若壻已死。非其不爲。乃不得爲也。果如歸氏之說。則禮文不特親迎以前。尙有同牢合卺諸文。在昏禮者。皆不可廢者也。假如親迎。女在途而壻父母死。夫子謂

女改服深衣縞纒以趨喪是已執婦道於夫家矣其同牢合卺之文禮婦享從者之儀彼喪中將行之乎抑不行也然則亦爲昏不如禮而同名於奔可乎歸氏之說何以異此汪又引歸說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此說亦有是有非安常處順歸說是也假而父母不道或鬻於娼或聘於叛逆賊盜亦將父母是聽乎或已聘之後悔盟而改慕富貴亦從之乎又何以解於不從亂命之說也未昏守貞於義自不合於中庸賢知之過則有之矣汪容甫謂過猶不及是將與淫濫失節一流等例之矣充其所論伯夷與盜跖無分也

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父母死一節至壻免喪女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蓋證以魯人朝祥暮歌夫子以謂逾月則其善也之義可以明矣喪期有不敢過二十七月而免喪是也孝子之心嫌於卽吉太速故於不爲限制之事嘗有所遲迴以致其意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謂其加人一等由是例之壻免喪女之父母使請禮也壻弗取弗遽取也卽比御不入之意夫子逾月其善之旨也而後嫁之仍嫁是壻也不曰壻弗取而後取之推壻不忍遽取之義故從嫁之者起義其實嫁卽取耳古人文指往往如此不可泥也若云壻棄盟不取則前此初喪致命已非其婦女家不必待三年而後嫁也爲不知誰何之人守三年不嫁之義而又再嫁他人其不情無理與未昏守志豈可同日語哉而汪乃是此非彼其胸中是非取舍殆於別具肺腸矣

如鄭氏說則男女之有父母者雖納采問名以後皆不保其必合者也且問名之壻誰無父母爲一壻守三年不嫁之期而又易壻

後壻又如遭喪不幸至再至三可使年過三十不得嫁矣何云有故二十三而嫁也。

未昏守貞如謂好名則僻鄉陋巷其女未聞前人紀載功令表章之事而亦有感激殉身篤志守節者豈非秉彝之良出於天性是則本人心之所有非矯強而不情人心所有不可謂非禮文之所許也以謂於義無取則儘有撫孤立後昌大其宗繼絕舉廢爲功不小至於孀姑鰥舅年老無依得此而延年永祀又天理人情之所推允今乃憤若不共戴天吾不知其說也。

聖人過猶不及之言爲學者求理失中言之如墨氏泛愛則太過楊氏爲我則不及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皆不可於過與不及分優劣且中庸賢知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亦止言其失中則一非謂賢智與愚不肖同也林放問禮夫子告以與奢寧儉與易寧戚聖人豈以一失中和卽無上中又次之別而槩貶之哉汪中以未昏守志謂過猶不及不知以不及指何如人也其胸次之黑白乃如是耶宜其有墨氏誣孔孟氏誣墨之詭論也。

諸子之書多周官之舊典劉班叙九流之所出皆本古之官守是也古者治學未分官師合一故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然世氏師傅講習討論則有具於書而不必盡於書者猶今官司掌故習見常行不必轉注傳授繁言曲解其一端也又有精微奧妙可意會而難以文字傳者猶今百司執事隱微利病惟親其事者知之而非文案簿書所具又一端也至於周末治學旣分禮失官廢諸子思以其學用世莫不於人

官物曲之中。求其道而通之。將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辭見也。故其所著之書。則有官守舊文。與夫相傳遺意。雖不能無失。然不可謂全無所受也。故諸子之書。雖極偏駁。而其中實有先王政教之遺。惟所存有多寡純駁之不同。而其著書之旨。則又各以私意爲之。蓋不肯自爲一官一曲之長。而皆欲卽其一端以易天下。故莊生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是也。陋儒習於成說。槩闢之爲異端。非聖而置不足道。世之涉學未深。而好爲高論。翻成說者。則見其中亦有先王政教。而因謂其指初不異於聖人。如汪中之叙墨子。至爲孔墨初不甚異。墨子誣孔。孟子誣墨。等於諸子之相非。則亦可謂好誕之至矣。孔子未修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如其有之。則夫子必從而討論。不容絕不置於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之所自爲。墨子生去孔子未遠。其書未必出其手著。其經言古奧難讀。或其所傳古遺之書。至入戰國之事。則其徒相與附益。汪皆不能犖別。而疑其時年。亦未達於理矣。漢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書。皆在墨子以前。前人疑爲古書。夫春秋以前。尙無諸子著書之事。而厚誣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於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書以傳世乎。夫子信而好古。商周之初。有書可傳。至於漢世。而夫子曾不之知。安在夫子之好學耶。蓋道家有稱太公伊尹之言。後人誤爲卽太公伊尹之書。墨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誤爲卽伊佚之書。藝文叙次先後。多有可議。余於校讐通議。嘗辨之矣。而汪中叙六家爲墨氏淵源。不其僨乎。孫淵如謂墨出夏禮。余已於淵如書辨之詳矣。夏

商典禮其損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已入河流。固無從分其源派。其未嘗損益者。守在子孫。故孔子之於夏殷禮。不求之於周官。而求於杞宋之文獻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獻不足證矣。生孔子後者。又能學於夏禮。是誣世也。而汪乃獨踴其說。是則好爲高論。而不切事情。亦其惑也。

述學有釋三九論。三爲數之加。九爲數之極。古人以數之加累爲三。極多爲九。其字義不可拘執。說甚明通。利市三倍。九牛一毛。比例可推。其次篇欲明古語不可執泥。而廣引文法不可執者。以見類例。則如才人作賦。好爲數

張。其實不煩如此費也。其曰古語不與今同。而約以兩例。曰曲曰形容。以臆不祭肺。明其不殺爲曲。以豚肩不掩豆。明儉爲形容。此等皆出史通摩擬。雕龍形容諸篇。六經三史。殆於巧歷不能盡其數也。然揆才擗藻。作詞賦觀。亦資觸類。未爲不可。若謂此卽古語不同於今。則確乎其不可矣。無論今之文辭。不遠於古。卽俚俗方言。可與汪氏所例曲與形容相比例者。豈少也哉。且如三字不可泥。俗語三起三倒。又可泥乎。九字不可泥。俗語十室九空。又可泥乎。至曲言俗語市語尤多。如云六九七十二。黃狗想陰地。不曰狗畏熱。而曰想陰地。曲何如也。形容亦然。眉開十丈。天下無一尺之面。而有十丈之眉乎。然則曲與形容。今人之言。可成鉅帙。安在古語不與今同哉。若論古人文辭之妙。意會不可言傳者。則余嘗欲做文心例。搜爲專篇。其例甚多。亦不獨曲與形容兩例已也。大抵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真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

淮南子洪保。錢塘馮山公先生諱景所著解春集中篇名也。先生人品文名高視兩浙。卽解春集文亦頗有卓然不朽之作。然洪保之篇助閻微君攻僞古文尙書中無所得。而全務矜張誇詡。類於趨風好名者之所爲。不可爲訓。豈先生少作。而後人編次失刪除邪。恐後生小子未能學先生之高致。而惟以此類習於浮誇。其害非淺。今取其關文史者辨而正之。期余迪義有所發明。不得不然。非好辨也。他則存而不論。非余專門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

淮南子洪保

古人著書。標題命篇。隨事爲名。初無深意。六經諸子莫不然也。自讖緯矯誣。釋老爭幟。於是始有鉤命援神。三洞三藏。無數鉅名偉號。相與眩惑。此實不足。而求耀於名。理勢然也。儒者著書。平正通達。是非得失。爭於實而不爭於名。何須故作大言。駭流俗哉。卽如淮南子洪保五字。矜張誇詡。全非儒者氣象。且於理亦不合也。據云與閻氏合於淮南。則當云淮南二子。直稱爲淮南子。敢問子爲誰。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譌。今文尙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閒。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洪保之名。蓋自擬於大禹障川。周公兼夷驅獸。孔孟以下。能繼此者鮮矣。如此標名。讀者方將拭目以觀。

孔孟重生。六經再出。爲千古開聾聵矣。及披閱其文。不過因閻氏古文尙書疏證中。有商訂數條。未及閻書百分之一。且卽此數條。理多未愜。其稍可者。亦於閻書無甚損益。存錄別簡。以誌旁觀之一得。尙嫌瑣也。大書洪保。而自誇與閻共功。且盛稱爲儒者莫大之學。一似古文之僞。自古無人能覺。惟閻氏獨發其覆。而閻又全賴山公與之倡和。否則閻亦不能獨力致也。嗚呼。宋元以來。先儒成說。具在。閻氏疏證。與山公此書。亦具在。識者參互觀之。山公之於僞古文書。其辨證之功。當居何等。山公於閻氏之書。其襄助之功。當居何等。必有知之者矣。

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輿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橫隔二十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卽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卽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云云。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尙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耶。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跡。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

又弁彛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

欽哉之下。慎徽五典之上。橫隔二十八字。文義多不可通。閻氏之說已足。此又取證遷書五帝紀中。述帝典文。無此二十八字。謂遷於此處不當有所刪削。則轉不足以服僞古文矣。堯典欽明文思以下一十四字。故出伏生今文者也。亦非言之不雅者也。亦非塗廩穿井之比。不爲高文典冊者也。然遷史亦略而不載。則史文增刪之間。不足以折僞古文也明矣。

二十八字之僞。閻氏之辨盡矣。山公猶以爲不足。而務欲有以加之。於是取證遷史五帝紀文云。山公於是乎不通於文理矣。幸今二十八字。固僞書耳。設古經真有二十八字。如今傳本史遷撰五帝紀。屬文至此。亦必刪去而無疑也。蓋在僞書取冠篇首。故用重華協帝諸文。摩倣欽明文思一十四字。皆是包舉內外。隱括生平。爲全篇綱紀。體例當然。無足怪也。若史遷併二典文。合爲一紀。則堯紀篇首堯典一十四字。猶在可用不用之間。尙且刪之。此處敘事中。閒忽入彛典篇首二十八字。似贊非贊。似叙非叙。不倫不類。更復成何文理。譬如徹二屋材。埴合造一屋。則有一屋之規模矣。勢不能於檐窗之間。重施鴟吻。案廡之下。再峙岑樓。今議匠氏不當缺舊有之鴟吻岑樓。豈非傾邪。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彛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

信孔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莊子詆孔子處。謂非莊子之言可也。謂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蘇氏亦未深思耳。後人雖妄。無端作此。意欲何爲。蓋爲莊周之學者所附益爾。其人殆爲莊之學。而未通乎莊之意。但見莊之言。多不與孔同趣。遂謂可得而詆之耳。非僞托也。古人爲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如後世之私據也。何僞托之有。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稟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入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

此又閻氏之錯解也。以後世紀傳之密。擬尙書大經之要略。則禹湯文武。亦當補作典矣。

史遷帝紀。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不同。

尙書春秋。文各有體。是也。截分紀事紀言。則仍前人之誤而不察矣。然先生旣知尙書春秋之文各有體。則不當疑帝舜之稱在篇首也。

馮子曰。甚矣。姚方輿之二十八字陋且妄。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

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真。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巽位正其終。格於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者。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謬。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非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

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歟。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人犯劫殺之罪。而誣以探囊。其人必不服也。非劫殺輕而探囊重也。爲失其實也。故治獄得其實。殺之而不怨。不得其實。笞之而不心折也。僞古文之誣世害教。如閻氏之所舉。已足蔽其辜矣。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謂其文理窒礙可也。必謂舜未卽位。篇首不當稱稽古帝舜。因罪其開僭亂之端。魏晉六朝之陽禪陰篡。皆本乎此。則莫須有之疑獄。直欲坐人以反叛矣。按曹丕篡漢。在延康元年庚子。歷三國晉宋。至蕭齊建武四年丁丑。相去二百二十八年。姚方興始言得古本舜典於大航頭書。多篇首二十八字。其時猶未施行。至隋開皇初。始行於世。則又近百年矣。二三百年前之篡逆。歸咎於二百年後之僞書。是昨日殺人而明日方造意也。且二典之體。實與後史本紀一例。史漢於高祖未卽位前。本紀皆稱漢王。末王之前。則稱沛公。未嘗不有等差。而篇首則必稱高祖。所以正其名。而定全篇之主義也。且承粵若稽古之文。其總統全篇主義。較後史本紀篇首。尤爲莊嚴鄭重。而顧怪其不當稱帝。且謂緣此而生篡亂。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亂禍變。不絕書。三代以前。亦有蚩尤之亂。羿浞之篡。豈盡文字所致哉。儒者動擬孟子之拒楊墨。比於禹周孔子。遂以洪水猛獸一切凶惡。歸於文字議論。意所不愜之人。直作爾汝字義用耳。

程朱陸王之末流。交排互詆。人亦莫識真是非矣。若僞古文尙書。則如已敗之寇。堂堂正正。自足剿除。正不必深文曲詆。轉藉人以口舌。翻覺不近情也。

前人謂宋人執泥一飯不忘君之說。穿鑿以注杜詩。杜詩無心之山水花鳥。觸處皆成譏切。遂開東坡詩獄之禍。按文字之禍。漢已有之。然穿鑿文致。不必理解。則宋人實甚。此言不得爲苛刻也。今山公因惡古文之僞。不復平心察理。而於篇首文法所必應具之帝舜二字。無故坐以篡逆首謀。而甚其詞於洪水猛獸。在山公不過取便位置已功。上同禹周耳。非甚有深仇疾怨。不與共戴者也。然二十八字。不過造僞。實非關篡逆也。山公此種苛刻議論。足開駕辭砌款。挾仇誣告之端。所關非細故也。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撰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按史紀堯舜二紀。通篇皆無帝字。與前三紀異。然堯則首句猶稱帝堯。舜則首句亦無帝字。此正史遷粗例不免疏略之故。非有義例可解說也。乃僞古文既受求全之毀。史記又蒙此不虞之譽。真有幸有不幸哉。

五帝紀。每帝首句皆揭帝字。惟舜獨無帝字。實史遷之疏略。山公無端生其歎贊。曷卽史遷十二本紀凡

例觀之。以後紀例之。則高祖孝文紀中。未卽位時。固稱漢王代王。而篇首未嘗不稱高祖與孝文皇帝也。藉曰後世之例。非所論於上古。則開端皇黃帝。篇首已稱帝矣。而中間又敘神農世衰。諸侯侵暴。軒轅習用干戈。則與帝舜未卽位前何異。何以在黃帝則可稱帝。而虞舜獨不可乎。且紀文之中。如黃帝阪泉未勝。止稱軒轅阪泉。既勝以後。乃稱黃帝。則舜於未卽位前。紀文自當止稱虞舜。既卽位後。何以直至終篇。不見帝舜之稱。且堯則篇首稱帝。而紀文亦無帝堯之稱。蓋史遷剏造之初。不能如後人之詳密。無容深責可耳。乃全然不顧古今史法。及本書前後義例。一味盲誇著贊。謂非僞古文所夢見。正恐遺僞古文者有知。轉笑先生如夢耳。

閻公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按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閻氏之言。未爲大失。惟不當稱十三經。當仍以六經分部耳。孟子爲論語傳。使不可訓。論語。孝經。爾雅。皆傳也。孟子從論語部而同稱爲傳可矣。班固名標六藝。而書分九類。最爲知所原本。蓋有附經之傳。有離經之傳。論語。孝經。爾雅。蓋離經之傳。故別出部次。而分類爲九。然傳究不可混經。故標題仍稱六藝也。此

則閻氏所未知也。若山公引金仁山言而附會周官經六篇爲真古文尙書周官篇之傳，則沿閻氏之失而更甚矣。山公方引朱子之言以周官爲事之綱目，諸目之外當別有傳，今又以官經爲傳，是傳下之傳，經上之經，支離糾葛，將何底止。夫文有彼此相參，書有詳略互證，此古今之常理，必以經傳之說，銖銖作解，則周官內史掌書王命，是真古文尙書周官篇，又周官經之傳也。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尙書全經，亦周官經之傳也。然則充山公之說，諸書互相經傳，將如兵家六奇八陣，互相制勝者歟。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按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自司馬以前，史記爲史籍載記之總名，猶後世之稱史策爾，並無專取一書，名爲史記者也。故史遷謂史記放失，杜預稱春秋爲魯史記，無定名也。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卽今逸周書也。班固自注爲周史記，劉向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然則尙書無論百篇內外，皆得稱周史記，不必云周史記，亦名周書，又別出史記之周書，若截然有兩種也。

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名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

山公此論幾於癡絕。若如此分別經傳。將偕岳聚書。滄海量墨。盈天地間。莫非周官傳矣。且如六藝之易。不過太卜所掌三易之一耳。詩歸太師。書存外史。禮樂春秋。各有職司。他如保章天文。職方地理。兵農百家。巫祝九流。何一非周官之傳哉。見藝文著錄區區四篇。揆情度理。豈容如許書策。而山公乃知讀法之文。車徒之戰。必詳於此四篇中。豈幸其篇亡。而轉藉爲無盡之藏耶。

卽以周官而論。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全書皆太宰職之傳矣。且太史亦掌建邦之六典。則雖太宰諸職。又太史職之傳矣。司會司書。俱掌邦之六典。則太宰太史諸職。又司會之傳。司會又與太宰諸職。同爲司書之傳。祇一六卿聯事。則三百六十之職。無不互相經傳矣。昔周公以六典致太平。今如山公之言。官職經傳。先已棼如亂麻。安在其能治天下哉。劉向比肩。揚雄接踵。不能較此等經傳也。

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管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樂歌自在經詩。非隨樂俱亡。九夏之類。先儒解亦不一。要不以論樂經也。樂經自是有節奏。而無文辭。易以亡耳。夫子之言。自當敬誦。然虛言實事。各有當也。取語魯太師樂一節。輕視大司樂章。然則讀伯魚趨

庭一節。可廢詩禮二經矣。夫子生民未有。孺婦所知。但學者推求。正須切於實事。否則元之又元。聖人不過一神天之通號。何益於人世乎。有如一咳唾而備四時之氣。一旋使而闢天下之安。一動而可備百王。片言而可該萬典。宋元以來。不少此種推崇。夫子亦人情耳。聞之果愜於心否。

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蓋不知聖賢之實。務以空言相高。往往入於飄渺元虛。翻覺不近情也。動謂夫子賢過堯舜。百王曾不足當孔孟之一映。六經亦不敵語孟之片言。加年一章。可以蔽易。無邪一語。可以廢詩。鐘鼓玉帛。可埽禮樂。知我罪我。可廢春秋。武成取二三策。可以無書。此等見解。必至太極歸於無極。不容一字留於人間。咸陽之焚。不如是之甚也。或問此亦未見諦證。何知宋人必如是耶。答曰。見於孟子集注之序說也。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言必有所受。今觀七篇之書。則誠然也。而程子乃以仕止久速。定孟子之長易。詩亡然後春秋作。定孟子之長於春秋。尹氏因言趙氏僅謂長於詩書。豈知孟子直是空言爭勝。不復顧事理矣。今尊始作翁如一節。爲樂之經。而謂大司樂之經文不足當之。其言如出一轍。夫尊論說經籍之言。而可輕經籍。則存藝文一序。而百千萬卷。可以付一炬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誠恐人以生知天縱之言。矯誣失實。不憚言之諄諄。宋人視古。視述。視好。視求。皆蔑如也。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漢以來已有之。按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云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常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景頗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真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區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麼者爾。

古人有依附之筆有旁託之言有僞撰之書有雜擬之文攷古之士當分別觀之。依附之筆門人弟子爲其學者輾轉附益或得其遺或失其旨或離其宗各抒其所見也。旁託之言諸子著書因寄所托標其風旨有所稱引人卽傳爲其人自著如墨者著書稱述晏子人傳爲晏子書儒者著書稱魏文侯人傳爲文侯書是也。藝文所著諸子九流劉班注謂似依託者多不出此二種皆非有心於造僞也。僞撰之書後世

求書懸賞。姦人慕賞造僞。與上二種不同。雜擬之文。則始於文人托興寓意。其後詞科取士。因以命題。古人所無。斷始於六朝。非惟與僞造不同。亦與前二種迥不類也。山公於古人著述。不甚曉析源流。故比而同之。不知僞古文才高學富。遠出山公之上。穿穴典籍。窮幽極遠。劉班明指爲淺陋。依托著書。彼時亦未必具存。卽存亦必不以爲依據。已經爲人指斥。而猶據之。雖愚不至此也。至僞五子歌。必取於僞禹書。僞伊訓太甲。必取僞伊尹說。是造僞券者。必須用盜跖之楮墨邪。噫。以此論古。窒滯多矣。

閻先生謂元鳥詩。旣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謬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鴈鳴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

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時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尙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豈惟待問。卽辨駁之文。何獨不然。書有大誤。自當詳辨。而博議之。其小誤失。祇須隨文檢正。無煩軒然起大波也。閻氏謂天命元鳥詩中。易商爲殷。文字宜然。閻氏蓋謂文字承用。義同文異。臨文變易。以化拘攣。如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文異意同。大誥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休吉同義。變文便誦。此類甚多。不可勝舉。閻氏以此推之。於義未爲大失。惟此等變文。謂之文字。有然則可。必謂宜然。反不得不然。則幸而殷商二字。可以互文。設當夏周。止有一字。將以何字易之。辨者但當發明此意。不三數言足矣。今乃置其本意於不論。而反舉詩之重句疊韻。以證閻說之非。夫生商與

般士二句。商殷互文。並不在押韻處。又非全句犯重。山公泛引毛詩重句疊韻。侈其富有。何異攻天文者。泛引地理書。以侈便富邪。且此等詩篇。童子能誦。舉以明例。三數條足矣。今乃累牘連篇。徧引童子所誦。習者。以誇富有。則董澤之蒲。可勝暨邪。夫錙銖得失。故鑿高深。以矜論鋒。目前經傳。連篇鈔撮。以誇便腹。雖所論甚當。君子猶病其淺陋。況所論非其實乎。

山公文雖成家。學似未富。其於閻氏之書。不能有所損益審矣。而閻屢稱之。特喜其附和耳。不知彼欲藉以爲名。則肆論之際。更不計閻爲何許人矣。如此條所論。似閻氏生平。尙不識古詩之有重韻疊句。其與目不識丁一流。相去有幾。

末論蘇氏韓文公廟碑詩首三句。疊用三雲字。蘇氏本屬無心。讀去亦不甚窒口。於義自無傷也。必謂疊用三雲字爲有心。且美其辭曰。愈疊愈古。轉似不用此三疊字必不可者。正如別本唐詩。於崔顥題黃鶴樓。開首必疊三黃鶴字。流俗相與矜奇詫絕。乃謂壓倒李白。全在此等處者。同一庸陋之見。

君子之學。貴闢風氣。而不貴趨風氣也。蓋旣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諸衆以爲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古文尙書之僞。自宋迄今六百餘年。先儒歷有指駁。已如水落石出。至閻氏而專門攻辨。不遺餘力。攻古文者。至此可以無遺憾矣。譬如已斃之虎。雖奮挺搏之。不足爲勇。況搏之不以其道。前人所已盡之說。而務欲有以加之。則不免轉授人以罅隙。又如追窮寇者。反遭背水之回戈。而致敗也。

昔者每怪毛西河氏無端撰尙書古文寃辭。特其才雄學富。言之成理。究不足以爲公是也。亦何樂乎爲之。今觀山公諸篇。非深文太過。則言之不關款要。高自矜詡。義襲取名。而於經學初無所入。意當時趨風氣者。大率如是。毛氏不免有激。以至此耳。因知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過。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於反也。古文之案。本可置不問矣。必欲加功。莫如取閻氏書。刊其蕪雜。剔其中肯綮。與過甚之言。抑亦可以爲其次矣。蓋閻氏之書。深沈博奧。用力精堅。實能制僞古文之死命。雖以毛西河之強辭雄辨。不能奪人心之公。何須更爲烏獲喝闢。方成勇乎。惟大醇之中。不無小疵。附和之徒。不知藥石之愛。而轉爲美疢之加。則反爲全書玷缺。而資黨古文者以口舌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非特賈術然也。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轉不重初起之是非。謂旣入風氣。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實也。然則洪保諸書。不但附贅懸疣。直是趨風氣而反爲風氣之罪人矣。嗚呼。趨風氣者。豈特洪保而已哉。

論文辨僞

大人君子。將以身繫天下之望。好惡不可不慎也。得一君子。而天下未卽蒙其利。失一小人。而流毒足以禍世矣。毒旣被於世矣。而君子猶曰。取其適吾意耳。噫。取人而求適其意。其弊何所不至哉。朱竹君石君兩先生。一代人文之望。然善善不能惡惡。則不免有累。夫江湖清客。以俳優伎倆。逢迎貴顯。於義原無大

傷如某甲者。混廁清流。妄言文學。附會經傳。以聖言爲導慾宣淫之具。蠱惑年少。敗壞風俗人心。真名教中之蠹賊。非僅清客之謂也。石庵相公官江寧時。欲法誅之。可謂知所務矣。而竹君先生爲解脫之。遂令術逢顯要。登高而呼。號召無知士女。凡可以敗人倫而傷風化者。無所不爲。竹君先生天性坦易。平日固多汰許之病。石君先生似近方嚴。然亦嘗與此人書問往來。余疑問之。則云狎客耳。何遽不容。噫。賢者如此。況他人乎。昔李穆堂書傳鐙錄後。以爲士大夫退老林泉。好與釋子往還。其徒往往借名引重。如李習之。白樂天。蘇子瞻。黃山谷等。皆表表人倫之望。乃被彼家錄爲法嗣。亦可恨矣。雖衲子無忌憚。然亦諸公有以招致之也。余謂二先生之狎弄某甲。亦猶是也。偶於坊間見賣某甲尺牘。因取閱之。則其書中如評論女色。爲人相妾。關說陰訟。爲妓求情。爲要路購古玩。爲貴人品食味。以及納人贈妾。而報先孕。復收逃妾。而謝珠還。種種不堪。汙目不堪對人之事。津津如道佳勝。是其恥心久喪。較陳繼儒李漁一流。可謂況愈下矣。乃彼不自度量。是何人物。有覘面目。僭言學問文章。噫。學問文章。豈爲若輩設乎。其閒如夢如嚙。如癡如狂。一切不可理解。情喻之言。姑未遑數。內有與人一書。言杭州見朱侍郎石君蒙其推許。謂古文有十弊。惟某甲能掃而空之。某問其目。則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一也。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二也。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帳簿。三也。優孟衣冠。摩仿秦漢。四也。謹守八家空套。不思自出心裁。五也。餽釘成語。死氣滿紙。六也。措辭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也。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味。且受不住。

一箇大題目。八也。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也。鉤章棘句。艱深文其淺陋。十也。某曰。此外尙有三弊。侍郎驚問。則曰。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一也。馳騁雜亂。自夸氣力。甘作麤才。二也。尙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詢之。乃云。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大笑。噫。小人而無恥。一至此乎。石君先生初爲古文。嘗就正於其兄。平日論文。未嘗與竹君先生有歧。昔者竹君先生視學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門下者。戛戛自詡。同列無不鄙之。其人出某甲爲乃父所撰墓誌。矜示於人。余時未識某甲行徑。一見其文。遽生厭惡。指摘其文紕繆。其人怫然。竹君先生解之。陰謂余曰。流俗習弊已久。豈可以吾輩法度繩之。則朱氏論文。必無許可某甲之說。石君先生爲文初不自名。惟平日不輕許可。亦未嘗執繩尺以裁量時人。某甲所述古文十弊之說。不知何來。大指陰劓李穆堂古文辭禁。而增飾以似是之。非石君先生斷不出此意者。竹君先生嘗舉李穆堂與方望溪爭辨古文義例。多右李說。石君先生或偶舉李氏辭禁。以證時弊。未必爲稱詡某甲而設。而某甲生平最喜緣飾附會。藉人揚己。集中大半空中樓閣。烏有子虛。歷有明證。又不特此簡爲然也。石君先生不幸失人失言。遂爲若輩所汚。則君子辭色。豈可輕易假人。奈何不自愛也。十弊之說。後生易惑。余爲詳析辨之。小人肺腑。何嘗不如揭哉。一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其說出於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則不可通也。李氏蓋曰。宋人語錄。喜用俚俗字句。如彼此二字。自可用也。必曰這箇那的。又如何如是二語。自可用也。必曰怎的恁地。

故其引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若宋人之語錄。無論理之悖否。辭之鄙亦甚矣。古文禁用語錄。蓋謂此也。某甲附會其說。以爲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夫談論心性。卽不可爲古文。則孔子性近習遠。孟子與告子公都諸辨。皆不可爲文。而六經強半當刪卻矣。且文字苟非犯李氏所指鄙俚字句。卽似宋人語錄。又何傷乎。某甲如鍼之眼。止知推八家古文。然八家首韓。韓之五原。何嘗不論心性。何嘗不可入語錄乎。其不通一也。二曰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此說亦出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又不可通也。李氏蓋禁四六綺語。以謂六朝浮靡之風。入於古文。令人不辨作何許語。如故鄉之稱。必曰桑梓。兄弟之名。易以壘。凡如此類。名義混淆。有失清真之體爾。某甲附會其說。以爲俳辭偶語。不可以爲古文。夫苟非庾隱增減。有礙稱謂名義。則六經之中。尙多俳辭偶語。豈曰俳偶靡曼乎。余著文史通義。有通體長俳。以比例者。或以體近時文爲譏。余謂此人。正坐有一成式古文在其胸中。怪人不似之耳。邵二雲曰。胸有奇偏。雙單之見者。豈可與論古文。真知言哉。某甲本不知文。而偏又習知文家。似是而非之說。宜其拾人牙慧。而又失所指。其不通二也。三曰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帳簿。此條直是無謂。如不知事小兒。強勉作老成語。愈顯其不知事也。體裁專爲記序。帳簿特防傳誌。此趙普之上下半部論語分剗守也。借曰互文見義。則體裁帳簿。兩不相應。令人何所法戒。卽以帳簿而論。文法千變萬化。惟其是爾。固有似帳簿而失體裁者。亦有似帳簿而得體裁者。且體裁既非一端可盡。帳簿亦非全當諱避。不知體裁之弊甚多。又非

有得有失之帳簿。可以一概其言。上不黏天。下不著地。不知意欲云何。噫。如此伎倆。尙欲抵掌論文。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其不通三也。四曰優孟衣冠。摩仿秦漢。此自明嘉靖後。王李歸唐。分爭門戶。早有此說。今則三家村塾蒙師。舌爛口臭久矣。此猶矜作泐義。大可嗤也。然李穆堂之辭禁。則猶及之。蓋以王李摩古。併改後世官名地名。皆同於古。實於事理猶窒。至今作者尙多犯此。故李氏諄諄戒也。某甲不知其所以然。但戒摩仿秦漢。夫於文理無礙。雖仿秦漢何傷。不揣本而齊末。其不通四也。五曰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此說與上條秦漢一例。皆爲似是之非。文非有得於中。發而爲不得已之言。皆空套也。何論秦漢唐宋。某甲卽其人也。彼方以自出心裁爲訓。不知某甲之所謂自出心裁。正空套之尤也。某甲與人論文。大戒文章須有關係。又云天下關係。前人俱已說盡。今人斷不能出古人之外。此等議論。重見複出。是其生心發見。原以文章爲敷衍應酬之用矣。試問旣無關係。又不能出古人之外。文之質旣喪矣。又如何能不入空套。終其身於空套之中。而反以譏人。正如酌酒甚者。必自辨其飲不醉耳。其不通五也。六曰餽餽成語。死氣滿紙。此又上不黏天。下不著地。無謂之甚者也。成語有當用者。有不當用者。豈可概以餽餽爲戒。氣之死生。關乎義之充餒。非可立爲成格。教人爲趨避也。凡論文者。必有指實。然後學者有轍可循。從未有喬情客氣。矯作官樣堂評。而能使人法戒者也。間有名流爲縣觀風課文。旣集生徒將題品矣。適有公事。委其銜官攝之。銜官初不識字。升堂作莊論曰。文章無他。佳則可佳。不佳則不足佳耳。此笑令也。

若此所云其殆不佳則不足佳歟其不通六也七曰措辭率易頗類尺牘應酬此亦本李氏說而失之也蓋彼以謂辭命之與敘述稱謂各有所宜不可牽混耳尺牘亦有義例非取率易爲也某甲誤自以爲率易不知古人臨文並無必當率易之事其不通七也八曰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味且當不住一大題目此條不倫不類無一語連貫無一字明白夫論文者大有淵源細有派別顯有體裁義例微有心術性情未有論邊幅者論及邊幅則已論所不必論矣既曰窘於邊幅又如何謂之有文無章文章二字見於禮注清赤白黑是其本義後代借爲屬辭之稱則省章言文而章義已包未聞章字可別出而與文互相爲有無者既無章矣又安得尙有文乎既有有文無章勢必又有有章無文者矣其義又何如也此四字爲句已不自貫若接上文尤不可通若夫枯木寒鴉乃景光譬況之語可以指定篇章評一文之意境而不可立爲規例以裁量羣文且有文無章如何又似枯木寒鴉枯木寒鴉畫家以布景物亦非淡而無味已上類數語既已各不相攝若云不能當大題目其勢尤風馬牛此條措語如搏散沙譬之鵲啾鼠啣在彼雖有意謂難以人意譯之不特不可言通亦且無從議不通也惟時文平弱鉤棘艱深二條則近似矣然出老生常談盡人所知毋庸拾餘唾也十條殆無一言可取至彼所益三言則尤無理也一云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某甲識詭小才畏人稱道經術如妖狐懼見閃電藏身無地故平日疾此道如仇讐積畏生忌遂思先發制人自以爲黠不知正其愚也夫文亦各有體耳徵書數

典豈可爲病。漢廷奏議，強半皆經術也。諸史志傳，議禮議刑，大經大法，廟堂經綸政要，皆藉經傳注疏爲豐年也。無端坐以瑣屑零星，此乃某甲吠日吠雪之言，何能傷日雪哉。注疏不可爲古文，是本草不可入方劑也。今之治經學者，或不能爲文，工於文者，或不本於經術。某甲所指之文，余蓋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彼乃反爲厲戒。眞小人之尤哉。一可誅也。二云馳騁雜亂，自誇氣力，甘作麤才，此卽某甲之本色也。蓋某甲未聞大道，而小有才，故除卻一切邪說淫辭，狂惑喪心文字，其自命通人，而妄稱著作者，或剿襲前人，而掩其面貌，或矯誣飾僞，以張其聲名，馳騁雜亂，猝難辨詰。小人而竊君子器矣。然由君子觀之，則肺肝如見，二可誅也。其云寫篆隸字，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此則明譏竹君先生。蓋先生中年好以篆法行於楷書，自是一時癖性，原不可訓。然亦未嘗有害名義，存而不論可矣。某甲論字，以此爲譏可也。論文而譏其作字，是品酒而譏及瓶壘，辨珠而訾其篋積矣。然則千古流傳載籍，某甲何從而一一攷其當日刀錐摹畫之善否耶。此尤小人谿刻不情之明徵也。且是時竹君先生下世，石君先生君子人也。焉有對君子而以谿刻不情之說，妄譏其死兄，而且誣其弟之隨和者乎。其可誅三也。雖然，小人何尤。君子自失慎爾，嗚呼！石庵相國，其有古大臣之風烈歟。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原缺

史學例議上

史學例議。不知何人所撰。其說雖甚膚淺。聞見亦不免猥陋。然持議尙不失先民矩度。以朱子綱目謂朱子巾箱自便之書。非爲著作。而又未成稿。其擬之春秋而筆削褒貶。乃是尹起莘輩推尊太過之弊。尤爲善於解紛。惟以司馬遷本紀。謂本非編年之體。因舉秦紀之類世家。項紀之類列傳。以見紀傳不過分別君臣尊卑。非若春秋經傳之例。又云果用春秋經傳之例。則不應於本紀云。事具某傳。此則所見全非。太史遷以十二本紀。隱法春秋。一書之中。再三致意。余別有專篇討論甚詳。茲不具論。且本紀又曰。春秋考紀。班氏因之。劉歆著其說於春秋部次。如何不以春秋經傳之例同觀。且其所舉秦項之紀。及紀文中。有事具某傳等語。乃是剏始之書。法度未能畫一。世家列傳。標目著例。皆有不齊。又豈可一一強爲之解乎。至於本紀之載詔令。自是剏始之書。不能畫一體例之故。乃謂兩漢詔令溫雅。又出人主親裁。故班馬宜書於紀。後代詔書。不宜廣收入紀。此尤不明義理之言。其意將以史家所錄詔令。等於蕭統選文。何其陋邪。如云人主親裁。故應入紀。則周書八誥之文。多出周公之手。亦非成王親裁。便當刪乎。惟是本紀止宜取法春秋。若兼載詔令。是尙書與春秋合而爲一。於例不純。不如散著志傳爲合。如別有漢魏尙書之類。專錄詔誥章疏。則自應博收。以準古之書體可爾。至於歐陽名賢。何可輕議。但其五代史記。實無足矜。蓋歐陽命意。則云筆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規仿司馬。其說甚得其似而非其是也。蓋筆削自當折衷春秋。而歐陽所見之春秋。乃是村荒學究之春秋講義。非左國經緯。賈詒杜解之春秋。文章自當規仿司馬。而歐

陽所見之司馬。乃是俗師小儒之史記評選。而非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司馬。故習經生決科之文者。往往推尊新五代史。不難祧班而直接史遷。何知陳范。以其臭味本相近也。今某子自命著作。而亦爲流俗所惑。佩服新五代史何歟。但歐陽之病。在逐文字而略於事實。其有佳處。則本紀筆削。深得春秋法度。實馬班以來所不能及。此其質於尹師魯氏而有得者。較之列傳標題之誤法春秋。相去遠矣。今某子乃反稱其列傳書事能簡。本紀書事不免於鬱。真不可解。春秋去三傳。而但見春王正月之書。其鬱更何如耶。又紀傳不過分別尊卑。並不以紀編年。乃浦起龍評史通語。其言本不甚確。不知某君何以取之。

史學例議下

例議緣起篇。敘古者史書之所由興。以謂古者有史官而無史書。歷敘周官五史。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文書。以貳六官。小史掌侯國記錄之事。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王命贊書。是太史小史所掌。卽如近世閣部之文書檔案。與內外揭帖章奏。而內史外史御史所掌。卽如科鈔閣鈔。與翰林中書所撰誥敕。皆非蒼萃詮次。勒爲史書。因歷引玉藻左右史。及前代起居注。辨論甚詳。以實其古。有史官而無史書之說。至推史官所起。則云侯國上於王朝。而掌於小史者。必綴集成書。此後世史有成書之所起也。某君之於史事。蓋嘗究心。而所論往往不出前人規範。緣所得本不甚深也。首篇之論緣起。則欲探入深微。似有見古人無意文章之旨。而不善體會。求之太過。轉謬於事理矣。原其立說。非有他義。

祇爲周官五史不見有如後世修史之分別纂修總裁校閱諸官職名。因謂古人無史書也。然五史之文。程君旣歷引之矣。獨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刪而不引。三皇五帝之書。非史書歟。三皇五帝之書。又豈侯國上於王朝者歟。其推之於周官。又當出於何人所撰歟。至五史所掌。不過如後世之科鈔檔案。揭帖文書。此則理之自然。抑今古史書。豈有外於文書檔案。而爲鑿空之文者歟。徒曰此等皆是散著。未見專官。取此轉爲成書。故以云云。則虞夏商書。固無論已。試問周書。今著於經。不得不稱謂當日之史書矣。其在周官。又出何人所纂輯邪。卽尙書諸篇。如誓命訓誥之文。謂如後世科鈔文。揭可也。帝典皐謨。又豈文誥之比。謂非史臣特撰之文可乎。又豈周官所領諸史。有當任此撰述者乎。且某君辨玉藻篇之左史右史。謂周官無左右史名。孔氏穎達強分太史爲左。內史爲右者。謂非。又謂當如後代以辭臣充講官。輪注起居。不必專職。蓋亦有所見矣。如此。則五史所掌。安知彙而輯者之必無其人。略如後世之爲撰著。而不必有專官者邪。唐李商隱讀淮西碑詩。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卽此意也。雖然。某君此篇。其言甚舛。而意則有甚深者也。彼見後代史家。以文辭相矜。意氣相軋。而攻而習之者。從而揚其波。而熾其燄也。不知所爭皆末務耳。古人之於文。取足適用而已。無意成書以示後也。此或某君有所見也。審如是。則當爲古人原心。謂古人初非有意可也。如何遽曰古人有史而無書乎。

史篇別錄例議

編年紀傳同出春秋。二家之書各有其利與弊。劉知幾論之詳矣。古書無多。讀者精神易徹。故利易見。而弊不甚著。後史江河日廣。攬挹不易周詳。利故未能遽領。而弊則至於不可勝言。是以治書之法不可不熟議也。

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而知幾謂一事分書。或著事詳某傳。或標互見某篇。不勝繁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勑例。已不能周。後史相沿。皆其顯而易見者耳。倘使通覈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矛盾。如校勘諸家所糾舉者矣。劉氏不知其弊。正由推例未廣。顧反以爲繁瑣。所議未爲中其弊也。

春秋經傳。不出一人。遷史以下。皆自以紀傳爲經緯矣。傳以詳紀其文。別自爲篇可也。一篇之中。文辭自相委屬。其體乃清。忽著事詳某傳。忽標互見某篇。於事雖曰求全。於文實爲隔紕。前此經傳子史。命辭無此例也。夫以局中之言。俾人循辭以得事。忽參局外之語。又復使人覈事以參辭。勢有未安。故劉氏以啓其議爾。

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於班氏諸志。其實史遷諸表。已有子注矣。表志中有名數不係屬辭。故大書分注。其道易行。紀傳自以純體屬辭。例無自注。故歷史紀傳。凡事涉互詳。皆以旁注之義。同入正文。習久不察。其非無人敢於糾正。則有委巷小說。流俗傳奇。每於篇之將終。必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誠

稽紳先生鄙棄弗道者矣。而推原所受。何非事具某篇之作俑歟。史以紀事者也。紀傳之史。事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年異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詳具某年之句。人知無是理也。馬班紀傳正文。遵曰詳具某人之傳。何以異乎。然杜氏之治左也。於事之先見者。注曰爲某年某事張本。於事之後出者。注曰事見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則屬辭旣無扞格。而覈事又易周詳。斯無憾矣。馬班未見杜氏治左之例。而爲是不得已。後人盍亦知所變通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紀年。區分類別。皆期於事有當而已矣。今於紀傳之史。取其事見某傳。互見某篇之類。以其紊入正文。隔閡屬辭義例。因而改爲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於史之得以稱事而無憾。猶未盡也。一朝大事。不過數端。紀傳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傳文互涉。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逐篇散注。不過使人隨事依檢。至於大綱要領。觀者茫然。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富。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故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也。紀傳之最古者。如馬班陳氏。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如馬之老莊申韓。班之霍金元后。陳之夏侯諸曹之類。春秋微隱。難以貌求。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耳目爲微文所蔽。而事迹亦隱而不章矣。

紀傳之次焉者。如晉隋新唐之書。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所長。全書不免抵牾。分篇各有其篇。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固其道矣。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同異因分手而殊。而載筆亦歧而難合矣。紀傳之最敵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手目窮於卷帙之繁。而篇次亦混而難攷矣。

夫別錄不特挈紀傳之要。而且救紀傳之窮。蓋史遷勅例。非不知紀傳分篇。事多散著。特其書自成家。詳略互見。讀者循熟其文。未嘗不可因此而識彼也。降而晉隋。降而宋元。史家幾忘書爲紀事。而作紀表志傳。將以經緯一朝之事。而直視爲科舉程式。胥吏案牘。所謂不得不然之律令而已矣。誠得以事爲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貫者。各注於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載筆之士。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於馬班之家學歟。

馬班篤叙之法。亡而後史乃於篇首爲目錄。劉知幾之譏范史也。謂其列傳題目。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然如劉氏所譏。則必書盡馬班家學。人皆裴應專攻。然後約舉篇名。首尾可挹。則范之繁注。誠多事矣。否則史傳浩繁。端緒難究。昔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言其麤也。今書具而求其姓名。博雅之儒。猶且難覓。則別編目錄。而加以子注。實後史之不得不然者也。

人至數千卷盈累百目錄子注可以備尋檢而不能得其要領讀之者知所苦也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別區分以爲人物之表焉則列傳之繁不勝取可以從併省者殆過半而猶未已矣此說別有

專表以緯之別錄以經之紀傳之末流浸至於橫溢非是經緯以爲之隄防焉未有以善其後也

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

紀傳之初蓋分編年之事實而區之以類者也類則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故相沿不廢而紀傳一體遂超編年而爲史氏之大宗焉今之編年則又合紀傳之類從而齊之以年者也春秋經世編年實史之正體而世以紀傳爲大宗蓋取門類分而學者知所倫別耳既合紀傳爲編年而徇編年者遂忘其倫別何以異於嘗酒而忘黍麴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氏以綸爲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則撰述之事固取經緯相宣以顯其義者也故散者欲其聯而和者欲其節凡以言乎其經綸也杜氏之治左氏春秋也集解隨文以經之釋例別類以綸之春秋經世之旨若杜氏其庶幾乎杜氏生馬班之後而左氏實爲編年之大宗集解之書蓋以編年之法治編年釋例之書則以紀傳之意治編年者也後世注通鑑與詮綱目者皆以集解爲宗而不知有釋例之區別比如有經而無綸烏能爲組織哉

杜氏釋例之書，今不得其全矣。其篇第之可見者，乃有世族公子諸篇，聯其屬系，則諸表之道，究其始終，則列傳之目也。又有地名盟會之篇，覈其壤域，則書志爲部，別以內外，則載記所分也。杜氏未曾求合於紀傳，而攻治既深，其意自近於紀傳，殆猶縱經不可無橫緯，勢自有所必至耳。

紀傳神明，多得尙書之遺，如馬班諸家，折衷六藝，成一家言，往往以意命篇，不爲常例，後人不達微言，或反以爲譏耳。必如元氏科錄，則流而爲類書之摘比，胥吏之簿籍，布密始如算子，不得法外之微意矣。至如東觀以後，集衆修書，則又不可無繩準也。是則同一紀傳，亦有區分，微言爲著書之宗旨，類例爲治書之成法，固各有其當也。

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鎮、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矱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爲終始者，則於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倣其意而推之可也。必以每帝爲篇，而不總括全代者，春秋分紀十二，傳亦從而分焉。林氏諸國興廢，亦隨代而著錄，取其近而易覈，義較前人爲長爾。

編年之史能徑而不能曲。凡人與事之有年可紀。有事相觸者。雖細如芥子必書。其無言可紀。與無事相值者。雖鉅如泰山不得載也。左氏春秋之記夫子。且不如鄭僑管肸之詳。其勢然也。是故以編年之法治紀傳。則有餘。以紀傳之例治編年。則類例不能無所缺矣。儒林列女之篇。文苑隱逸之類。紀傳之所必具。而編年不必皆有其人。別錄但當據其有者而著之。不能取其無者而補之。此則一書自有其義例。毋庸強編年以全同於紀傳也。

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詬之。其實不可厚非。

別有專論。此不具論。

此非班氏所能自爲。疑出漢世春秋經師相爲授受。

意亦劉向世本之屬也。班氏多傳劉學。故裁取以入史耳。史以記事。事皆人之所爲。則人名乃史學要刪也。項羽未見史遷列傳。卽曰書足以記姓名。由是推之。古人爲春秋之學者。必有名字之書。人表殆其遺也。自名氏之書不得其傳。而史策焚其難治。編年紀傳。交受其累者也。別錄之作。豈得已歟。

史以記人記事。而言辭亦未嘗不詳也。編年之史。多錄詔誥章奏。閒及書牘文檄。猶必與事相關。不重翰藻。至於紀傳之史。則辭賦雜文。浩如煙海。別錄區人與事。豈於言辭無所取歟。是當摘取篇名。別爲凡目。自成一類。殿於諸類之後。以見本末兼該之旨也。

別錄之名。倣於劉向。乃是取七略之書部。撮其篇目。條其得失。錄而奏上之書。以其別於本書。故曰別錄。今用其名。以治紀傳編年二家之史。亦曰別錄。非劉氏之旨也。蓋諸家之史。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以

標其次第。今爲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爲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爲經緯。斯謂之別錄云爾。蓋與劉氏之書同名而異用者也。

章氏遺書
卷第八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史同姓名錄序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前人所論。元有五伯顏。四脫脫。金有兩婆盧火。三婁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門綴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於分別爾。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概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首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亦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事。皆爲前代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

其窮。豈可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己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典要哉。夫對音繙釋。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攷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分合之間。求識別乎。且史家銓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於老莊申韓之異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磾之敬肆非倫。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道通於神明變化。是何如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強爲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即使列傳可分。閱紀志者。又豈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雜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不反失大體者也。此余向所撰著文史通義之篇也。今見龍莊三史同名之錄。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龍莊問序於余。卽以舊稿貽之。事理之當然者。不容有異說也。龍莊是書。蓋三易其稿。再涉寒暑。有苦心矣。前人謂元有五伯顏。或廣至九伯顏。以爲詳矣。今龍莊所攷。蓋同名伯顏。幾二十人。視前人所攷。不啻倍蓰。此則書之精詳。不可不著者也。嘉慶戊午暮春下浣。

史姓韻編序

吾友龍莊先生。惇行工文。初以名幕成名進士。試爲州縣。以名宦聞。究以直道齟齬。投劾歸里。著書滿家。多孝友蘊積。及愷惠緒言。其書布粟而不彫繪。識者稱之。又以其餘力爲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

錄二書以備讀史者之稽檢。蓋君嘗謂居處宜窮經蘊。在官宜覽史事。然則二書非徒著書餘工。抑亦臨政之餘課也。君自謂此事。殆於古人所云。無補費精神者。然十許年之功力。不忍虛擲。俾余序言其端。序曰。古人讀書精專。務大而不遺其細。經史囊括甚富。大義昭矣。其閒名數事物。非具數家專門之學。分途攻取。不足盡其蘊也。姓編倣於劉宋。姓苑名錄倣於蕭梁。孝元人皆知爲比類徵事之書而已。不知周官小史。掌奠系世。而譜牒爲姓氏專司。御史掌贊書數從政。而仕版爲人民綜要。古人大典存其官守。所謂制也。後代禮亡官失。師儒沿其遺意。遂爲治經業史專門名家。至專家又失其傳。而比類徵事之書。紛然雜出。剽掠近似。以爲耳目玩弄之具。而古人之家學亡矣。昔者諸侯去籍。周譜僅存。史遷因之。以作世家系表。而餘文遂不復究。世本流傳。六朝尙有其書。杜預之治左氏春秋。所爲世卿公子諸譜。多所取質。此姓系名錄。所以爲經史專門之家學也。班氏古今人表。爲世詬厲。史識如劉知幾。乃亦從而非之。至今史家以爲瘡痍。嗟夫。此正春秋家學流傳。非班氏所能私創。史遷忽略。而班氏特取以補其疎。與地志藝文諸篇。並爲要典。後世於藝文地志之補。則爲有功。而人表一篇。不但不知闡其絕學。且隨聲附和而詆毀之。宜史家之列傳。日出日繁。而不可簡料矣。蓋史以紀事。事出於人。人著於傳。凡史莫不然也。溯古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故籍。必有偏枯去取之嫌。徵今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近人。必有隨類求全之弊。故人表者。春秋譜牒之遺。而類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於史篇。則人分類例。而列傳不必曲

折求備列傳繁文既省則事之端委易究而馬班婉約成章之家學可牽而復也夫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使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而人表實爲治經業史之要册而姓編名錄又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徵事書也余嘗歎史家絕學千載失傳而史籍猥繁殆如昔人之論治河所謂增修故隄勞費無已且不知於何底也其故雖不止列傳一端而列傳實爲尤甚若由汪君之書而思類別人名因以復人表而清列傳也亦廓清蕪蔓之一道歟

藉書園書目敘

藉書園書目者歷城周林汲編修籍錄所藏經史百家之書用隋唐四庫例粗具孔目以備稽檢者也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謁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覲之本亦略具焉然周君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紀綱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藏書之義著儒藏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周君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

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汚。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旃蒙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壹髮之無憾。此周君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棗竹堂。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周君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旣萃。學者能自得師尙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爲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讀古人書。而求其意。蓋難矣哉。六藝先王舊典。以言建事。其道簡易平直。

人皆可知。卽曰詩以言志。而正風雅頌揄揚功德。歌詠盛平。亦無隱而不彰之義。又何意之難求者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之有升降。三代後世之所以分也。蓋太師陳詩。觀風之職廢。而賢者多抱隱憂。乃以詩爲忠憤之所寄託。不得不微其辭矣。太史執簡奉諱之職廢。而聖人乃有懼志。遂以春秋爲予奪之所寓。不得不嚴其辨矣。三代以後。官師分。而學士始以著述爲一家言。而著述者。又自以謂不當其位。則不可以徑遂其辭。往往旁申反託。側出互見。後世詩才史學。託文采以傳不朽者。胥是道也。旣不得不託於文采。則凡無其質而謬託於斯文者。亦理勢所必然。是以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然春秋而後。繼以左國。而傳者遂多。變雅以後。繼以屈辭。而知者愈少。何哉。史體猶直。而詩旨更婉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夫讀屈子之文。而知悲其志。可謂知屈子矣。然未明言其志。而後人懸揣其意。而爲之說者。則紛如也。蓋求寄託之志。而不得。則遂至於太過。猶夫習春秋者。求褒貶之志。而不得。則穿鑿而不可通也。夫屈子之志。以謂忠君愛國。傷讒疾時。宗臣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潔。太史推與日月爭光。而於賈生所陳三代文質。終見讒於絳灌者。同致弔焉。太史所謂悲其志歟。至於文字流傳。義有主客。古人著述。道豈拘墟。東皇太一。不過祀神。而或以謂思君。橘頌嘉樹。不過賦物。而或以爲疾惡。朱子曰。離騷不甚怨君。後人往往曲解。洵知言哉。夫人卽清如伯夷。未有一咳唾閒。卽寓懷高餓。忠如比干。未

有一便旋間，亦留意格君大義，不明而銖銖作解。此治書者之不如無書也。余讀屈子之書，向持此論，而與詞章之士言之，則徒溺於文藻，與理義之士言之，則又過於膠執。竊歎二十五篇之隱久矣。及官蘄水，得交明經劉君，談文講藝，雅與余相契合。暇日出其伯兄雲翼先生所著屈子章句，請余爲序。余觀雲翼自序，以屈子之志，比於小弁之仁，以頃襄之忘仇結昏，同平王之遣戍申許，騷雅同源。一言得其梗概，可謂讀古人書，能知古人之意者矣。他若定其二十五篇，以從漢志，章剖句析，不必斤斤求合，而自能以意逆志，可以一空前人之支離附會，與余夙所疑者，不啻冰釋而節解也。雲翼之於斯文，不已深歟。雲翼以名孝廉官饒陽知縣，有政聲，所學具有本末，此特其可見之一端耳。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天下之善知古人意者。

唐書糾謬書後

校讐攻辨之書，如病之有藥石，如官之有糾彈，皆爲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做官邪，則良醫直史，不憚人之患苦，而必有以期於當也。疾愈而醫者酬，奸摘而彈者賞，惟校讐攻辨之書，洞析幽渺，摧陷廓清，非有絕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幾也。其有功古人，而光於後學，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而人多不甚悅之，則以氣之凌厲，義之精嚴，不肯稍有假借，雖爲前人救偏，往往中後人之隱病，故悅之者鮮也。縱使心服其言，亦必口訾其過，甚或陰勦其說，而陽斥其非，甚矣人心之偏，而從善服

義之公難望之於晚近也。吳縝唐書糾謬凡二十卷。一曰以無爲有。二曰似實而虛。三曰書事失實。四曰自相違舛。五曰年月時世差互。六曰官爵姓名謬誤。七曰世系鄉里無法。八曰尊敬君親不嚴。九曰紀表志傳不相符合。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十一曰載述脫誤。十二曰事狀叢複。十三曰宜削而反存。十四曰當書而反闕。十五曰義例不明。十六曰先後失序。十七曰編次未當。十八曰與奪不常。十九曰事有可疑。二十曰字書非是。觀其貫串全書。用心精密。誠有功於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廢疾。殆將過之無不及也。而王氏揮塵錄乃云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其年少輕佻。去之。逮新書成。指摘瑕疵。爲糾謬一書。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并刊行。紹興中。胡仲實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爲後序。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夫書亦問其理之當否。著書者之何所感發。豈與刻書作序之意相入哉。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後世習春秋者。豈復搜討麟之毛角。與夫子之如何興感哉。晁公武曰。縝不能屬文。多悞有所詆訶。如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事。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得不廢。縝以謂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是說良允。然二十篇書。隸四百餘事。偶因一事失檢。而遂謂多有悞。詆毋乃刻歟。觀其自序。與進書之表。頗識文章體要。史氏鴻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謂其不能屬文。何惡之甚邪。蓋歐公爲當代文宗。史學非所深造。學者多喜美疾之護。不容一言有所詆訶。況於專著一書。

攻擊不遺餘力者哉。至於載筆之任，自宜心術端醇，纘以年少輕佻。歐公拒之當矣。然主裁史局，譬之大匠度材，榘棟梁，毋枉其質，負才如纘，卽其苦心精核，豈易多得，不必能持大體，而付以檢討之職，責其覆審之功，自能經紀裕如，必有出於當日史局諸人之上。何歐公計不出於此耶。且其所謂年少輕佻，亦恐言議之間，英鋒銛鏗，有爲歐公所不能禦者，而因以年少輕佻目之，未必他有所不可也。嗟乎，秉局修書，有如此之才而不用，則十五年之擾擾，所與趨踰而從事者，概可知矣。後人無歐公之學與文，而忝居前輩，見後生知識高出於己，卽思排抑挫折，惟恐力之不至，挾恐見破之私，日甚一日，所由來矣。其所成就，又安敢望唐書哉。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皇甫湜文集六卷，凡三十九篇。乾隆辛卯秋，假朱笥河先生家藏汲古閣刻木倩族孫道周映抄一冊，存之篋笥。去今十二年矣。湜與李翱俱稱韓門高第，世稱學於韓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觀其文，句鑿字削，筆力生健，如挽危弓，臂盡力竭，而強不可制。於中唐人文，亦可謂能自拔濯者矣。第細按之，真氣不足於學，蓋無所得，襲於形貌，以爲瑰奇，不免外強中乾。不及李翱氏文遠矣。按二人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皇甫則震於韓氏之奇，而不復求其所以致奇之理，藉口相如揚雄，不知古人初非有意爲奇，而韓氏所得，尤爲平實，不可襲外貌而

目爲奇也。中唐文字競爲奇碎。韓公目擊其弊。力挽頽風。其所撰著。一出之於布帛菽粟。務裨實用。不爲矯飾雕鏤。徒侈美觀。惟其才雄學富。有時溢爲奇怪。而矯時勵俗。務去陳言。學者不察。輒妄謂爲奇耳。湜於韓門。所得最爲粗淺。而又漸染中唐奇碎之病。宜其有是累也。史稱湜性卞急。使酒。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撰碑。湜大怒曰。何近舍湜而遠徵居易。度爲謝過。卽請斗酒。援筆立成。度贈給甚厚。又大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如數與之。今碑文不見集中。而顧況集序。不過中唐雕琢常調。未見聲價當高出也。集中答李生三書。喜爭好勝。文結氣躁。殊少理解。始終辯在一奇。而究亦不能奇也。李生不知何人。觀書中所舉問難之辭。雖似主張不完。然非無所見者。湜不虛心商榷。而矯折強辯。史稱卞急使酒。此亦其明徵也。如李生初問。以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則當對以水之波瀾。山之巖峭。所積深厚。發於外者。不知其然而然。乃可使後生者。知文章之本於所積。是亦韓氏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之旨也。今乃答以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是欲使人不揣其本。但襲炳與鏘者。而冀至乎鸞鳳虎豹。則固不知鸞鳳虎豹之質矣。李生再問。有薄屈宋之意。而謂一詩一賦。非文章。又厭薄於浮豔聲病之文。而有志於古。則當告以場屋之業。所以爲出羈之費。不可遽廢。屈宋詞賦。乃六義之遺。不可因聲韻而鄙之。同於場屋文字也。若其有之於中。而發之於外。則場屋文詞。亦未嘗不可見其端倪。則後進之士。可以曉然於志古趨時。雖各有道。其實兩不相妨。但問中之

有得否耳。今乃摘其一詩一賦之言，以謂詩賦非文章耶。三百篇可燒矣。一之少非文章，盤銘是何物耶。則是不察李生言意，而狡獪於口舌之勝氣，豈先達之開示後學哉。必以當時應試詩賦，如昌黎所稱顏、恽、倪而心不寧者，等於湯銘與三百篇，雖三尺童子猶知其不可也。無實之辨，盈篇累軸，豈有窮乎。及李生三書摘湜之言，奇而無傷於正，以謂如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可見無傷本有傷也。此緣湜之論奇不本於內，而從外襲，故止可云無傷於正。李生從而駁之，是已授人以隙，無可辨矣。湜猶不得於言，弗求諸心，而抗無理之辨，以謂易之無咎不一，有咎由慎，故免。又有咎自己招，不可咎人。生今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此與詰問之旨，若風馬牛，道辭之窮，亦可見矣。若就其言而論，則易繫三百八十四爻，無咎皆爲一例，惟節之六三，獨作無所歸咎之解，豈可以一面概眾乎。孔子大傳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豈不以凡目乎。倘使李生更據大傳明文，責湜讀書未熟，湜又何辭以自解乎。李生又以松柏不豔比文章，此言可與入道矣。蓋浮豔非文所貴，而有意爲奇，乃是僞體。松柏貞其本性，故拔出於羣木，惟其不爲浮豔，與有意之奇，故能凌霜雪而不凋，其鬱青不改者，所以爲真豔也。不畏歲寒者，所以爲真奇也。文能如是，兩漢以還，不多覩也。李生以爲文章不豔不奇，故欲取以爲比，而不知果能如是，乃是真豔真奇，絕非凡葩眾卉所敢擬也。誠得是說，引而進之，李生必有悟也。湜也，不足知此，而又不能反衷以思，乃強辨曰：松柏可比節操，而不可比文章。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榮華非草木乎。草木既可比文章，而獨謂松柏

不可比。湜殆自處於蒲柳之質，故見松柏而不免色懼也。且比事稱物，理本相通，自古未聞有商論文學，稱引比喻，辨者不卽所喻以通其義，而強曰某物不可喻某，某物僅可喻某，去彼所喻以就已喻，庶以救其窒塞不通之窮也。且人人皆曰爾之所喻不如我喻，則誰能心愜而輟轉狡飾，亦復何所底耶？李生又曰：詩書之文不奇，此言離合參半，無庸深辨，而湜則曰平處多，奇處少，易文大抵奇也，不知湜意將爲易文勝詩書耶？抑謂詩書奇處之少，勝平處之多耶？易比虎豹鸞鳳，而詩書不堪比耶？詩書奇處少者，可比虎豹鸞鳳，而平處多者，不堪比耶？卽湜之喻，而窮湜之辨，則悖義害道，不可以殫詰也。惜李生者名位卑微，且其所得亦未能卓然自樹，故不及終抗其辨，向令兩持不下，取其平於韓子，韓子雖甚愛湜，恐有不得而終諱者焉。吾故辨而正之，以戒後之好奇而不衷於理者，使之有以自反，且俾爲先達者，慎毋恃其通籍偶前，遽任偏性，大言以欺後學，而後進之士，亦自慎寶其璞，毋輕投於浮誕淺躁，更出皇甫以下之先達名流也。此本訛字甚多，毛氏不知所據何本，第四卷論進奉書下，註悉照抄本，與文苑異，不知抄本從何得之也。毛氏跋云：三十六篇，晁公武讀書志云：三十八篇，今爲篇實三十有九，豈傳寫誤耶？跋并載涪溪詩一篇，得於容齋隨筆，亦不收入集中，編次類例，亦多不可曉。第一卷爲雜著，中有賦及韻文雜體論著，合而爲一，第四卷爲書其論進奉書，乃是奏御之作，今編次上李大夫書後，答李生三書之前，第六卷又爲雜著，則碑碣誌銘祭文及雜體韻文，漫無區別，俱不可解，行篋無書，姑記於此，俟他日考焉。

李義山文集書後

李義山文集十卷。崑山徐樹穀藝初箋。徐炯章仲注。無序跋。有凡例。當是坊本偶缺也。例云。箋以考證時事。注以博稽典故。今觀其本。亦可謂詳贍者矣。其所云朱長孺本詮釋未備。及閩本缺訛頗少。朱本閩本。今俱未見。義山本爲古文。不喜對偶。從事令狐楚幕。工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唐藝文志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更有文賦一卷。宋志於甲乙集外。又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傳世。文集四六。俱是掇取諸書所載。其佐幕之作。與文集別集所收。僅可於篇題約略辨之。不能得原書梗概也。觀義山自序樊南甲集曰。四六取六博五格四數。六甲之取未足矜。序乙集曰。此事非平生所尊尙。應求備猝。不足以爲名。是蓋有志古人。窮移其業。亦可慨也。四六之文。如宣公奏議。會昌一品。俱是經緯古今。敷張治道。豈可以六博小技。輕相詆訶者哉。義山佐幕。止是應求備猝。辭命之才。其中初無獨立不撓。自具經綸之識。則其進於古人。不爲四六之時。亦是陳琳阮瑀儔耳。欲如徐幹成一家言。不亦難乎。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張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善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傳墓誌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

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宋汲郡呂大防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信安程俱致道撰韓文公歷官記一卷。丹陽洪興祖慶善撰韓子年譜五卷。南宋慶元中。選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總輯三家譜記。爲韓文類譜七卷。紹興中。潞國文安禮撰柳文年譜一卷。嗣是刻韓柳集者。俱不刊譜。故韓譜散見於方崧卿舉正及朱子考異所援引。而不見其全。柳譜則未有言及者矣。雍正庚戌。揚州馬嶸谷購訪韓譜於藏書家。復得宋槧柳集殘本。其中年譜尙爾完好。遂合刻爲八卷。款式一依宋刻。楮板精好。良可寶貴。而長洲陳景雲俱爲之跋。並誌其搜訪始末。今併附於卷後。年譜之體。倣於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爲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不可不致慎也。嘗讀茅鹿門與查近川太常書。痛柳子厚一斥不復。而怪韓退之由考功。晉列卿。光顯於朝矣。竟不能爲子厚稍出氣力。李穆堂謂茅氏不考韓柳時世。退之光顯。乃在子厚既卒之後。今按茅氏之書。乃是詩之比興。欲望查太常之援手。而借古事以爲抑揚。義取斷章。固不必泥韓柳之實事也。若就其事考之。則退之陽山之貶。在貞元十九年。子厚正由藍田尉授監察御史。韋王用事。退之爲其黨人所排。子厚固未嘗有顧惜也。後子厚坐黨人貶永州司馬。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年乙未。凡十年。乙未

例召至京。又出爲柳州刺史。至十四年乙亥。又五年而子厚死矣。退之於元和九年甲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丙申。拜中書舍人。轉右庶子。明年丁酉。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旋拜刑部侍郎。從裴度討淮蔡。是時子厚猶在柳州。吳武陵爲營說於裴度。謂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又謂子厚無子。考吳武陵北還。在元和十年。其營解於裴度。正當退之自右庶子辟爲行軍司馬之時。何爲不可稍出氣力。蓋韓柳雖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處固自不同。臭味亦非投契。觀二公文集。俱可考見。李氏不暇細考。而遽責茅氏之疎。殆非其質矣。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爲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卽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酈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至於傳紀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其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

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爲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爲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欲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按韓子三家譜記之外。尚有方崧卿考正年譜。方出三家之後。攷訂尤爲詳備。且其舉正十卷。至今尚有傳本。而馬氏彙刻不及方譜。陳景雲跋語。亦以考異所引方本爲言。似亦未見方氏本者。殆不可解。當俟他日攷之。

書貫道堂文集後

貫道堂文集四卷。題爲成都費錫璜滋衡著。蓋康熙間人。生於新繁。自序爲漢費詩後裔。其父密。於鼎革間占籍江都。而本其始生稱成都也。據文錫璜蓋生於康熙三年甲辰。而文中有及其六十餘歲之事。則雍正初年。尙有其人矣。其父生前明天啓六年卒。康熙三十八年。講陸王之學。著書甚多。門人私謚爲中文先生。錫璜承其家學。亦有著述。詩古文辭。兼擅其名。自稱有詩五千。文二百。茲集一百二十九篇。宜得其大概也。詩集今不可見。文則斐然可觀。雖不能醇。要於學有所得。能自道其所見。非依附於人。而隨風氣者所爲也。明末姚江末流入於狂禪理障。殆不可救。國初風尙醇正。程朱之學復昌。然趨風氣而貌爲程朱。其中流別。亦遂不可問矣。費氏父子。當風氣禪易之際。而卓然有守。能自信之於心。亦可爲豪傑士矣。其論經旨。則謂聖人言事實。不言虛理。易言天地。不言天地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之所不知。

則不言之所以立教也。九頭五龍之紀。開皇龍漢之年。百家非不有述。刪書斷自唐虞。知其所知也。論古書。則云開元五經。往往以俗字易其舊文。然顏之推謂葛洪字苑。加三於景。而世改周禮尙書。則變易經文。不始於開元矣。孟子中知作智。伯作霸。弟作悌。彊作強。尤俗。因於徐氏經解中。得薛氏書古文訓。欲致力於此。此近日風氣所開。彼時一二魁儒創論。而未有知者。費氏已見及此。可謂卓矣。其論儒術。謂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爲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爲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爲宮室。小不能爲輪轅。尙可以爲工乎。則徒講性命之非儒術。亦可喻矣。此尤切宋儒以後之痼疾。其務知篇。謂求知當知所務。是非篇。謂欲定是非。不可偏執己見。縱橫博辨。閎肆而有繩準。周秦諸子。無以過之。而又切中時弊。理較諸子爲醇。在集中高出他文。不啻尋丈也。其有補於政事者。言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竊疑蛟不可伐。歷代亦無其制。而蛟變爲害甚大。無如之何。及入楚豫。聞山中人言。地將出蛟。蒸蒸暖於他處。冬不積雪。常時木竹葉盡捲。獵者知之。卽掘入數丈。有物若脂膏。積數十石。煎之可療。或形已具者。甲鱗鱗然。除之則絕蛟害。凡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卽入土中。數丈成蛇形。數百年後爲蛟。乃悟伐蛟當在未出之際。先王之制久廢。儒者又亡其義。今幸民間尙有其法。似可著律令而懸賞募。則永絕其害矣。其論古事。謂明太宗實錄。載方正學伏地乞哀。出於史臣誣罔。此亦有人辨之矣。至甲申之變。

受賊刑拷諸臣。史傳皆指爲降辱。錫璜獨謂當時賊聚諸公間之。從者冠帶以去。否則極刑隨之。南都阮大鍼主國。欲報逆案之辱。所仇中有爲賊夾斃者。大鍼目爲順案。不以死節予之。於是陳演方岳貢邱瑜。魏藻德以下。皆誣以從賊爲辱。自古未有受賊刑戮而稱辱者。自阮大鍼始創。豈可爲據。是言極有關係。不特立意忠厚已也。費氏父子生當其時。其言必有所受。非可誣也。至刑拷諸臣中。原有灼然失節。費氏亦未嘗不分別言之。讀者可自擇耳。余嘗見邱瑜李國楨別本傳記。與史載絕異。似非盡無據者。必有受誣者矣。但費氏生於明史未成之前。其有已經史館審定。無可疑者。尙未與聞。如建文出亡及從亡諸臣。尙謂必有其人。其事則未與史局諸老一發覆耳。又其學不甚富。而震於楊升庵名。且爲鄉曲過推。言至失實。轉自形其淺陋。升菴雖爲諸家指摘。其博瞻自不易得。然附會緣飾。英雄欺人。其書實亦不免。今乃謂升菴所釋禹碑。石鼓。延陵碑。字所引。多人問不經見之書。又云在滇四十年。讀諸士司書。士司多周漢世家。藏書皆非世有。則因升菴僞造祕辛。假托士司藏本以欺天下。費君又受升菴之欺而推廣之。不知君子可欺以方。而是說之不可通於方也。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延陵禹碑。不待識者而知其僞。石鼓亦多介疑似之間。至云明代士司尙有周漢舊書未入中朝。則是委巷之言。不但日本尙書之誕也。他。不具論。卽如升菴論古人避諱。以謂必取同音。史遷諱談爲同。以談同古音同也。明帝諱莊。易嚴。以嚴莊古音同也。毋論所證古音確否。試問高帝諱邦。稱國。豈邦國古音同乎。武帝諱徹。稱通。豈通徹古音同乎。又

如升菴引古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但看腹中書。以解十九首中古詩客從遠方來。遣我雙鯉魚之句。謂古人寄書。疊絹素爲魚形。詩云雙鯉者。乃絹素。非眞魚也。昧者作眞魚解可笑。此言明白。不必出於未見書也。然此詩二句。下文卽接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云云。豈絹素疊成之魚。又可烹耶。夫以一例諱字。明見史策。而顧此失彼。其說不能自掩。人人所見之古詩。而強解上句。不顧下句文理之安。則其附會緣飾。觸處皆是。何必求解於未見之書哉。書苟非在天上。人間必有能見之者。何以數百年來。升菴所見之書。更無他人見耶。又傳經之學。自東京以後。卽不能一一究其受授淵源。觀儒林諸傳。可知大略。卽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其授受後人。亦至元代而止。其所爲某家之學。某氏之傳。多是得於遺書。如歐文之學韓。陸詩之師杜。非有人受之於韓杜。而轉授於歐陸也。卽如姓氏譜系。乃一家血脈相承。最爲有據。尙且不能追至千載以上。間有詳者。多出六朝附會。識者不以取徵。此卽費氏所云易不言太極。聖人不言不可知之理也。乃其爲父密作傳。敍乃父受學於孫徵君。謂徵君之學。出於陽明。爲第五世。已多事矣。陽明之學。再世失傳。李贄狂僻。耿氏之佛。顧氏之仙。皆稱王學。豈足以辱陽明。而何所爭於世次。然孫君出於東廓。其學不失師法。猶之可也。至敍乃父著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推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則妄誕不經甚矣。費氏出於子夏。不知所得何傳。傳者如何相授。又謂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則尤夢中說夢。七十子自家語史記。紛紛著錄。

同異分合已不能齊。其未見語孟記傳者。強半若明若滅。今無端推出七十二家之學。且分七十二家之傳。此豈必待見書而知爲妄哉。況密以陽明五世爲師。自命陽明第六傳也。陽明未嘗自命其學爲出子夏之六十六傳。則密又安從而溯七十二邪。今有祖所未能定支系者。而孫乃直自居爲幾十幾世。天下有是理乎。佛氏宗門。惠能而後。歧分爲五。瀉仰雲門法眼皆絕。臨濟曹洞二宗。至今流行。彼爲幾十幾世。則披剃有師。摩戒有印。度牒衣鉢有傳。雖不知於教何得。而授受實不可誣。今費氏所傳。分支別派。各注源流。欺天乎。抑欺人乎。自以爲儒而關佛氏。不知佛氏五宗。絕者不可續。而傳者不可誣。若以子夏七十二傳。及七十子宗派。皆有傳人。質之彼教。無此妄矣。此二事皆費氏之大謬戾者。其故出於不甚學。而喜穿鑿也。其餘瑣細得失。不足深校。觀者不以瑕瑜相掩可也。又其論史記封禪書。所謂三神山者。謂方士之讒語。蓬萊者。蓬蒿草萊也。曰方壺。曰方丈者。棺之形也。曰圓嶠者。墓之象也。曰瀛洲。曰弱水者。黃泉也。至則溺焉。故曰反居水下。其物盡白者。喪之儀也。蓋言世之好神仙者。必至於此。而後甘心。其未至是。則可望而不可卽也。及至是。則又與世人絕。是生人終不可至也。雖近附會。然可爲惑者解。貫道一集之得失。盡於此矣。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

昔夫子罕言命。子貢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自謂無行不與。又謂時行物生。天何言哉。乃知性命非

可空言當徵之於實用也。夫子嘗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簡而意該矣。余竊以謂諸家言性之旨，本相近也。好事者之辨論，實相遠也。孫君原性之篇，繁稱博引，意欲獨分經緯，而按文實似治絲而棼之矣。余不敢強所不知，亦不欲以火救火。姑就其文論之。如孫君以陰陽五行言性，則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明著其文，何藉引伸農經，或孫君引易，而倒成性句於繼善之上，意似使於性善之說，而不知善不先於氣化中見，則性善爲無根矣。孟子良知良能，自與四端擴充互發，今乃謂其有性無教。王君朝梧又附和之，漫引昔人譏孟子不讀易，不知性有陰陽，殊不知口之於味，章性命兼疏，陰陽均徹，諸家未見有能出其範圍，豈可誣詆先賢，轉取百家子緯偶合之言，與夫似是之說，有心爲矯異哉。僞書習與性成，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二語有何殊別，而去此取彼，但論氣數循環，不能不兼善惡。今云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冬，夫夏固不得謂冬，而陰亦豈得謂之不生於夏耶。謂商臣越椒形惡，而非惡性，其義甚舛。果形有一定之惡，則天下豈有無形之性，是性亦有惡矣。余意商臣越椒雖惡，苟諛之以忠孝，未有不喜，斥之爲亂賊，未有不怒，是即可見性本善耳。若梟之食母，鷹之搏擊，亦謂性善，則犬牛之性，同人性矣。天下果別有不食母之梟，不搏擊之鷹，或有可教孝之梟，可教讓之鷹，則謂鷹梟性善可也。商臣越椒形惡，不妨他人之形善也。梟鷹形惡，亦有他梟鷹之形善者否。人之貴於萬物，正在於此。物本不齊，豈可求圓而反窒耶。道與德爲虛位，則誠然矣。忠恕亦爲虛位，於古未之聞也。道有亂道，德有凶德，未聞忠有

凶忠。恕有亂恕也。孫君以非其親暱而任其難。爲似忠非忠。小人腹度君子心。爲似恕非恕。則襲取之義。力假之仁。煦煦者似仁非仁。子子者似義非義。是五常亦虛位矣。其說無稽。不待辨也。挾求勝之心。持一隅之說。欲於焚如亂麻之中。獨闢宇宙。正如陰陽反復。後人復起而爭。何時已乎。秦王遺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爲金椎之解。博徵廣譬。愈益支離。雖夫子生於今日。空言亦不能取信於人也。戴東原力詆宋儒。未敢上議孟子。今則孟子又不免矣。浸假而上。夫子且有將及之勢。蓋古人無口。不能不畏後生。豈不岌乎殆哉。夫子嘗言君子貞而不諒。則諒非美名也。他日論友。又曰直諒。豈益友非君子乎。小人同而不和。是同非善道也。他日傳易。又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豈同人爲小人乎。君子矜而不爭。是矜爲嘉德也。他日論疾。又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廉與忿戾。又豈君子之所尚乎。夫言各有所謂。不可文義拘牽。同一夫子之言。又同出於經論。非駁書雜記。不可徵信者比。而拘文牽義。已不可通。況萃集百家。不求所謂。但冀穿貫。謂非周納傳會。吾將誰欺。設使和同貞諒之言。旁出漢宋諸儒。不知又當如何措擊。然則今人自謂折衷前聖。恐如汧陽豕味。幸無庖人爲左證爾。豈可謂定論哉。孫君言聖人貴實惡虛。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虛言之弊。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孫君以謂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爲宋學者反唇相議。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戴東原著原善諸篇。實有先儒未發之旨。雖補經訓。

可也。但其論宋儒之躬行實踐，則謂釋老亦有躬行實踐，不足爲賢。然則戴君所以不求踐履，非不能也。特惡其近釋老爾。噫。

書郎通議墓誌後

人心不同如面，文辭亦如是也。不見著文之人，而相與商榷爲文之意，則不可以擅改其文。恐作者之意未必爾也。乃世風不古，欲傳先德，旣託能文者爲之矣。又與不必能文者私增損之，是求其文而誣其人矣。往者郎氏子弟，請爲按察君傳。余旣應之，又請代故大學士梁文定公爲撰誌銘。蓋藉榮於頭銜，而不知文之重也。然非一日之故矣。余亦以世法應之，初不爲怪也。後聞有知余者，謂見郎氏傳，疑余近業荒廢。余不解所謂。最後於京師見郎傳刻本，則於余文大有刪改，全非余意。乃知其疑有由。閱五年，又見梁文定公誌銘石刻，則題款全失。法度文定有知，當不爲然。是郎氏誣余不已，而轉誣文定也。其尤悖理法者，改刑部侍郎阿楊阿公爲少寇阿公，改禮部尙書吉林德保公爲德定圃公，殆於一字不可通矣。不知郎氏子弟請之何人，其人亦不知具何胸臆，而爲此更張。夫官名地名，必遵當代制度，不可濫用古號。以混今稱。自明中葉王李之徒，相與爲僞秦漢文，始創此法。當日歸震川氏已斥爲文理不通矣。近因前人講貫已明，稍知行文者皆不屑爲也。然王李雖乖法度，亦必古有此官，而始借用。如戶部尙書稱大司徒，兵部侍郎稱少司馬，以周官六卿混作明制，爲不通耳。今縱欲襲其例，刑部侍郎亦當稱少司寇。文雖不

通而語猶完也。今刪司字而稱少寇，則古今皆無其號。直是市井諧諢，非復學士大夫之言。此而可入於文，卽求爲不通，不可得矣。夫文字承用，必有其解。寇則賊盜之謂也。司寇詰奸邪，故以司字爲職掌耳。去司而稱寇，則大寇小寇，乃是大賊小賊耳。以此而稱刑部長官，安得有是理耶？至於滿洲蒙古名稱近古，男不稱姓而婦女稱姓，春秋例也。其稍異者，男子皆特稱名，不似古人之同姓分氏耳。然官府文移，漢人著姓，滿洲蒙古既不稱姓，則以名之首字著稱，從權宜也。以故滿洲蒙古生子命名，無止取一字者，亦勢所必然。其實二字、三字、或四、五字，皆聯綴成語，不可斷也。故行文者於當世達尊，漢人可稱某公某甲，某公某乙。若滿洲蒙古某甲某乙，本以聯屬爲名，未嘗著姓。止可稱某甲公，某乙公，而不可中斷其文。失其本然語意，且某公之與公某，止一顛倒，其文初無軒輊。試觀元人所爲蒙古色目傳誌文字，可覆檢也。今於阿楊阿公，刪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已不通矣。然猶曰官府文移有此例也。於德保公，刪去保字而稱德定圃公，則又求爲不通而不得矣。德保爲名而定圃爲字，截其名上一字而連字爲稱，是買臣字翁子，可稱買翁子公，相如字長卿，可稱相長卿公，有是理乎？且稱名不拘，莫如左氏傳例。忽名忽字，忽稱采邑，忽稱諡號，可爲變矣。要皆因事成文，未有割裂名字，混合爲一者也。魯有公孫歸父，當時以歸父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家，不聞可以稱歸子家也。鄭有罕氏嬰齊，當時以嬰齊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壽，不聞可以稱嬰子壽也。古今無此語。文章無此理，請改者不知何心，爲之改者亦不知何意。天之蒼蒼，其正

色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余恐後人不察。而猥以嗤文定也。

按滿洲蒙古有姓無氏。其著籍僅以名行。官府文書不得已而取名之首字以代姓矣。而詢之旂籍。凡家規譜例。其名首一字。子孫未嘗不避諱也。此人於阿楊阿公。刪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於德保公。刪去保字。而稱德定圃公。固屬庸妄無知。然其意則欲避人之名諱耳。不知卽阿字德字。已犯其諱。不必更連下文。始謂之犯。蓋由不明事理。又不知滿洲蒙古之家規譜例也。而傳記行文。實有難者。雖元人爲蒙古色目。文字亦未足盡其變也。如阿楊阿公。德保公。固傳誌文字。傳信不當諱矣。誌文尙有故大學士英廉公語。此人改爲英文肅公。其截用諱首一字。固不通矣。但公孤大臣。已有易名之典。而臨文仍斥其名。於理亦有不安。文肅公本馮姓。則於書謚不稱名者。或可著其姓。而綴謚號歟。乃滿洲大臣。亦間有著姓者。如棟鄂氏稱鄂。高佳氏稱高。傅察氏稱傅之類。則於三合四合之姓。或舉其著稱之一二字以入文。亦可行歟。又金石傳記之外。如序跋小文。札牘短語。例不必書名。又不必特書姓氏者。莊重書之。旣非其體。禿書其字。又恐人之難知。行文斟酌輕重。權宜爲之。固無不可。著爲一定之法。以範後人。殊不易易。蓋我輩爲之。如是其反覆周詳。不敢苟也。彼不問是非。妄加塗竄。全無心肝者哉。

古人二名不偏諱。顏氏匡謬正俗。謂世俗二名。止稱一字者爲非。皆謂命名二字連而不可斷也。然介之推卽介推也。孟子反卽反也。王羲之之子實名獻之。蓋之以之類。虛字成文。子甫之屬。丈夫通號。則又不

盡拘於合字成文之例也。旂籍人名有阿某者。阿爲發語之音。有某某阿者。阿爲收語之音。似與之推。反。義之獻之一例。則阿字在名首者。或可不爲諱歟。又兄弟聯名。有同上一字者。有同下一字者。其同上一字者。或可斷文以稱略。視古人之命氏歟。然天潢玉牒。雍正年間。親王名上一字。同御名者。至隆。乾隆。年則謹避廟諱。是則臣庶之家。子孫諱其祖父上下二字。不容有所擇矣。故行文之遇滿洲蒙古。其文關史法者。必聯書其名。而不可斷其名首一字。以代姓氏。其尋常筆錄。則書其字。而注其名。以備考可爾。至於鄂公高公傅公之類。本爲其姓。雖用漢人之例。無不可也。

朱先生墓誌書後

余爲鄭學齋記書後。極言墨守之弊。或舉朱先生誌有云。名物象數。訓詁文字。竝主漢人之學。謂是心不滿於先生。於此有微辭焉。此則拘文牽義。難以語於通方者矣。先生學問文章。誌語頗得其要。不敢溢美。不敢歎量。固無隱無犯之大義也。若謂主漢人學。卽與墨守同譏。不知先生爲文章家言。經傳訓詁。取足疏證。立言宗旨。與專門治經師授淵源。一字不容假借者。義不同科。誌文又云。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此見先生善所因矣。近世學者。不知文章自有其體。而偏重學問。因見文章稱述。小與舊說異同。卽譁然紛爭。如見所怪。不知巫醫可以證易。貧富可以通詩。聖人稱述六藝。本無一成之例。苟稍滯焉。則北山至於臣父。雲漢可以無民。觸處皆窒礙矣。今之攻小學者。以爲六書不明。則言語尙不可通。況乎義理。

然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字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殫也。以其畢生莫殫，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裏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於六書音畫，有何隱奧未宣究也。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旁，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攻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復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於此也。夫專門絕學，自可寶貴，立言之士，擇其善而從之，所謂爲高因邱陵也，必強天下之人皆作邱陵，則亭臺樓觀，將以因高而爲之者，又當責之何人耶？憚心自是於義不可通矣。夫自大視細者不入，自細視大者不靈，交相非而未有能定，是以貴通人之識也。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六書小學，古人童蒙所業，原非奇異，世遠失傳，非專門名家，具兼人之資，竭畢生之力，莫由得其統貫，然猶此糾彼議，不能畫一，後進之士，將何所適從乎？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尙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爲業，否則粗迪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霧而日食也。周君之刻說文字原，蓋欲初學粗明大義，而其說至紛紛而不可撩者，則未嘗以染指也。左右

楷釋。則其弟穉圭侍講所爲。而右方篆書。則用釋夢英之石刻。而跋云。陳竹厂氏爲之。蓋初欲陳君爲之。而陳君病癩。遂取英本付刻。而跋語未及改也。有鄉曲儂子。與竹厂忤者。譁曰。此篆不合許氏。因痛詆竹厂。自誤誤人。如訟不得直。掩得仇家陰事。然者。勢洶洶。且未有已。余意周君此刻。本爲童子塾課。非著述也。卽有得失。亦無足議。然彼所謂不合許氏。必有見於許氏云何。是亦不可以不察也。高郵王懷祖氏。深於小學。因遂質焉。懷祖曰。此篆無甚不合。彼所謂不合者。乃不合於汲古閣毛氏刻本耳。非別有許氏真傳不相合也。毛刻在今。固稱佳本。但亦有不合。此與英本相較。字畫小異。而義各無傷者。固可弗計。卽有違異。亦互著長短。未見此劣而彼優也。余曰。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之末。銖黍較量。小有同異。卽囂然紛爭。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文字有畫以著義。猶笙簫因孔以出聲也。笙簫之孔。苟於鐘律無訛。自能和聲以入樂。而漆色之淺深。畫文之疎密。不與焉。鐘律苟不取諧。但求畫文漆色。雖同大舜之節。詔無能協也。今之自命爲考訂。而好爭無益之名數者。率皆不知鐘律。而侈言漆色畫文者也。

鄭學齋記書後

戴東原云。鄭學微。而始以鄭氏名學。其說洵然。時文興。而文辭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旣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

於是始得古人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爲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昔人謂寧道周孔誤。勿言馬鄭非。墨守之弊。必至乎此。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卽不勞施爲。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惟墨守者流。非愚則黠。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古所云矣。夫是者天下之公允也。然不求於古。而惟心所安。則人各有心。略相似也。是堯舜而非桀紂。亦咸所喻也。依傍名義。采取前言。折中過與不及。參以三占從二人。皆可與知能。因而自信於心。以謂學卽在是。則六經束高閣。而五尺之童。皆可抵掌而談學術矣。任氏銳思好學。非荒經蔑古者也。然未能深有得於古人。而遽疑鄭學。此戴君之所以深懼也。故又以爲戒耳。然墨守之愚。及墨守之黠。與夫愚心自是。而不爲墨守者。各執似是之非。以詰戴君。戴君將反無辭以解。故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讀史通

凡有推獎於人。不難屈己。凡欲求知於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爲而言之。不必遽爲定論。聖人所不免也。而炫己者。人情所易。故聞者不甚取平。屈己者。人情所難。故聞者多據爲實。而不知其不盡然也。世

傳沈休文與齊明帝賭微粟典故少三事退爲後言以明己之出於故讓是非不好勝者也其著宋書雖不敢希蹤班馬而文辭典雅頗具別裁抑亦范氏之亞匹也史稱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三十卷約見之歎曰吾不如也史通因飾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豈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傳前人錄入編年部次是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之屬也是與紀傳之史絕不相蒙前史謂刪約書固已謬矣荀氏之紀不盡出於班書袁氏之紀不盡由於一史假而易編年於紀傳而止憑一書刪繁就簡乃荒陋者所爲通人不出此也裴氏之書未必至是而史顧侈爲美談何其陋歟約之歎服大抵取其剪裁簡當至謂己所不如不過一時推獎之辭且亦明知己之撰述足以流傳不致爲所掩也故不妨爲假藉而史氏錄之則未察其本矣劉氏斟酌羣言揚推史品自宜知所別擇乃又從而實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前人不見裴書而因劉氏之言以謂裴略實勝沈書有定品矣姑無論子野史筆文才未聞可駕休文而上正使其書不愧荀袁亦與馬班諸書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劉氏二體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聞言漢事者以荀紀爲上班書次之言東漢之史以袁紀爲上范書次之何則短長優絀必以其類相形體製各不相蒙短長何自見哉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治經之門戶也施孟當與梁邱相衡齊魯必與韓毛爲比則其理也今云施氏之易勝於韓氏之詩韓固之詩優於梁邱之易豈復成評論乎而人乃習而不察則以沈氏有自歎不如之說而不知一時推獎之言不足爲定論也吾嘗見有少

年學子所業殊不足以加人。而前輩負物望者。過爲推獎。至謂己所不如。其人憫然自喜。鄉曲之無知者。篤信不疑。以謂彼固自謂不如者耳。而其人初無他長。惟有黯默寡言。人見之者。以謂口深藏而不露者也。畏之愈甚。不知是黔驢之未蹠者也。他日或有撰著。必不足以傳世。後人聞其撰著部目。而惜其書亡。安知不如世人之惜裴略。度其必勝於沈書邪。昔人謂劫火之後。書之傳者有幸。而不知書之未必盡佳。而不傳之幸。固勝傳者之遠絕也。裴略未必盡屬虛名。吾慨世人以耳爲目。而不察端末者之衆也。故推言及此云。

駁孫何碑解

凡爲文辭。必則古昔。得其意而已矣。古人法度。有必不可違者。有界在可否間者。亦有必不可行者。不可不辨也。必不可違者。而違之。是謂悖矣。必不可行者。而行之。是謂愚矣。愚之與悖。稍通於文字者。皆知免矣。惟界在可否間者。其中又有輕重之別。雖無一定科律。而作者選言。不能不決出於一途。則權衡事理。務於至當。如韓退之之所謂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唐末五季。文章破碎。遺辭命字。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文運之末厄也。歐陽摧陷擴清之烈。比於唐之韓公。其溯宋初爲古文者。始於尹氏。余觀孫氏何文。亦良有意乎追古。作者感慨末俗流訛。不得古人立言之法。雖其力未必遽逮。而趨向近正。抑亦歐曾之前驅也。然其推論文章義例。尙有界在可否。而權衡輕重之間。未得其至當者。則爲進士鮑源所作碑解是

也。何之言曰：碑非文章之名，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不能盡，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且以盤孟几杖有銘，不可稱其文爲盤孟几杖，例碑銘之不可稱碑。又考古之碑制，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與後世勒銘及刻石制度有異。反覆辨達，尤以正名爲言。順之要，是何之論篤矣。雖然，古人文字初無定體，假借爲名，亦有其倫。劉彥和曰：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錄而弗敘，故卽簡而名，然則策乃竹木之屬，載書於上，亦非文章名也。而朝廷策書、科舉策對，莫不因是立名。與碑豈異指乎？羽檄露板，皆簡書制度，亦非文章名也。文人撰著，不聞別器與文，異其稱謂，又何執於碑乎？樂府漢官名也，其名歌辭，乃來被音律之詩耳。然自蕭梁以來，選詩之例，必於詩外別出樂府，卽以官名爲詩定體，是殆較碑爲尤甚矣。何必正彼而顧沾沾責此，是亦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且何言後世石刻已非麗牲繞紉之舊，此正見後世刻石爲文，原非古人植木鑿竅之用，名之爲碑，不過借形似而命之名矣。制度既不相蒙，則卽碑紀事，雖謂與古毫不相涉可也。況朝廷有制，品官有秩，跌首有式，撰述有例。東京以還，制度久已別爲一物。文家又已自爲一體，稱器而文可共知，無疑義也。於斯必欲斤斤而較，其是器非文，且欲正其植木之制，則策書檄板樂府之屬，亦當一一追正其名，追改其制，不亦繁且擾乎？孔子謂純儉則從衆，拜下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然則文章典制，名實異名，有推移於不知其然而然，而於事理無所隔絃，君子固不欲冥冥與世爭也。

駁張符驥論文

符驥答陳大始書云。足下議驥傳士誠不當連稱我字。驥前書歷引魯吳七國之嘗稱我者。以解足下之惑。足下以爲史遷仍列國舊史。未盡削去也。此語何所受之耶。足下言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足下知之乎。史公之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之不得我明代也。項羽之不得沒其紀者。史家是非之公。項羽之不必概爲我者。史臣向背之私也。故史公不敢我項羽。等而下之。明代卽不敢我士誠。今日卽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

史遷於世家年表各隨本國稱我。其爲誤仍本史原文。失於改易。理甚明顯。符驥生於今世。竝無張吳舊史可承。而竟稱士誠爲我。則是出自心裁。其胸次是何主見。莫可詰矣。遇人指摘。謝過而改正焉可也。乃引史記誤文。以爲強解。已屬謬戾。及陳氏指明史記失刪本史原文。則亦兒童可喻之理。如左傳當陳桓公在時。卽稱之爲桓公。當田恆未死之時。卽歌稱爲陳成子。此類甚多。觀書自曉。何必有所受之。而符驥乃折以此語之何所受耶。陳氏又云。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駁辭亦可爲允矣。符驥乃云。史公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不得我明代。史公不得我項羽。明代不敢我士誠。今日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直是全不通於文理。邪辭離而遁辭窮矣。據其意。惟勝國稱我爲嫌。隔代不妨稱我。則史記於五帝三王之紀。皆可稱我矣。試問史記有此例否邪。三十世家。惟春秋戰國諸侯各有國史。可以

致誤襲者。史記襲文稱我。其餘如孔子外戚。及蕭何張良諸篇。同一世家。而無舊史原文。可致誤者。史記果否。通稱我邪。卽此觀之。史記之稱我者。出於馬遷之筆誤。而非其心裁。有明驗矣。且史記所撰世家。如春秋戰國本古諸侯開國承家。其國自有國史。國史稱我。故亦從而我之。雖誤而猶有解於致誤之由。又一書之中。竝載列國世家。亦有互相賓主之意。故我其本國。以對他國。雖不可爲正理。猶有非禮之禮。可解釋也。符驥自以己意作士誠傳邪。抑修明史作士誠傳邪。自以己意直悖亂矣。卽修明史。亦必有明史通例。非出一手。他人有此稱謂否邪。士誠草茅崛起。非有開國承家。如古諸侯事迹。當編列傳。而不可爲世家。若夫列傳之文。史記從無稱我之例。項羽本紀。陳涉世家。項不帝而爲紀。陳非侯而世家。前人久已議之。非符驥所知矣。然二篇不稱我者。非史遷有所避而不敢我。蓋不成國而未。有史。無舊文之可爲沿習。雖爲本紀世家。實與列傳無別者也。然則符驥以士誠比之。吳魯諸篇。可謂胸中有倫類邪。況文無難易。惟其是爾。史遷之例。卽使出於心裁。亦有後世不可行者。義帝不著本紀。而項羽作紀。秦自莊襄以上。列在諸侯。而作秦紀。后妃不稱后妃。而標外戚。此皆灼然名實不正。雖出史遷心裁。後人亦可遵行否邪。至所云史家是。非之公。史臣向背之私。尤可怪矣。符驥之於張士誠。何所用其私向。私向在張士誠。私背又何人耶。我者。對人之稱。身不立乎其朝。我字從何位置。君臣大義。猶夫婦大倫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卽其家矣。如符驥言。則婦人于歸之後。惟於其夫有仇隙者。避嫌不敢稱我。但於其夫無所仇隙。雖張王

李趙不知誰何之人，不妨皆稱爲我家邪。

評沈梅村古文原

缺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原

缺

墓銘辨例

涉世之文，不比杜門著述，師古而不戾於今，協時而不徇於俗，斯庶幾矣。墓有誌銘，前人謂始宋顏延之，潘濟南遠引西漢滕公，或又引莊子衛靈公石槨之銘，其實禮經銘旌之制，已肇其端。誌古作志，亦見檀弓。古人一字一言，皆可稱銘稱誌。文多文少，亦無定格。誌亦銘也，銘亦誌也。銘則取其可名，誌則取其可識。如是而已。自西京以還，文漸繁富，銘金刻石，多取韻言，往往有序文銘頌，通體用韻，前後皆一例者。古人不過取其易於誦識，無他義也。六朝駢麗，爲人誌銘，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以人爲賦，更無實質之意。是以韓柳諸公，力追史漢敘事，開闢藜蕪，其事本爲變古，而光昌博大，轉爲後世宗師。文家稱爲韓柳杜律，良有以也。但韓柳之文，舉世所宗，而彼所取裁，則非末學所喻。淮西南海諸碑，戶誦家絃，而不知經史異本。柳州孝門之銘，錄奏爲序，乃西嶽華廟，及孔廟卒史諸碑之遺，本屬漢人常例，而宋人一見蘇氏表忠觀碑，卽鶻突不得其解。末學拘繩，少見多怪，從古然矣。今於諸家文字，變化錯綜，難於備舉，卽如世人知有韓文，世人於韓文中，又知推其碑誌。姑就韓文碑誌而論，如盧殷李楚金之墓，則有誌無銘。盧渾

胡允明之墓。則有銘無誌。張圓之墓。即稱散文之誌爲銘。彼蓋心識古人源流。隨時通其變化。未聞當日子孫以爲歉闕。觀者以爲疵議也。今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所謂涉世之文。自當相體以裁衣矣。刊送事實。具在。可敘之事無多。而巨冊大書。鋪張前後。不過酒食燕會之簿錄。風雲月露之詩題。駢體賦。入成篇。自易如欲清真結撰。摩寫傳真。自當簡削其辭。擬於伐毛洗髓。隱括要節。謀茲短篇。庶知文者。以謂曲折無盡。此竹數尺。而有千尋之勢。文短而神味長也。譬之釀酒。少糧則減水。而醇釀始發。理易明也。至於閒情逸韻。補入銘辭。銘者詩騷之流。長言詠歎。正爲短誌傳神。所謂繁簡各有當也。乃論者以爲誌短銘長。不合體式。不知論者以如何爲文體式也。韓公作劉統軍碑誌。不滿二百言。銘辭四百七十餘言。不聞劉統軍人品減色。韓昌黎文失體裁。且此亦不始於韓。上自漢魏。下訖宋元。殆於更僕難數。不知論者曾見否也。卽如張司寇爲給諫公誌。則誌長而銘短矣。給諫事實。雖不盡詳。張公誌文。亦自雅飭。但如粥廠監散。考童審音。乃科道尋常職事。又無他故。而鋪敘入文。以爲稱頌。則幾於呵殿排衙。升堂畫諾。皆可稱功。此實情理可推。非後生之妄議前輩也。必欲效之以爲長篇。何難之有。恐真有識者不謂然耳。古云。鳧不可續。鶴不可斷。文章自有體裁。非深知者不可輕議。蓋師古原未嘗戾今。協時實不敢徇俗。或者少見而多怪。則亦無從曲避之也。

或問墓銘之例。誌如史傳。銘如史贊。可乎。史贊之文。不可加長於傳。而銘或加長於誌。可乎。答曰。史贊不

得加長於傳。正也。如伯夷屈原諸篇。敘議兼行。則傳贊亦難盡矣。然其變也。至於墓銘。不可與史傳例也。銘金勒石。古人多用韻言。取便誦識。義亦近於詠歎。本辭章之流也。韓柳歐陽。惡其蕪穢。而以史傳敘事之法。誌於前。簡括其辭。以爲韻語。綴於後。本屬變體。兩漢碑刻。六朝銘誌。本不如是。然其意實勝前人。故近人多師法之。隱然同傳記文矣。至於本體實自辭章。不容混也。古人誌銘二字。本不甚分。今以後世之例分之。則誌爲序。而銘乃其正文。非若史傳以傳爲主。而贊則其餘文也。今人不解此意。但其流傳書款。尙有可推論者。如文十集中。爲人作傳。而有論贊者。其論曰贊曰字樣。必冠論贊正文之上。而不附於傳末。所以明傳爲正文。而論贊別自爲文。附於後也。其爲人作誌銘者。銘曰二字。不冠於首。必附誌文之末。而銘辭則特起書之。所以明銘爲正文。而誌不過爲銘作緣起之義也。故銘長而誌短。或銘誌長短相仿。體之正也。漢碑之舊法也。散體古文。詳書事實。而一二韻言作結者。體之變也。唐宋以後之別裁也。文人意之所往。大體苟得。其餘詳略短長。惟其所宜。要於一而已。卽如韻語之道。本通於詩。詩有序長而詩短。詩長而序短。或詩與序適相均者。自三百篇以迄於今。何可勝舉也哉。夫銘金勒石。難言之矣。具史之才。酌經之旨。比象本易。載言本書。詠歎本詩。制度本禮。筆削本之春秋。其閒如何宜古宜今。如何稱情準法。嫌介疑似之閒。往往一字聲牙。不免踟躕搔首。蓋戛戛乎其難之。摯虞劉勰之品隲。陸機李充之議擬。六朝如何而猥濫。唐宋如何而更張。潘昂霄之纂例。盧疎齋之宗旨。孰是孰非。王止仲之墨守。王伯厚之

指南。孰通孰執。近世顧寧人之糾摘。黃梨洲之補苴。孰爲通達可行。孰爲偏拘未化。凡如此類。皆有淵源流別。講習正須專門名家。深願有識之士。不憚推敲而正定之。至於舍其文理。而以字數多寡爲言。不待辭終。而聞者胡盧絕倒矣。

魏文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然則誌銘與哀誄同科。韻文又兼韻敍。見於文選。亦一班也。文選墓誌一篇。全體韻文。而不稱銘。豈此等尙未見耶。夫相馬以神駿氣骨。不問肥瘦。古鼎辨款識色澤。不計銅斤。人皆知之矣。今之論文。有異乎是。據酒食宴會之帳記。裁而爲曲折隱秀之高文。比擬於升堂畫卯之堂簿。以爲誌銘。自覺相去不可道里計矣。其中經營爐錘。具有苦心。而一切皆置不論。但以誌銘字數較量多寡爲言。是相馬而存屠沽賣肉之心。鑿鼎而用市販秤銅之見。然則彼之所謂名篇雋筆。可懸想而知矣。噫。

通說爲邱君題南樂官舍

丙戌丁亥之交。與饒平邱君向關。同遊太學。又同學文章於大興朱先生竹君。君工爲制舉文。一時門下攻藝業者。凡數十輩。莫不斐然可觀。及言能事雅推君最擅。戊子。君舉順天解試。又與君同受知於江寧秦先生慎之。前後閱四五年。出處多合。而知心最深。已而君出爲南樂知縣。不煩而治。所設施多書室。舊聞辛丑中夏。余自河南返轍都門。便道訪君。留連數晨夕。爲溯舊事。猶指顧間爾。君曰。我薄宦十年。家無

長物。前歲請於使司。貸廉俸五年歲什之二。用輯官廨。因於廳事之西。仿古畫舫。構軒數楹。爲宴息之所。南北二門。四牖。東西鑿方員二竅。延朝夕景陰。暇日獨坐其中。周視軒豁。無隔絃者。因憶朱先生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達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號通才。至今有味其言。因篆通達二字。榜於軒右。庶幾觸目致思。受政不患僿窒矣乎。今將乞記於朱先生。子盍爲疏別其義。余謂學貴乎思。思肖乎人。人苟善所用。其於古人。且暮遇之矣。昔者夫子登高。以謂於此致思。無所不至。而顏季端木所見。同而所思各極其量。此見古人之觀化也。今君以斯室之洞豁。而有會於舊聞通達之義。可謂善致思矣。學以是成。政以是通。朱先生之言。又何歉焉。然吾以爲先生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於浩博難罄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可繼及。而自安固陋。以爲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爲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而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驚於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於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効於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泛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卽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

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則學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無以致通之原。蓋欲自得資深。然後可以取資左右而無絀也。且君居斯軒中。戶牖四闢。乃見所謂通達矣。去而之他。斯軒之闢如故。然其中已無居者。又安有通達之可見哉。爲學臨政。亦有所居。君求通達於是。亦求君之所居而已矣。請以是說質朱先生爲何如也。辛丑閏月十四。天晴爽。午暑。有南風微吹。草於畫舫中央。

章氏遺書
卷第九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報黃大俞先生

古香同年來拜到家刻。無任感荷。奉讀手示。獎借逾分。媿不敢當。卽日履茲炎暑。想長者道心靜攝。起居安和。無任遙企。承論近人修志。每事必標出處。以示博洽。乃是類書之體。不關史裁。此誠破的之論。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爲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爲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裝績。仍是地理

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瞻。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椎。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畫。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宜長者之致疑於近時風尚也。此非造次可盡。粗陳崖略。長者或不以爲謬耶。又承尊意欲類選本朝文集。此事極佳。然詞章易購。古學爲難。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及三通四庫前後討論二三十年。而鄉會試程增添詩律。於是擷春華者。蔚爲詞章。慕秋實者。競爲瑣屑。考訂其成家者。固甚可觀。惟古文辭則甚鮮覩。以其無所用也。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爲歸。爲古文辭而不深於史。卽無由溯源六藝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長者欲論次其書。宜先定爲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輕。例有所專。尤宜戒貪割愛。至於家藏諸集。其已有者。乞賜部目。庶所無者。可以多方購緝。如有所遇。必當與同志者共玉其成也。輒因風便。順佈區區。未罄所懷。俟續上不盡。

報謝文學

披讀大著。具見深功苦心。嘉惠後學不尠。無任欽佩。辱承虛懷下問。不免慚悚。學誠素非專門。凡有筆撰。

承用文字。臨時略有選擇。或不致甚乖古法。猶未知能免訛舛與否。蓋於本源之地。未嘗專精殫究故也。至於校對字畫。行笈亦無其書。真是無能爲役。媿甚媿甚。然盛意不可以虛鄙見所及。稍獻芻蕘。以備采擇可耳。如吳刻四書五經集字。於經部既未完備。而次序又以四書居前。五經首易次書。而後詩禮春秋。重文見於前者。後不復錄。竊意集字雖訓蒙學。然小學爲經術淵源。古今文字承用後先。亦宜稍知次第。自結繩畫象以來。由質趨文。反復更變。其不可知者。則亦已矣。如以經傳而論。則尙書文字最古。以允爲誠。以亮爲信。唐虞文字。異於三代。而周初之言。亦異春秋。卽如論語。有義字而無理字。有斯字而無此字。孟子相去無幾而已。具其文。亦可以知前後語辭緩急詳略之一端矣。按大學中庸。戰國初年文也。論語春秋。季年文也。孟子戰國末年文也。乃冠於三代文辭之上。易雖出於羲農。經文出於商末。而繫傳出於周衰。亦豈宜在唐虞之前。因後出諸經。而沒先出諸經。文字亦已徇流忘源。況用朱子大學章句之文。夾雜其間。直以宋人文字而滅古經。尤爲不可訓矣。如理字不見於論語。猶見於易繫傳。可援引也。今乃引朱子大學章句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則大誤矣。聞大著廣及周官儀禮諸經。於義甚善。鄙意世傳十三經外。如國語可合三傳。大戴可合三禮。總分十五經傳。計字不過六七十萬。目力亦不難周。至如史漢所引經傳。其原本有古於今經文者。周秦諸子。若管老莊荀墨翟鬼谷申商韓非呂覽。其文字古者。多出孔孟之前。皆宜彙集。以爲經傳旁證。但一書之中。文字不宜重複。其別爲一書。卽於文下注明。又見某書。雖至三書五書。或十餘部書。如俱有者。亦俱注之。庶使

人知三代以前承用文字，亦有彼時之今古不同也。既彙諸書同注，則編字必依廣韻部次，使人稽檢。其注書先後，當以尙書爲先，官禮次之，詩易春秋四傳大小戴記，周秦諸子史漢之書，以次列之。訓詁浩繁，不可勝載。但注書出處，必詳篇第，其同文而異音義者，則必注同異，備人考索。是亦有功於後學也。吳刻四書五經集字，迴避重文，往復檢勘，劇有苦心。然實有偏徇去取之弊。今仿班馬字類，而編韻爲次，則有韻可依，不費往復檢勘之勞。自然於一書內，不致誤重，力省而功倍，亦可爲快事矣。初學辨字之刻，可謂辨析微茫。內有鼓不從皮，而從支，支兩部者。按廣韻引說文，鼓擊從支，信矣。其鐘鼓之鼓，實從皮旁。解云：春分之音，萬物靡皮甲而出也。此或又是一解。還祈詳察。至正音之所云平誤上去者，如僉膚徂丕胝冥閭髦之類。敝鄉人故讀平聲，所云上誤平者，如擗靡扞煒，去誤平者，如裔粲霽戴，入誤平者，如億窳躍乏之類。敝鄉人故讀上去入聲，不異官音也。至如正譌未舉之平聲虺字，敝鄉誤作去聲，上聲稌字，誤作平聲，去聲晏字，誤作上聲，上聲腐字，誤作去聲，入聲滷字，誤作上聲。此類不可勝數。皆敝鄉之與官音異者，而尊處不訛。江浙之音，最爲相比，而參差業已如是。此則字體可正，而字音難正。揚氏所以有方言之纂也。然方言具存，而彼時所指，謂青徐之言云何，江淮之言云何，燕趙之言云何，今卽其處而求當日之音，茫不可得。是知同時而地隔千里者，音不可齊，同地而時隔千年，音亦不可得而齊也。前高陽縣知縣武進胡君文英，嘗撰吳下方言考，雖於經訓微覺附會，而於蘇常之閒土音，實有證明。鄙意四方文士，各以

官韻正定一方土諺。修方志者必采錄之。彙集一統志館勒爲成書。亦同文之要典也。國史采以附地理志。後人卽爲成規。則是每代必有一揚子雲。何患訓故之難通乎。然則尊刻當名揚州方言正譌。不可概名爲正譌。以所正者他處不盡譌。而他處有譌。此書又不盡正。一方自爲一方之書。以待聞風興起。洵斯文之幸也。爾雅之功。深細精密。偏旁目治。音韻耳治。訓詁心治。音形自當以義理爲歸。但此書爲訓詁淵源。前人於此專門名家。不可勝數。書不盡傳。而雜見羣書稱引。故自不乏。近日名流。尤多攻習於此。鄙人所見。亦各隨功力所至。自爲淺深。未見有彙輯者。鄙意欲仿李氏本草。撰爲爾雅綱目。一書爲功。當不尠也。蓋取詁經證傳。辨字審音。旁證廣推。分別爲類。以次經文之下。庶幾後學易於辨析。第恐爲之不易。或糾一二同志共之。畢竟隋唐以前。存書無多。亦不致浩博而難罄也。此書雖雜入後世經師解詁。然其原自是三代學校師氏保氏流傳訓國子者。其來甚遠。雖周公亦不能無因而創造之。卽六典文字。皆當如是觀也。古人學問文章。出爲一。後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爲之。後代辭章之家。多疏闊於經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字者。不求甚解。僅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於經學不專家也。然當時如孔賈徐陸諸君。有功諸經。文卽不少概見。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遠。音義訓故。再失師傳。非終身專力於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然能文之士。略知大意。而不能致精可矣。必附韓公之意。而輕小學。非也。專門之家。能抉深微。而

不長於文可矣。必抗大言。而譏世人爲不識字。亦不可爲訓也。故生後世而偏有所長。宜交相取。而不可交譏。庶幾有合古人大體。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論文上弁山尙書

浦公譜傳荒陋殊甚。法度所關。實有難措筆處。如欲爲伊贈公撰碑。而家傳並無贈公名字。及高曾三代官階名諱。亦奇事也。幸於母夫人行述。得贈公諱。而事與三代。竟不可得。事迹亦無實據。可稱述者。今勉強結構。謬託簡括。惟於銘辭稍事鋪張。爲藏掩地也。譜則荒謬尤甚。題爲族譜。而凡例乃云。止載本支。甚至同縣同祖。行輩可稽者。一概不入。以謂倣蘇氏親盡不及之意。其實誤會蘇指。而大失情理者也。譜序不切作書之指。便涉浮泛。如依其凡例所言。不復成文理矣。今附會形似。使稍近理。其實所稱。非其書意。特痕迹不甚顯耳。未識當否。惟削正之。學誠竊以文字一途。愛古而不薄今。學者不當先有固必。至於古人著述。雖各從所好。孔子不云口味耳聲目色。天下相似。古人已定之評斷。不可以私見求異。然頗有舉世交稱。翕無異辭。而鄙意推求。實亦不可得其解者。如歐蘇族譜。殊非完善。而世多奉爲法式。康氏武功之志。體實蕪雜。而世乃稱其高簡。其名均可爲幸著矣。鄙撰文史通義。均有專篇討論。妄謂頗中其失。容日繕呈。博一哂也。近見志譜諸家。更有慕武功而併失武功之意。慕歐蘇譜而併失歐蘇譜意者。流弊伊於何底。是以文字遇此等處。不敢輕爲稱許。但稍含混。使求文者。不致怪詫而已。不知閣下尙許可與知。

言否也。五月十日。

與吳胥石簡

仲魚行篋出君家譜文稿數篇讀之。一變可窺鼎味。知君撰著不苟然也。然譜學久亡。今之譜法與古人所求大同之中。當有小異。古人之譜不傳。學者不知源委。而盛稱歐蘇。乃震於其名也。不知歐蘇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而世競稱之。不免於耳食矣。足下全譜義例。有可舉示者否。弟亦將有志纂輯先世遺聞。留示子弟也。閱尊刻至終篇。附弟爲足下致書往復。見之赧然。曾記前此從兒子家書兩次報書。後記鶯庭來札。言足下猶有所待。而未得見來書。今見重問之書。則更惶媿。昔先達論文。謂生人不當作傳。弟向亦嘗云爾。今觀古人則殊不然。按三國志裴注。引梁寬爲趙娥傳。皇甫氏采梁傳而誤其句逗。梁氏實於趙娥生前爲之。李習之傳楊烈婦。亦不在楊之身後。此可破世人拘墟之見矣。足下謂如畫史圖其小影。得自觀其形貌。比喻極是。俟從容當勉圖之。然君謂周永清亡。自是彼時新故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永清之傳。且與乃郎論刻永清遺稿。今並錄奉左右。當慨念京華舊游也。弟以永清晚年貪名驚博。一切失其故步。故書中勸其孝子慈孫。慎所持擇。且知其廣親屬記爲吾兄手訂。似稍可憑。屬其校刻。而其令嗣久不見報。不知其意將何如也。去年於吳閭見吳敬齋所撰刻之國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揚州。水程三日。往復觀之。噫。古文故不易言。自來評選之家。類多不解古文原委。豈敢輕加責備。

但知亭林而不知梨洲。知愚山堯峯湛園竹垞。而不知西河念魯。且方望溪選至二十。而李穆堂寥寥七篇。已駭人矣。乃至陳繼儒李漁之所不忍爲。不屑爲。不敢爲之袁枚。亦入二十四人之數。豈但老子韓非同傳。亦且糞壤申椒共一室矣。嗚呼。衡文至此。曾不若三家村塾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庸惡陋劣。猶未得罪名教。徐君何所見而取之。而吾兄落落之度。竟不辭而爲之作序。春秋責備賢者。甚怪汰哉。叔氏之專以禮許人也。

作啓事訖。仲魚陳君謂斥夫己氏不當與選。其言允愜。或謂徐君解說論文。不必論人。入選之文。但有可觀。古人亦不盡苛平素。不知正是就文論文。斯人豈有片言之可取乎。徐君選其與人論文之書。濃賞密讚。不知正是此人自具不學無識。斷然不可爲文之供招。今爲明白指剖。則斷識此人筆墨。萬無可以玷辱簡編之理。又何論其他耶。如與程蕞園論文。以古文爲形上之道。考據爲形下之器。古文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考據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水則源泉達乎江海。火則所餘不過灰燼。此直是風狂人作夢囈語。不但不識文理。併不識字畫矣。古人本學問而發爲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學問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爲之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爲道。以考爲器。乃是夏畦一流。爭論中書堂事。其謬不待辨也。大抵彼本空疏不學。見文之典實。不可憑空造者。疾如讐仇。不能名之。勉強目爲考據。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因而妄誹詆之。充其所見。六經宜去三禮。尙書宜去典謨。

貫範。而但存訓詁。春秋宜去左傳。而但存公穀。詩宜刪雅頌。而但存國風。六經之文。大半灰燼。而達江海者。寥寥無幾。謂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至於與友人論文。則深戒文章須有關係。甚至言欲著不朽之書。必召崔浩之災。欲冒難成之功。必爲安石新法之厲。此其不可理解。直是驢鳴狗嗅。推原其意。不過嫌人矯揉造作爲僞體耳。天下原有一種僞體。關係文字。然不反其本。而但惡天下有僞君子。因而昌言於衆。相率爲眞小人。是其所刻種種淫詞邪說。狎侮聖言。至附會經傳。以爲導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書爲之根源。此等文字。方當請於當事搜訪禁絕之。猶恐或有遺留。爲世道人心之害。而徐君乃選之刻之。贊之服之。嗚呼。人心嗜好固不同。然亦何至此耶。此乃吾輩憂患之言。二三同志共之。不過爲子弟戒。不足與外人道也。幸勿播揚。致爲逐臭之徒。增詬詈而啓爭端可矣。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宋元編年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隱括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古人著書。貴有家法。聞見猥陋。不足成家。而好聘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書宗旨。大約頰上添毫。與蛇下畫足。相去止在幾希之間。要於著之有故。則稗穉亦珍。否則新奇亦塵垢耳。此中甘苦。難爲博雅者流。擢其盛氣。知高明必有以裁取之也。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薛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

月其爲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爲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闔太原、胡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爲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祕。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繫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開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逸事之未出矣。至於偶據所見。聘其繁富。如西夏備述姻戚世系。元末瑣事。取資鐵崖樂府。編年之書。忽似譜牒。忽似詩話。殊爲失於裁制。然其徵材較富。考核較詳。已過陳王薛氏數倍。則後起之功易於藉手。亦其道也。夫著書義例。雖曰家法相承。要作者運裁。亦有一時風氣。卽如宋元編年諸家。陳王薛氏雖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陳氏草創於始。亦不可爲無功。薛氏值講學盛行之時。故其書不以孤陋爲嫌。而惟詳於學派。徐氏當實學競出之際。故其書不以義例爲要。而惟主於多聞。鄙則以爲風尚所在。有利卽有其弊。著書宗旨。自當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矯枉而至於過爾。今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祕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憫然自喜。以謂道卽在是。正恐起涑水於九原。乃有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之誚。則謂之何耶。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

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卽用世傳胡天台注本考異散附本文之義例也。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爲書凡二百卷。較之涑水原書。已及三分之二。或疑涑水以二百九十四卷。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宋元二代紀年四百六十有八。爲書已占三分之二。似乎繁簡懸殊。然史家詳近略遠。自古以然。卽如左氏一書。莊閔以前。與僖文而後。不可一槩爲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閱涉。自詳於唐而略於漢魏以上。亦其理也。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較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鑑。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爲天子之史。見古人卽事卽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猶世傳李氏謙稱爲長編爾。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爲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爲李氏續編。今已不見。原書通考。言其分別子目。多至千有餘卷。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稿。至盈二廚。通鑑不宜如此之多。則長編自是李氏著書本旨。非謙避續鑑名也。通鑑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示不敢續春秋。謹避聖經。則有其理矣。後世編年之史。本與紀傳同垂。紀傳至漢書而規模始定。猶編年至通鑑而法式始。同一理也。班書而後。范沈蕭李所爲紀傳。其文雖去班書遠甚。未嘗謙避而不敢名書。人不以爲僭也。則馬鑑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鑑爲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蓋詩文之名一定。而工拙本自萬殊。詩卽甚劣。未嘗

不名爲詩文卽不工未嘗不名爲文名爲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尊意以爲何如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亦本左氏設辭君子以示學者司馬則著臣光曰字以進於朝徐氏亦仿之而著臣乾學云其例皆有所授鄙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爲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爲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爲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灑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倣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爲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爲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爲編年者法其說甚新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決擇凡此一皆就實高明如何如何全書并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所謂校書如掃落葉討論不厭多往復也昔司馬氏書所以裁成絕業非第十九年之用心亦以一時相與商榷如二劉范氏並一時碩學今觀所存辨難之辭如攻堅扣巨皆足開拓後人識力不特爲一書發明也鄙則何敢希蹤古人而高明之有以教正所益或過於古人矣聞大著元史

比已卒業。何時可以付刻。嘉惠後學。爭先快觀。引領望之。筆削義例。有可先示其要領者耶。無任翹企。

答邵二雲

來示問朱先生傳於文鳥賦小有改易。因言馬班之史於相如揚雄諸賦。雖博奧奇古。未嘗輕有改易。疑僕於古未有所師。甚矣。足下之好學也。此事僕初無甚深意。不過就已筆之所便。隨文更易。非有心於法古也。古人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於口耳之受授者。筆主於創。創則期於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於竹帛之成文者。筆生於因。因則期於適如其文之指。或錄成文而無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張。如書家臨帖。屈伸存乎筆性。將命傳言。增減時乎口氣。苟使帖意得神。辭命稱旨。固不可有意求異。亦不須勉強從同。此則史家通義。嘗與餘邨詳辨之矣。至於詩詞歌賦。遷固諸史。不改揚馬賦篇。僕固未嘗參覈。然以韻言之。法例之。則楚狂接輿之歌。莊子與論語有詳略矣。僕於詞賦一道。本不甚解。而朱先生則於詩騷蓋深有得者。以僕屬傳稿手鈔賦語中。有一二辭句不甚愜心。自度此中斷無能勝先生之理。姑從同異。而竊附於別本之義云爾。不知足下以爲何如。僕近較勘先子遺文。有耳鳴賦。不過三四百言。辭甚奇崛。而通篇無韻。私度先子當日必有取法。亦不甚訝。又於敗篋得先友程副貢文選小簡。則甚稱賦佳。而亦疑通篇無韻。詢所矩範。徧檢故冊。又不得先子報書。因思詩三百篇。設爲問答。亦不入韻。似可援以爲案。此亦因所見以推求義例云爾。未知先子當日命意果何如也。足下或有以推廣其宗旨耶。

與邵二雲論學

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匝月矣。僕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暨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卽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僕計亦較便也。移家一事。已詳餘郵書中。可便省之。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見。則考訂學業。有無長益。見解有無商質。不僅述寒溫。溯離合。甚或嗟貧而歎老。相與作楚囚之泣也。足下今年四十有八。僕則五十又過三矣。古人五十無聞。謂不足畏。所謂聞者。不僅遠近稱述。知其能文善學而已也。蓋必實有可據。於己性命休戚其中。如公輸之巧。師曠之聰。舉其事卽可知其爲人。如曠以聰聞。輸以巧聞。乃可爲之聞也。足下與僕自都門初遇之日。皆自以爲稍出流俗。荏苒二十年矣。不幸名過其實。薄有文學之名。稱者固未必深知。假有真知者。出未我輩之可聞。果何物哉。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必朝聞而可夕死。甚言不聞道者爲枉生也。世儒言道。不知卽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爲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閒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爲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子夏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指技曲術業而言也。我輩平日旣以文學爲業。而究所成就。乃與技曲術業無甚懸殊。則文章學問不任受過。學而不思。學中無進境也。足下爾雅正義。功賅而力勤。識清而裁密。僕謂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爾雅字義。猶云近

正近正之義。猶世俗云官常說話。使人易解。是下既疏爾雅。則於古今言語能通達矣。以是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著。是下亦許以爲且可矣。是下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是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也。是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尙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是下於斯。豈得無意乎。宋史之願。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枵然。將資於是下而爲之耳。是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是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歲月不居。節序川逝。是下京師困於應酬。僕亦江湖疲於奔走。然僕能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是下豈不可伏篋於經摺傳單之際。此言並示餘郵策。以及時勉學。無使白首無成。負其靈秀之鍾。而與世俗之人歸趣不相遠也。如何如何。不宣。

與邵二雲

與桐五兄足下。摺差回得手書。寥寥數語。未足慰意。兒子寄到亳州家書。內鈔足下書稿寄來。則略有論文之意。而引端又未見其緒。以此益知遠涉江湖。欲溯都門舊雨。往復論文。良不易也。僕所規足下期足下者。不一置可否。但云非尺幅可竟。則往來不過尺幅。足下終不爲僕一言耶。承指僕文謂精神未振。又

裴撫軍傳秉臬二字。承改提刑二字。甚感衷言與直道也。然文字所寄既多。語云。言多必失。恐疵病猶不至此。足下仍不免有姑恕爾。至以僕書自言文有進境。疑僕太自得意。則不盡然。敘事之文。向苦文爲事役。今覺事自就文。向苦掇拾艱難。今覺位置稍易。譬挽強弓。往來形勢。人皆得而見。其工拙至於用力。由重而輕。由難而易。挽者之所自知。必不能自欺也。今得足下之所指示。又翻覆以深思。或恐以率易爲自然。草菅爲結構。有似誤學淵明詩者。率爲淺俚之句。則毫釐以千里矣。尙容迎而距之。平心察之。果其有之。則拜足下之賜爲不尠也。僕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此二語知之甚易。能之甚難。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強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疏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皆可與知能。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勸。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熟。可以旦暮遇之。期與足下共勉。足下豈無意耶。宋史之議。不置一辭。豈慮有任氏字林之補正邪。則僕且閉口矣。如何如何。慎時自愛。不宣。

與邵二雲論文原缺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間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尙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年。且閱涉至是。不爲不多。中間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又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議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僕嘗以爲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爲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尙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記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

代之書而體例既於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紀事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昔東漢諸家。今存惟范典午羣史。唐修僅傳。蓋班馬家學失傳之初。一史而屏起爭趨。一代而攻者數家。各盡所長。以自表見。傳不傳則聽於其際與數。此雖不如世業專家。猶勝後人之拘守繩尺。不復成家學也。前人攻宋史者。如柯氏之新編。邵氏之宏簡錄。陳氏之通鑑續編。其效略可觀矣。僕於此役。未必遽爲柯邵之流。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足下亦宜自力。次公傳家學否。念念不宣。

與邵二雲論文書

顧文子傳書後。當寄永清附刻亡友傳後。內序顧父善畫。顧母通經。教子課孫。亦藉以稍慰文子請撰家傳之志爾。但中有小李將軍畫法一語。本之李君所開節略。小李將軍畫名。亦耳熟之。其爲何代何官。及何名字。僕性村劣。實未識也。一時無書可考。姑仍原文。然於古文之法不合。幸足下爲改正之。自六朝以來。詩品文心。書評畫斷。角出鼎峙。相與雌黃文府。鑒賞藝林。蓋出古人所未有矣。而浮靡之朝。文體破碎。稱人不拘名姓。俚言游語。皆入品評。佐以疊韻雙聲。取適觀美。此種文字。列於文史之末。聽其自爲一家之言可也。近代爲古文辭者。往往襲而用之。且謂其來有自。此其爲病。又在昔人所論小說語錄諸弊之

外矣。郎通議墓志書後，則通義之外篇也。旗籍名字書法之難，本文論之詳矣。僕無爭名之心，平日爲人撰文，其人自以意改，蓋亦多矣。初未嘗與校也。每謂歐陽公辨尹師魯誌銘，辨俗人之妄議，猶嫌急於自暴。其意亦可諒矣。此則實於文字義例，必當有發明爾。庸妄者流，塗竄文字，如醉如夢，何必有理可詰哉。惟思我輩平日，亦嘗爲人正定文字，往往未見其人，而文有不愜，亦復以意改之。人心不同，正恐彼我易觀，交譏目睫，亦可做也。憶昔朱先生與嘉定錢曉齋詹事，以學問文章，互相推重。僕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值先生爲蔣漁村編修墓誌，蔣君歸葬有期，而先生又逼福建典試之役，倚裝具草，意不自愜。臨行屬僕與曉齋詹事更參定之。後僕如命以詣詹事，詹事略商數語，俾僕持擇，不肯涉筆。僕固請之，則曰：如其面訂，則筆削無嫌。今旣行矣，君自當得其意。涉筆無嫌，他人不宜輕改竄也。僕乃彷彿其意，爲之改定。朱先生歸，未嘗以爲非也。僕彼時嘗疑詹事遠嫌過甚，今知前輩自有深意，蓋不見其人，遽改其人文字，正恐所改雖工，未必卽其本意。況未必工乎。詹事推僕著筆，蓋謂弟子面承師說，轉可無嫌。諒哉。深知文字之要害也。杜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僕則以爲文律亦然。閱歷旣多，不特知文字甘苦，且并所以處此文字之情理，亦不可不知也。

與邵二雲論學

聞足下之刻爾雅正義，劇有苦心。婉轉屈曲，避人先勦之於口說，而轉謂筆於書者，反襲之於彼也。足下

素慎於言。雅學又博奧。而難竟。然猶燕談所及。多爲拾牙慧者。假借不歸。乃知風氣之儼。正復何所不有。是知影止一。而罔兩居二三也。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閒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游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勦其意。幾於李義山之敝縕。身無完膚。杜子美之殘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慚。亦可慨也。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無非欲世道之闡明。今既著有文辭。何必名出於我。後見王懷祖氏自言所得精義。不暇著書。欲求善屬辭者。承其指授。而自著爲書。不必人知所著本於王氏。乃知王君與僕有同志也。然而有其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則以承指授而屬辭。遂能達其心之曲折。千萬人中不能得一二也。且使果具此才。亦可不藉榮於王氏矣。然則專心指授。猶不敢望人達其曲折。況勦襲言辭。安能不謬其初指乎。故學無心得。而但襲人言。未有可恃者也。是以不得不別白。而存其真也。顧寧人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恐其以未成之器誤人。我輩書未出。而微言要旨。往往先見言論。遂使人得掩爲似是之非。雖曰士風之澆。而輕露其璞以誤人。我輩書得不職其咎矣。

與邵二雲書

自到河南。三度致書。想俱邀鑒矣。春氣漸舒。足下比日作何消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望

不吝也。朱少白前已有札致之。近日常過從論文否。家正甫孝廉所爲後海禦寇始末。其文亦曾舉示足下否。後起之士。能爲古文辭者。絕無其人。則竹頭木屑之僞學誤之也。然吾輩引人爲文。而不免使之輕視學問。則與前數十年時文名士同其弊矣。故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爲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難與莊語。吾黨如餘村逢之。正甫暨朱少白。不可不時策之。

與史餘村原缺

又與史餘村原缺

與史餘村論文原缺

與史餘村簡

近撰史德諸篇。所見較前有進。與原道原學諸篇。足相表裏。而原道諸篇。既不爲人所可。此篇亦足下觀之可耳。勿示人也。夫子曰。知德者鮮。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卽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爲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爲秦漢人情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

與汪龍莊書三月

穀賡來。又得手書。輒當晤語。把玩無已。韻編名錄兩書。共製一序。非習嬾也。序意發明。實爲史學大關鍵。俾閱是兩書者。大開眼孔。知有經史專門之學。各自理會大本領。成古今來大著作。毋以比類徵事。文人游戲手眼。褻玩此書。方爲不負吾兄十數年功力。不知有當吾兄尊旨否也。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故近日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辭。而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自得。蓋古人無所謂古文之學。但論人才。則有善於辭命之科。而經解篇言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因悟論語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不能專對。雖多奚爲。乃知辭命之文。出於詩教。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左邱明。古文之祖也。司馬因之。而極其變。班陳以降。真古文辭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爲正軌。而八家莫不步趨韓子。雖歐陽手修唐書與五代史。其實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而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八家且然。況他人遠不八家者乎。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蘊蕪。然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質。亦尙不欲徧示於人也。然大旨終不能爲知好者諱。輒因大刻。序言史學。亦開鑿新論之一端。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如何如何。餘具別紙。

不宣。

與胡雒君

大抵攻辨文字。義蘊惟恐有所不暢。有蘊不暢。便留後人反詰之端。而措辭又不欲其過火。過火亦開後人反詰。而謂太過。反致不及也。但太過之弊。作者不知。方自以爲暢足。而不知其似是而非也。因歎昌黎迎距之說爲不可易。丁敬禮能受曹子建之潤飾。斯已佳矣。必云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反覺其所見小也。觀前人所謂一字之師。如僧推之改僧敲。數枝之改一枝。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妙蘊。然兩傳其說。後世未嘗不爲佳話。亦有補於學者之心思。鄙意欲將生平撰著。爲師友所正定者。仍注正定之人。及未正定之原文。與所以正定之故於其下方。明示後人。非敢爲矯情也。一則不沒人善。且恐其人不幸不傳。而鄙著幸存。其人可附而傳。一則文辭增減改易。字句小異。意義懸殊。實有補於後學之推尋研究。二者關係。皆非淺鮮。故雖冒矯情之嫌。而不自阻也。前撰婦學之篇。請正。而賜正頗略。恐尊意有所嫌。而不盡其辭。故言此以解尊疑。如何如何。又區區之長。頗優於史。未嘗不受師友之益。而屢聘志局。頻遭目不識丁之流。橫加彈射。亦必補錄具言。反覆辨正。此則雖爲文史通義。有所藉以發明。而屢遭坎坷。不能忘情。昔觀呂覽。見孔子征馬食人之禾。野人塾之。子貢縱橫陳說。野人益怒不解。鄙人有新役者。突前呼曰。子不生於南海。我不生於北海也。我馬安得不食於子。野人大喜。以謂解人。如是不亦辨乎。厚爲贈而歸之。彼時以

爲諸子寓言。必無其事。今知人世觸處多此境也。未免激昂申其孤憤。此古人亦所不免。又何諱焉。

與胡雒君論文

詩文異派。同出於經。後代名家。各有其至。昔人所稱杜詩韓筆。各不相兼。亦各不相下也。杜韓而下。學者雖不能至。然苟有所得。足自成家。君子所不廢也。惟後世以詩文游者。文則必須通人爲之。可以無疵。詩則不必通人而皆可支展。蓋五七韻句。雙單轉換。其中機變易盡。略識字而不通文理之人。播其小慧。亦能遮人耳目。故江湖詩人。其迹最爲混濁。不可不辨。其人不必要盡出士流也。嘗論詩文有得而能自成家。古人不皆兼擅長也。第專工文者。不能不作韻語。碑銘傳贊之類是也。其不能詩者。韻語率多簡質。古直不失古人銘金勒石之意而已。專工詩者。不能不作散語。題贈小序景物注記之類是也。其不能文者。散語率多古拙疏樸。閒或不免冗碎險澁而已。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然既爲真詩人矣。才雖短於屬文。心必通乎文理。故其散語佳者。淳雅不讓古人。卽其病而或至蕪累。則寧樸無華。寧野無市。寧拙無俗。故辭雖不工。而自饒古趣。古之詩人不工文者。更僕難數。大要不出此也。鄙見近刻號名家詩者。詩雖未必不得。而挹覽尙無敗闕。無如一涉於文。則市井科譁。纖佻儂俗。諸惡並集。令人不辨作何許語。視古人之不工文。而僅傳詩者。較其所爲題贈小序景物注記。其諛譁俗豔。轉覺過之。蓋通人能自知所短。而每藏其拙。此流不自知其所短。而好自

遲也。但諦審其辭，僅求如詩人所爲，蕪累之文，疏野質樸，終不失淳古意者，畢生不能一語相似。譬如縉紳高會清談，其中有妙言語者，亦有緇口辨者，相對自無媿怍，忽有夏畦負販，衣冠揖讓其中，不待啓口，卽見本色，毋論爲謹爲放，皆無是處。乃知文理未明通者，能遁於詩，必不能自遁於文，而流俗乃謂詩有別長，不知文理尙未明通，安有所長。所謂五七雙單，機變易盡，而小慧可以施狡獪耳。至於江湖游乞，則每況愈下，然遇朋儕，則解酬唱，於貴顯亦能貢諛，調平諧仄，叶韻成章，一時亦莫測其中之有無。間嘗退省其私，不但不通文理，甚至家書說帖，簿冊注記，不能一字明白，而其人非狂妄輕佻，不可向邇，卽啓瘡臙腫，一無所知，生平見此甚多。初亦疑之，後見故人有好蓄變童者，嘗於吳閩買一小家孺子，巧慧便嬖，寵極專房，躬自教習，勤過師弟，三數年後，便解吟五七言，與江湖游乞一輩所爲，頗不甚遠。及與言古人文辭，卽格格不入，乃恍然悟詩文之道，源合流分，文必通人始能，而詩則雖非士流，皆可影附。直如音律一道，可以下通於倡優也。語云：觀人所忽，今之詩人，可謂衆矣。蘭艾薰蕕，不易別矣。如於倉卒之間，難以遽定，但觀不經意之文筆，而真僞可立判也。人焉廋哉！特恐真知文者亦鮮，而魚龍終莫辨耳。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惠書辱許過質，所謂愛之忘其醜也。往復數番，益增慚悚。足下學業，得之趨庭，天質兼倍，弱冠之年，富有卷軸，詞筆秀挺，擺脫流輩，言論文事，有白首儒生所不逮者。得於天者優矣，茲於學問之事，不恥下詢，而

殷然有見於前人根柢不外經史。將於是中求其本末源流。是志於古之不朽者也。鄙人薄植。自信不篤。豈敢遽爲足下定厥指歸。粗陳所歷。以備采擇。抑亦可矣。蓋其始也。誦法先民成言。輒欲推其言之之意。久之似有所得。而世之同誦習者。不爲然也。蓄疑內憤。又求之於古人。則往往有先我而得。同時誦且習者。亦不爲然。始知學業之事。將求此心之安。苟不悖於古人。流俗有所毀譽。不足較也。三代而下。士無恆產。舉子之業。古人出疆之贄是也。孔孟生於今日。欲罷而不能矣。但舉業將以求知於人。而學問之道。又不可以同於世之毀譽。足下所以有不克兼營之懼也。鄙人以謂學而不求有得則已。苟有所得。毋論治經業史專門名家。其於舉子之業。不惟不相妨害。且有相資之益。患在人自不思。而誤歧之耳。蓋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爲名。始爲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形不離影。日月光天。終古不變。而羣生百物。各以質之所賦而被其光。謂其所得光影。各有大小高下之不齊。則可矣。謂盡去形質。而始爲日月之光。不知光將何所附也。以所得之大小高下。而推測日月之光。則可矣。以謂光卽在此大小高下。而不復更有中天之日月焉。不知爭此大小高下。將何用也。由此觀之。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以迹。而不能

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卽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爲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嚮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聖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循於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爲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卽其天質之良。而縣古人之近己者。以爲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今足下有見於學問根柢。不外經史。而又見古人窮經之難。心有慕於史學。又恐史部卷帙浩繁。且疑前人論史。其說不一。恐其精力有限。而思淹貫之得其術。誠所謂年少志盛。銳氣無前。視世之人營營干祿。惟恐不工。不知此外更復有何事者。直霄壤矣。然於學問途徑。則似有所徇焉。充其所至。可以闕通博雅。有聞當世。久之有所成就。亦足垂名來禩。稱不朽矣。至於內得諸心。上通於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將以有功斯世。而不欲苟以名傳。則猶未也。古人不憂名之不傳。而憂名之徒傳。而無功於人世。不憂學之不成。而憂學之徒成。而無得於身心。是故遑遑汲汲。自力於學。將以明其道也。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名其學也。經師傳授。

史學世家亦必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所能爲。殫畢生之精力而成書。於道必有當矣。譬如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否則豈有當於聖人之擇哉。若先懸經史以爲標準。仰而企之。俯而就之。斤斤焉必有當於一得。而後思以其學名。則是徒見世人所尊奉。而我從而徇其聰明智力焉。其無當於道也審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人美實不難覯也。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啓。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游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焉。此卽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沮沒。而不自知爲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而得矣。若夫世方尙經。從而鑽研服鄭。世方貴史。從而攻習班馬。尙考證者。穿穴墳籍以爲博。工詞章者。搜獵華藻以爲奇。夫世之所尙。未必卽我性之所安。時之所趨。何必卽吾質之所近。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亦已難矣。而毀譽之勢眩其外。利鈍之見惑其中。雖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況中才而下。本無所以自通哉。夫科舉之業。學者鄙之。爲其有所爲而爲。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也。科名將以爲利。而學問將以爲名。同逐時趣。而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乃人之無所得。而勉強言學問者。輒視舉業爲小技。識者旁觀。何以異於五十步之笑百步哉。雖然。舉業無當於學問。斯固然矣。必謂學問有妨於舉業。則未也。舉業雖代聖賢立言。亦自抒其中之所見。誠能從於學問。而以明道爲指歸。則本深而未愈茂。形大而聲自宏。未聞學問有得。而舉業之

道其所見者。不磊落而光明也。夫學問之途。歧出百變。塗轍小異。卽不可以易地爲良。而舉業非其所營。乃謂獨不相悖者何耶。蓋學問爲質。而舉業乃其文著之一端。故學不皆同。而苟有所得。自可相因而見也。制舉之初意。本欲卽文之一端。以覘其人之本質。而世之徒務舉業者。無其實而姑以文欺焉。是彼之過也。舉業旣爲無質之文。而學問不衷於道。則又爲無根之質。是又爲學者之過也。兩者絕不相蒙。有由來矣。足下志學。而慮兼營舉業之不易。得無於此未晰與。雖然。鄙人爲之四十年矣。其始未嘗有獨立之見。而徒知好之。則已謬爲人之所許矣。年至三十。所得似有進焉。人則從而疑之。至於今。蓋又土苴三十之所爲矣。一二心知之外。從而鄙且笑者。十之四五。怒且罵者。且倍焉。志乎古。必遺乎今。昌黎韓氏言之慨然。向疑有激之言。今乃信其良不誣也。足下負兼人之資。在英妙之年。卽有不朽之志。千萬人中。不得一焉。不鄙迂塞。而殷然以學業是詢。鄙人豈敢有所愛乎。然而答非所問。則固以謂學問之道。貴端始基。如素之爲絢也。素質不立。而求五采之章施。未有能成文章者。至於因端竟委。由粗至精。功程先後。條目洪纖。則願繼是而言。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之裁擇可矣。

答沈楓堦論學

六月自太平返毫。道出維揚。夫子大人款留。幾及匝月。足慰十許年飢渴之思。彼時則以足下遙隔燕雲。不獲共斯朝夕。不免悵悵。七月抵毫。值兒婦病亡。經營旅殯。拮据殊甚。八月游楚。十月自楚中回。往還兩

月泥塗霖雨行役爲勞。此閒一二月稍歇。而風塵愆愆。歲事擾擾。志局應酬。遙計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緒。又作楚游矣。遑遑升斗。終歲奔馳。足下謂我心樂否耶。十一月中。從亳州署接到足下六月廿日手書。竊慨薰風拂楮。霜雪開槭。魯雁羈遲。至於如此。來書滔滔千數百言。殷然以學業事往復相商。而并引當日都門晤語。徵其歸宿。非謙懷若谷。不恥下問。恐一善之有遺。曷克臻此。慰甚慰甚。足下所問。節目雖多。其要則可一言而蔽曰。學以求心得也。韓昌黎之論文也。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明道先生之論學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二公所言。聖人復生不能易也。夫文求是。而學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非其才之罪也。直緣風氣錮其習。而毀譽不能無動於中也。三代以還。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爲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爲風氣。當其盛也。蓋世豪傑。竭才而不能測其有餘。及其衰也。中下之資。抵掌而可以議其不足。大約服鄭訓詁。韓歐文辭。周程義理。出奴入主。不勝紛紛。君子觀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窺道之全量。而各趨一節。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見。而學士所矜爲見者。特其風氣之著於循環者也。足下欲進於學。必先求端於道。道不遠人。卽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道無定體。卽如文之無難無易。惟其是也。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進乎道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問天質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尙。勉強爲之。固已不若人矣。世人譽之。則沾沾以喜。

世人毀之。則戚戚以憂。而不知天質之良。日已離矣。夫風氣所在。毀譽隨之。得失是非。豈有定哉。辭章之習。既盛。輒詆馬鄭爲章句。性理之談。方張。則嗤韓歐爲文人。循環無端。莫知所底。而好名無識之徒。乃謂託足於是。天下莫能加焉。不亦惑歟。由風尚之所成言之。則曰考訂詞章義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則才學識也。由童蒙之初啓言之。則記性作性悟性也。考訂主於學。辭章主於才。義理主於識。人當自辨其所長矣。記性積而成學。作性擴而成才。悟性達而爲識。雖童蒙可與入德。又知斯道之不遠人矣。夫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專其一則必緩其二。事相等也。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於僞也。其所以入於僞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故爲學之要。先戒名心。爲學之方。求端於道。苟知求端於道。則專其一。緩其二。乃是忖己之長。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也。擴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風氣縱有循環。而君子之所以自樹。則固毀譽不能傾。而盛衰之運。不足爲榮瘁矣。豈不卓歟。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爲矜尚。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策依人。亦以精於校讐。輒得優館。甚且

資以進身。其真能者。固若力農之逢年矣。而風氣所開。進取之士。恥言舉業。熊劉變調。亦諷說文玉篇。王宋別裁。皆考容金篆石。風氣所趨。何所不至哉。夫考訂辭章義理。雖曰三門。而大要有二。學與文也。理不虛立。則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學資博覽。須兼閱歷。文貴發明。亦期用世。斯可與進於道矣。夫博覽而不兼閱歷。是發策決科之學也。有所發明。而於世無用。是雕龍談天之文也。然而不求心得。而形迹取之。皆僞體矣。比見今之傑者。多偏於學文。則詩賦駢言。亦極其工。至古文辭。則議之者鮮矣。夫文非學不立。學非文不行。二者相須。若左右手。而自古難兼。則才固有以自限。而有所重者。意亦有所忽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學業將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輕重相權之義也。今之宜急務者。古文辭也。攻文而仍本於學。則既可以持風氣。而他日又不致爲風氣之弊矣。足下於此。豈有意乎。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生不朽之三。固該本末兼內外而言之也。鄙人則謂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別。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醇。學者罕誦習之。則德不虛立。卽在功言之中。亦猶理不虛立。卽在學文二者之中也。足下思鄙人之舊話。而欲從事於立言。可謂知所務矣。然而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阮氏車考。足下以謂僅究一車之用。是又不然。治經而不究於名物度數。則義理騰空。而經術因以鹵莽。所係非淺鮮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夫子之所師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爲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詆也。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爲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於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間辨別六書要旨。皆咨於懷祖。而承用其言。僕稱先生諸序。此爲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譏之。此不可語於古人爲文之大體也。近代學問如戴東原。未易易矣。其所考訂與所發揮。文筆清堅。足以達其所見。而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委而不爲。固無傷也。而強作解事。動成窒戾。此則不善趨避。而昧於交相爲功之業者也。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摭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競尙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夫醫之療疾。攻寒以熱。治積宜消。然而寒熱相搏。幾於無止。是以良醫當積實而預爲反虛之防。今日之論文。而不敢忽學是也。願足下思之。度之。忖其所能。而次第求之。如有所疑。則就高明而斟酌之。至於從事之餘。功程疏數。條目鴻纖。不妨千里惠言。因病發藥。非一時楮筆所能宣究。春闈彈指。翹首捷音。臨書增懷。不勝企望之至。

與陳鑑亭論學

鑑亭四兄足下。屢辱手書。不獲專上報起。則以與足下言不離文墨。二雲先生及史餘邨處言論互相詳略。足下館於二雲先生。屬以轉致。不啻如面談耳。然於禮文儀節。自媿脫略甚矣。兒子來。又讀惠言。不惟恕其閒脫。且辱許可教。而諄諄以文字往復相商。想見足下淵谷之懷。真令鄙人感且媿也。辱諭鄙著原道諸篇。更徵關愛。前在湖北。見史餘邨言及先後所著文字。則怪原道諸篇。與通義他篇不類。其意亦謂宋人習氣。不見鮮新。及兒子回家。則云同志諸君。皆似不以爲可。乃知都門知己。俱有此論。足下諭編卷末。尙爲姑恕之辭耳。道無不該。治方術者。各以所見爲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託於空蒙。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爲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則與三家又殊。文史通義。專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映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爲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爲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爲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寶。諸君似見題襲前人。遂覺文如常習耳。夫文章以六藝爲歸。人倫以孔子爲極。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輒謂師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邪。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

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後，命爲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文章，別爲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爲粗迹矣。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於周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於此言議，或有未盡也。故篇中所舉，如言道出於天，其說似廓，則切證之於三人居室。若夫窮變通久，則推道體之存，卽在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集大成者，實周公而非孔子。孔子雖大如天，亦可一言而盡。孔子於學周公之外，更無可言。六經未嘗離器言道。道德之衰，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皆妄自詡謂開鑿鴻蒙，前人從未言至此也。原學之篇，卽申原道未盡之意。其以學而不思，爲俗學之因緣。思而不學，爲異端之底蘊。頗自喜其能得要領。又以其說渾成，不煩推究。誠恐前人已有發此論者。徧詢同人，皆云未見。然鄙著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說，示不相襲。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爲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卽寄示，俾得免於雷同勦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古人著書，晚年別有進境，世人無由窺測。轉謂後不如前。故有少壯聲名滿天下，而晚年漸不爲人所許。大抵卽是其人之至詣也。鄙人何敢狂言及此。然學者才多於識，往往用其所長，足以自樹立矣。又復希名求異，自矜新得。土苴平日之功，而窺所作爲，乃轉不值一笑。鄙人自反，亦尙不至此也。但著述之旨，微妙難言。纔脫稿而羣口交稱，正恐所得未必深耳。不同聲而附和，正見諸君古誼，故聊一申明，非敢自是其愚，不受彈謫也。足下以爲何如。

報孫淵如書

得手書。具悉一切。又見近日與稚存書。知都門酬接之餘。力於校讐。自進於學。慰甚羨甚。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采子集。不特如所問地理之類已也。前有條例與邵二雲。求其相助。如足下從事校讐。其於古今載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義例所定有應采者。邵君處已有大凡。可就詢之。此間編得十卷八卷。亦當寄京。請足下輩爲參定也。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鈔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處者。特未暢耳。俟爲尙書公成書之後。亦當以涉歷所及。自勸一家之言。所爲聊此自娛。不敢問世也。然相知數君子。終不敢祕。幸時有以教政之。爲幸多矣。屬遣兒子入都。心緒紛紛。不及詳述。一切詢兒子可俱知也。此達。并問近佳。不宣。五月二十三日。

與周永清論文

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學問文章。亦復如是。因天質之所良。則事半功倍。強其力之所不能。則鮮不躓矣。足下於古文辭。蓋長於敘情。而短於持論。故僕當時一見。便曰。詩人之文。可以自成一。家。今十許年。所見足下之文。皆不出此一語。而足下卒不相信。偏好持論。尤好論學論文。真不善用所長。

也。大抵論學論文之言，非出鄉氣稚氣，卽是勦襲人言，而文失其本旨者也。夫無者不可強而爲，有猶有者不可誣以爲無，足下自謂好名之心，不免倒行逆施，夫好名而能遂其名，雖倒行逆施可也，非徒無益而反有所損。又以天質所良之業，不得專一其工，以致進退失據，豈不惜哉。足下曾記在京師日，有無識子駁永清志例，足下欲僕作書報之，僕終不作書，果何意邪。又記在永平差所，足下見僕詩教篇，言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足下當面作書指駁，索僕報書，僕又不答何邪。蓋嫌如村塾孺子，爭論冬烘章句，難於施答辨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堯舜之知，不徧物也。足下天質不能遠過中人，而學問文章，則欲盡天下人之所長，而皆有於己，卽此已自無定議矣。而度力不能，往往出於術取計勦，天下豈無真耳目邪。王懷祖氏嘗言不暇著書，欲得能文之士，授以所學，俾自著爲書，不必人知出於王氏，僕亦嘗欲倩人爲通義外篇，亦不願人知所授宗旨，本之於僕，然竟不得其人，則學問中之曲折，非一時授受所能盡也。夫有心傳授，尙不能得其曲折，而賓筵燕談之間，行文流露之語，偶然得之，便可掩爲己有，而人遂不能分別，有是理乎。僕嘗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性靈苟可以假，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

又與永清論文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爲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僕又逼於楚行，四鄉名蹟，未盡游涉，而孀婦之現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

文獻足徵。又較永清爲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毫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卽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誇也。和州全志已亡。近日刪定。敍論作一卷。不過存初見耳。永清全志頗恨蕪雜。近已刪訂二十六篇。爲永清新志十篇。差覺峻潔。俟錄有副本。當卽呈上。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或再示永清人士。有好事者。別刊一本。如新舊唐書之並行。亦佳事也。否則僕著述內。自當列爲一種。雖不得與毫志並論。在宋人諸方志中。固有過之而無不及者矣。出都三年。學問文章。差覺較前有進。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由今觀之。悔筆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輕刻板也。然觀近所爲文。自以爲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許年。安知不又視近作爲土苴乎。念及於此。而日暮途長。勉求進業。以庶幾於立言之寡愆。真有汲汲不容稍緩者已。毫志俟有刻本。再當奉寄。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

僕文天府生員。爲人誤加順字。僕辨其非。足下乃疑天府二字出於周官。不當爲京府之代語。此說非是。天府生員。猶言京國生員云爾。本屬行文常語。於理無礙。卽著於文。當日本無成心。亦非必不可易之句。但謂必不可用。未免不識變通耳。至引周官天府之職。恐其相混。則更非矣。經傳諛語與後世同名異實。

卻車不可勝載。但問行文有礙否耳。無礙於理。雖同何害。果礙於理。雖無同名之嫌。豈可用耶。諸葛公對昭烈問。則曰益州沃野天府之土。是稱天府。人豈遂疑西周之官屬。隸東漢之職方哉。漢人治四代之書。則稱尚書。豈嫌秦官有尚書職耶。夫語有繁省。例有常變。惟行文純熟。則無施不可。否則鮮不窒矣。天府生員。自是變例。語省而意自足也。今加順字其上。則莊稱矣。莊則爲法當備。宜云隸某縣籍。補順天府學生員。乃無窒礙。今去籍貫。但云順天府生員。又不著學。則五州二十三縣之廣。茫茫何所指哉。來示又以八股稱四書文。出明史選舉志。不得謂之俗語。且舉明志文云。仿宋經義體用排偶。謂之八股。此則所舉史文。正足證僕之言不可易矣。夫史不能直稱八股。而曰謂之八股。謂者孰謂。律文無有。會典無有。而有其謂。非俗語而何哉。大抵謂之之言。非出組織文語。卽是流俗俚語。語不無稽。史家既不可以直書。又欲不沒其實。則曰謂之云爾。唐摭言記科舉事。有謂之報羅。謂之燒尾等語。書事者用以入文。因而代言紀事。讀者又當解爲何許語乎。文有顛倒一字。義意懸絕。不可不辨別也。唐宋以後諸經。斷無越前人而別自作注之理。熟於經部義例。當自知之。如治經而自作解詁。考訂其書。本不以注爲名。記傳稱之謂注某經。於理無礙。蓋注爲虛辭也。如直曰某經注。於法爲非。蓋注爲實據也。竹厂嘗云。欲注大戴禮記。欲注之言。亦屬虛辭。觀所言論。乃是補輯考訂之功。度其成書。必不敢毫無標別。而混稱謂大戴禮注也。不敢稱謂大戴禮注。則因前有盧注。毋論不敢冒越。亦嫌於彼無分別也。前書所云既稱爲注。必於盧注當識同。

異。乃不易之論。足下謂須序跋。方可分別。似未察矣。古來紀傳書人著述。但云注某書。不聞取前注而分其同異。則亦誤會書意。夫曰注某書。固異於某書注矣。後世之稱經注。與古人異。則已別白於前。不更贅焉。

答周篔簹論課蒙書癸卯

久不奉文墨教言。懸企甚至。俾來齋到鉅囊。如獲異寶。發緘快誦。恍接笑言。載展撰著及所論述文字。琳琅滿目。使人意得神移。歡慰無已。甚矣。足下之好學也。鄙人筆墨資生。文字乃其職業。然屈指半載。病荒其半。窮愁又荒其半。檢校前後所得。竟無大進。足下於簿書奔走之暇。乃能如是淬勵。真是使人媿且畏也。承示課蒙之法甚善。令郎天質本高。而賢父兄之啓發。亦絕非流俗所擬。他日成就。豈可量所至也。然文先之輯。果足嘉惠幼學。而微窺意指。仍似不脫時文習氣。與俗下所選左國史漢唐宋八家。以及七種八集之類。究未相遠。恐童幼習慣。專意詞致文采。遂以機心成其機事。而難於入道耳。蓋古學俗學之分。不在文字。在乎有爲而言與無爲而言。文辭高下。獨其次也。大家著述。利鈍雜陳。華樸互見。非不知樸不如華之可悅。鈍不如利之入人。而其意以謂非此不足盡其學。而成其立言之功能。以故世俗有所棄取。決擇。而彼亦不恤焉。所謂有爲之言。不得不如此也。惟夫枝葉名流。務爲娟潔美好。波瀾意度。獵取古人膚廓。嫣然以媚於人。其道能工而不能拙。能章而不能闕。能使人抵掌稱歎。而不能使人冥然深思。能使

雅俗共賞。聲名一時。而不能使人浮沈抑揚。初無定論。直俟一二心知其意之人。爲之慟哭喜笑於千載而下。此則無爲之言。專求文字語言之末者也。童幼初啓。先入爲主。務使文不雜質。錦不去綱。珠玉示以可珍。而布粟示以可服。不可急急以成章爲能事。是亦中人以上之取資。不知愚見亦有當否。此聞生徒難與深言。幼子今年十二。孤甥今年十四歲矣。天姿俱不敏於誦讀。視令郎所誦。不及十之四五。媿孰甚焉。然喜弄筆墨。鄙人不甚禁之。聞講孟子。便擬孟子問答文字。聞講毛詩。便擬四字斷句韻語。此則天資之可造者。恐其易於成章。故欲培其本質。所選文字。不盡取輕快流利一路。擬取詩疏爲制舉之權輿。史贊爲古學之底蘊。半山制藝。邵二雲謂後人僞撰。且於初學亦不甚切。足下以爲教之不入。誠哉前言之誤也。所屬文字。俱於七月二十以前。必可應命。彼時遣役一來。是所禱切。會晤何時。臨風悵惘。不盡欲言。

再答周箕谷論課蒙書癸卯

俾來接讀手書。甚慰遙念。向來叨惠已多。媿無以報。兒子又承厚賜。無任感荷。來示論課蒙事。往復數番。殊慚所見之不逮。詳味足下之意。蓋不外乎先易後難。使童幼易於入手。足下之言是也。然窺文先之序。及前後書示之說。不過取坊刻古文選本。倒翻前後次序。而加以東萊博議耳。江浙時下館師。亦儘有能之者。子弟取效。亦復不過爾爾。未見其爲一定之良法也。鄙人前書所論。足下疑爲過高。非高也。約其他日所至而爲之基。其中預期之言。足下視爲遽責之於童子云耳。若果如是。則豈高之云乎。直是罔矣。先

易後難鄙人無以易乎足下之說而足下之課童子文字以有題目蹊徑者爲易而鄙人之課童子以無題目蹊徑者爲易然而各用其法以課其子弟亦已各有其效父兄各盡其心子弟各致其力待他日落實取材亦何不可而鄙人未免芻蕘之獻者有題目與蹊徑仍是不用八股之時文他日見解終不離乎依牆傍壁耳書中所云積華與利而拙與樸將不期而至此言未免倒施天下無是理也足下亦見樹之先枝葉而後有根本者歟古今之人一如云立言有益將來而不爲今日地鄙人無此意也言惟其是待將來亦何妨如其非也今之人豈可徇乎足下又云有德有言與我輩此時所論皆非是者此則鄙見與高明之見終始歧異之原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至也凡立言者必於學問先有所得否則六經三史皆時文耳況於他乎學問而至於有得豈可概之學者是以利鈍華樸雜陳焉而使之文境不拘窒他日可以爲有得之基此前書之所謂勿以機心成其機事也若不察其指徒一望而驚其難則不如從事歸震川之八家儲宜興之七種任其播弄而先後施之固已能如足下之期矣又何勞勞焉編輯而敍論爲哉近日生徒散去荒齋闕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其言實有開鑿鴻濛之功立言家於是必將有取然文繁字多至萬餘言不能遽錄先以言公三篇致邵二雲詩教二篇俟續寄去足下不可不與聞也或令人鈔去置之座右較之史例校讐諸篇似有進矣足下近作敍論文字居然斐蔚敍事文微冗碎要當練之使其老潔真傳世之業也辱承諄

委輒爲更易數處。惟酌采之恩。恩不備。秋涼好自愛。不宣。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業三簡

二十日晚間。接到十九來簡。知此閒十七日啓事。亦於十八日始得人照。想雨水泥濘。道途有阻滯也。承貴僕於十九啓程。不識先至京師。抑先至保府。又不知前所云十八啓行者。卽此人。抑十八已行。而此又重遣之耶。幸便賜示知之。甘霖應候。德政是徵。可爲額手。然此閒已聞霑足之後。若再不休。未免有礙布種。而昨今以來。晴爽尤覺可愛。西成兆豐。青氈措大。亦得飽食。豈特爲賢守令賀而已邪。說文檢字生疏。須取俗下詩韻一本。將小篆九千餘文。通與注明部次。朱筆標於楷韻之下。如遇經傳文字。先按韻而得其部次。再按部次而得其篆文。其功特易耳。且說文字少。經傳字多。說文中字。先不編韻。則遇經傳所有而說文所無者。必有空翻全部說文。而終無所得之患矣。此事前與大阮世講已道及之。彼忘記耳。且編韻之功。爲之甚易。一人讀全部說文。一人逐字檢韻注之。如有四人八人。則分部可辦。不必一手。且但注偏旁。不必更書本篆。卽僅兩人爲之。不過十日可畢。是經傳文字未及考正。卻已先得一卷說文缺字考矣。爲學之事。動手必有成功。此類是也。又此時經典釋文。十三經注疏。尙未到手。則所謂認字之法。現今亦無可作。樂得乘此暇日。先與備此巧法。以俟臨時之取用。如攜可矣。愚意以爲此事之所難者。在節取注疏。詳略之間。不無苦心耳。此等乃是皮毛之事。易爲力也。諸世講現在讀書功課。何如得讀書之意。

者不在驟也。若有所商，希開首尾示下。大阮世講讀書有疑，有所不便，卽按款目開單，積三數日寄來。相商至便。善學者正在善於問耳。此閒生徒，邇日心氣稍定，要自求益者，十中不二三焉。六月初旬，或得少暇，當造粉署，一觀鯉庭課業爲快。恩恩此佈，不盡。五月二十一日申刻。

昨接來教，適以客至，又小有酬應，少稽裁答。新晴如沐，良苗懷新，南牖披薰，定得佳趣。承說文編韻變例難歸，自宜斟酌簡明，乃易推用。蓋古人著書無例，隨所觸而著例，故窮始變，變始通，而通可久也。近人作書，先定凡例，而書中變化，決非凡例之所能盡，而其初爲例所拘，已成篇帙，中遇不可行處，不得不往復追改，則事勞而牴牾亦易見也。今爲程課之計，自與著書不同，然其意不可不知。如編習中間忽有疑義，與通編前後凡例不侔者，必須另冊札錄，以存闕疑之意。此闕疑卽學問也。至說文所無之字，但空此格，不必填注。蓋由古字少，而後世字多，經傳文字多有後世傳寫，因義變化，故不必合也。然亦有說文原有其字，而今之傳本脫落無存，如劉字，今本所無，而瀏下注云：從水，劉聲。是許氏當日原有劉字，而今本脫落之明徵也。又由字亦今本所無，而宙下注云：從宀，由聲。是許氏當日原有由字，爲今本脫落之明徵也。空格不填，以待考證補填，如云說文本無惑，或說文原有見某字某注，今本脫落之類，皆可填也。至一字省文而義異，如裘求之類，自當以義爲斷，求注與求而裘注，衣裳各自爲篆，不相涉也。又一字義同，而形體有異，如檉流之類，按說文本字從檉，而流乃大篆之法，故注云篆作流。說文中所載，聞有古文籀文大

篆等字俱列本文之下。並是義同而形體異者。今此所編。但用說文本字。其篆籀古文。別爲一冊記之。足資把玩。餘則無所用之。蓋篆籀古文。其學久已失傳。取零落散見者而彙輯之。不過存好古之意可耳。又一字兩解兩音。而說文止一音。如彙星名。又參差之類。但篆注一處。而他處用互詳之法。如已篆參差之文。而於釋星之篇注云。與某韻某文同義可也。參差之下。亦注又詳某韻。乃便依檢。此卽前次所授大阮世講四條之中。檢韻之一條也。又一字義同而音異。如芼字。詩注作上聲。廣韻作去聲之類。从注从韻。皆無不可。但从上聲。則去聲必須互注。从去聲。則上聲必須互注耳。所謂互注之法。但注列部次。其詳則但列本門之下。仍不致重勞也。連日生徒課業。及賓客應酬。又畏繁熱。書至此處。衡司馬又來邀飲。不可得辭。先此佈覆。恩恩不果。自書。生徒錄艸不恭。恕之。其諸郎君。應作如何啓發。及大阮世講所問。均候明日專書奉答。此達並候不宣。二十六日未刻。學誠頓首。

昨日作札及半。爲邀飲者中止。今取原艸視之。則說文歸類之說。旣得粗陳其崖略矣。又承諸郎君。但知記誦。而不能開發性靈。此事固亦不可不籌及也。學問大端。不外經史。童蒙初啓。當令試爲經解史論。經解須讀宋人制義。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開合反正。兼參之以貼墨大義。發問置對。由淺入深。他日讀書具解亦易入也。史論須讀四史論贊。晉宋以後。姑緩待之。史家論贊。本於詩教。與綱目發明書法通鑑輯評之類有異。後乃源於春秋之教。與紀傳史家本屬並行不背。然攻編年史者。其人率多庸陋淺

俗所著議論。大抵迂拘不達事體。村塾蒙師。用以謬托春秋之學。習爲一種庸惡講章風氣。雖胡康侯猶不免膠泥中外之見。穿鑿元正之例。況其他乎。若馬班諸人論贊。雖爲春秋之學。然本左氏假說。君子推論之遺。其言似近實遠。似正實反。情激而語轉平。意嚴而說更緩。尺幅無多。而抑揚咏歎。往復流連。使人尋味行中。會心言外。溫柔敦厚。詩教爲深。蒙幼初開。得其調達。正如春艸初生。鬱蔥氣象。妙於青碧。有無之間。較之夏器高竊。尤爲美含不盡。而且其體本於風人。其事關乎學識。其體參乎記述。其流達乎辭章。他日變化無窮之業。盡於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務也。又且短篇易於結構。淺近易於仿摩。俾與經解相閒爲之。即使欲爲舉業文字。亦自燦然可觀。又何憚而不與習邪。此閒課期開出論題。諸生多爲八股款式。去其破承。而加以粗率。真使人悶絕也。比有臨榆張童子開泰。年甫十六。能讀五經左傳。隨其伯兄鈞泰來此肄業。頗似可教。然恐父兄俗解。漸漬已久。行且試窺出手。再爲勸誘之方。因材施教。可以就達也。大阮世講所問同字而不同聲。韻平仄分收數部。慮其并載。致有眉目不清之弊。因擬字畫音義訓詁。分爲三層。此說未爲不可。特紙太費耳。且所慮之事。未及詳察檢韻闕疑訂訛補韻四條。前此原令別自爲一編也。字同而平仄音韻異者。如解義無殊。但於所同之部歸明韻類。下注詳見某韻可矣。音義異者。則本音之下。注明本解。別音之下。又注別解。仍於二處各注。又見某韻字樣。以備稽檢可也。音義皆同。而筆畫多寡不同者。篆字止有大篆籀古小篆。無此例也。其說已見昨札矣。至於楷書。則亦用別冊記出。仍於

本字之下。注云又作某字字樣。如無又作无之類。皆可推也。至云俗下韻本。遺字甚多。因欲仍注廣韻之下。此說可也。前書欲使注俗韻者。恐廣韻佳本遭塗抹耳。今思此事亦自無妨。廣韻注出說文部次。可考古字與古韻之異同。亦未嘗非佳事也。但既作此事。別冊記錄之本。不可不備。既可於正課之外。觸類摘錄。稽古之得以爲餘課。且有疑不能解。質問無從之事。亦可以記錄而待將來也。賤軀最不耐熱。眼有溢眵。又愛食蒜頭。葷氣所蒸。急切未得痊可。艸艸佈達。餘俟續報不宣。二十七日申刻。

與林秀才

承示三餘筆錄六卷。反復數過。具徵志古好學。不虛歲月。昔人謂開卷有益。又云善學如關津。不可輕易放過。一人讀書能如是用心。則無淺非深。隨在皆學問矣。無任欽佩之至。但細覈全書。義例多未完善。考訂亦鮮詳備。存錄案開。以爲劄記用功之草稿可耳。編次目錄。犁分篇卷標題。儼若已成之書。似尙宜稍待也。天下學業。後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說部之書。後人實勝於古。正以專門著述。不如古人。說部書無定體。人人可爲。而精華所萃。轉爲前人所不及也。韓子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卽此尋章摘句之劄記也。然其鉤元提要之書。不特今無所見。抑且當日亦無所聞。何哉。蓋韓氏長於文辭。其所劄記。取爲文辭之用。非著述也。宋人所爲章氏考索。王氏玉海之屬。皆爲制科對策。如峙糗糧。初亦未爲著作。惟用功勤而徵材富。亦遂自爲一書。譬如蒸糟未釀酒醴。而亦可爲醃淹漬食物之用也。顧氏之日知錄。

則空前絕後矣。其自序乃曰：逐劄存，晚年刪定而類次者也。閻氏之潛邱劄記，則例類未清，而編次雜亂，蓋其未定之本。然其隨時劄錄，中有定見，故義例雖未清析，而書足自成一家，不可廢也。今觀大著所錄，書分六卷，事隸千百餘條，而類例不分，先後失次，忽引成書，而未究其緒，忽入己說，而未得其裁。如三家詩考，王氏所輯，尚有遺漏，後入已多增補，今重錄之，轉多不備也。逸詩章句，自楊升庵以還，輯者數家，今既不能廣益，亦可無煩綴錄也。七略七錄，本一例之事，而分載前後，且四簿七志同類，亦不應詳此略彼也。又如疏證六經，無餘字，引周官疏，謂六經原有此字，不知疏乃唐人之言，劉禹錫故唐人也。論七發，命名自枚乘以下，凡十餘家，不知此自六朝人言之，而唐宋文人所爲七體文字，不啻百家，不可襲舊文也。凡斯等類，隨筆劄錄，以待日後參訂，固學者之工程，遽爲成書定說，卽無取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致力之處，則如錢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卽書以爲學，於是專門經史子術之外，能文之士，則有文集，涉獵之家，則有說部，性理諸子，乃有語錄。斯三家者，異於專門經史子術，可以惟意所欲，好名之士，莫不爭趨，故閒嘗有美玉焉，而不勝其砒砒之多以雜也；有夜光焉，而不勝魚目之汨以擾也。故爲今學者，計札錄之功，必不可少，卽顧氏所爲日知義，本子夏氏教，然存爲功力，而不可以爲著作，亦俟類次既多，積久而胸有定識，然後貫串前後，去其不合與不定者，慎取而約收之，雖謂不媿顧氏可也。旣以此爲功力，當益進於文。

辭易曰。修辭立其誠。辭不能不出於修。近日學者。正坐偏學而不知文耳。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博約自是學問。乃必云詳說。又云說約。所謂說者。非文而何。宋人譏韓子爲因文見道。然如宋人語錄。又豈可爲文乎。因文見道。又復何害。孔孟言道。亦未嘗離於文也。但成者爲道。未成者爲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劄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足下有志於古。正當因是而進勉之。無怠無息。四月二十日。

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

開示三代節略。見之實深。慚汗。蓋較鄙人失去戒謀先生原稿。遺佚多矣。先生三代行略及其高祖。而考士望公。則別爲篇。今所開者。人士望公爲三代。而先生高祖汝臨公。不復可憶矣。鄙人則憶原稿有云。汝臨公事。雖先生亦無由悉。因檢故書中。有壽幃題辭。得其一節。可傳。故爲行略之首。此則記憶甚確。而所謂一節者。其事云何。則不能識矣。計時相去已二百年。難以質訪。茲用疑以傳疑之法。仍著其說於傳。而不敢鑿實其事。庶觀者或鑒其情焉。前此所惠水澄全譜。天幸尙在。敝篋。故於節略所開。皆取譜覆校。然後爲文。其函三公所戒好名外慕二語。按譜乃守常公家訓。函三公必舉祖訓申戒子孫。非創說也。至譜與節略。皆云函三公官廣東山陽縣丞。按明史地理志。縣名有兩山陽。一屬南直隸淮安府。一屬陝西西安府。廣東並無山陽。必是陽山之誤。史法縣名無重複者。不著統部。陽山本無複名。法可不著廣東。今此

譜則又幸著廣東。故得考正山陽之誤。故仍著之。將來譜刻。須改正也。又伯謙公節略。謂函三公卒。庶子俱幼。此當因士望公事相似而誤。按譜函三公卒於順治十年癸巳。側室楊有二庶子。長世閱。生於天啓壬戌。至是已三十二歲。次世庸。生於崇禎庚午。至是已二十四歲。俱非幼矣。傳以徵信。欲垂久遠。不敢漫然爲之。故不嫌往復考訂。雖事迹荒落之餘。闕疑徵信。書法尤不敢不謹也。傳文別寫奉上。併與蘭輝令弟共參訂之。如何如何。

答某友請碑誌書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大書深刻。羣推韓碑。然諛墓之譏。當時不免。今觀韓集碑誌諸篇。實未嘗有所苟譽。惟應酬牽率無實之文。十居其五。李漢編集。不免濫收。爲少持擇爾。然此特論著述精微之極致。當如是也。如以文論。未見其可貶也。邇日此道衰歇。萬不敢高論古人著述。卽僅求牽率應酬。得以文從字順。有如通邑大都。官音常話。盡人可通曉者。千百之中。不得十一。閒有遇者。幾於空谷足音。僕雖不敢昌言。而私怪於心者非一日矣。今足下爲某公代致狀述。請爲借銜誌名。某公家世。簪纓累代。清華文學之選。又奕葉多知名士。今以其先人大事。撰具狀述。將求顯貴頭銜。鴻文名筆。以光泉壤。其於所求之文。宜如何也。乃披閱狀述。通篇竟不知作何許語。覽之如醉如迷。凡銘誌法所必應具者。竟無可藉以措手。不免擱筆而窘於辭命。或疑僕論文過嚴。不知非於事理有礙。僕又何苦而不從衆耶。今之所謂文。古之所謂言。

也。今之所謂字古之所謂名也。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非徒不順不正而已，名不知其所名，何等言不知其所言，何謂乃欲擬以銘勒金石，豈不難哉。卽如首敍其七世祖光祿公三字，大費推究，稱公不稱名諱，則不知其何人，以雍正甲第上推七世，計其時必在明代，而不書明代，則不知其何時。光祿之稱，尤難逆億，蓋故事官至一品，均階光祿，非職司也。如敍職司，則三品正卿，五品少卿，其屬典簿署正署丞，在六七品，高卑懸絕，俗例皆可稱光祿公，則不知其何官。敍人之祖，而不知其何代，何官何人，豈成文理。故光祿公止於三字，流俗視爲常談，而不知其已犯三不可名，三不可言之弊，使載筆者茫然束手而無措也。通篇官資錯亂，不可究詰者，大率視此，不能悉數之也。凡敍遠祖在前代者，自當表著朝代，及至高曾以下，何人始入本朝，亦必表著本朝，一定法也。今則遠自七世，近及其身，皆在不今不古之閒，後人將何觀覽。祖考皆書名諱，而伯父叔父僅稱其字，外祖亦書名諱，而已之兒女姻家，則皆稱字稱公，亦不知其是何理也。子孫稱其先妣爲太夫人，不問品秩，律以春秋魯君稱公之義，亦似無傷，但旣從私尊，則不應又與太宜人名號雜出，似二人也。又婦人封號，因夫封贈，不得稱太，因子封贈，惟夫亡而身存，則加太字，若與夫俱亡，而同受子贈，或與夫俱存，而同受封者，均不稱太，妾受子封，無論生死，皆得稱太，蓋不能上係於夫，故必下從其子而加太也。五品以上爲誥，六品以下爲敕，一二品同爲夫人，則加隆於其尊者，而稱一品夫人，七八九品同爲孺人，則分別於其卑

者而稱八品孺人。九品孺人。八九品官推她得及其母。正封不及其妻。故八九品官之母。未命可稱例封。例贈。其妻不得稱封贈也。此皆典例胥吏行文之所曉悉。而學士大夫。往往茫然。若此篇所敘。尤不可情理測也。又文評詩話。原始六朝。於文辭中別爲一種。其閒稱謂物色。閒及俳諧。譬如賓客寒溫之文。不可以達尊嚴之座。各有體也。試觀歷史文苑傳文。與諸家詩話文評。最相切近。而其辭初不相犯。亦可思其故矣。今乃稱其先德耽詩。出入東坡香山之間。又不知爲何許語也。唐白氏居易。宋蘇氏軾。入傳紀文。稱爲樂天子瞻。已失慎重。如云東坡香山。則峯泉邱壑。因寄爲名。人有同焉者矣。安在其必蘇白邪。必云蘇白人。所共識。正恐讀者未如作者之博洽多聞。且人所共識。莫如夫子。而馬遷世家。未嘗諱不書名。後世功令崇奉。雖朱子亦不稱名。然傳紀之文。不以功令稱子。而以紫陽考亭之類。爲之名號。亦豈可以爲訓乎。而是文述其先世之交。多出一時名輩。乃云松陵義門諸先正。推服所爲時藝。夫義門爲浦江鄭氏。擅稱。不聞其家有時藝名者。或云長洲何焯。亦有此稱。然豈可獨擅邪。不知松陵又是何人。詢之時文家流。竟未有能知其諦者。此則幾如禁方內之藥名。牙市中之暗號。以此入文。又不知爲何許語也。他如述朋黨之徵逐。則曰夜鯉晨鳧。敍幼學之能文。則曰龍文虎脊。高才不遇。曰荆玉屢蹶。晚歲亨佳。曰蔗味回。甘祝父壽考。曰椿庭長蔭。稱婦節行。曰柏舟矢志。諸如此類。或似優伶科諢。或似觴政藏謎。對之如墮雲霧。不知說鬼說夢。名不可正。言不可順。至於此極。殆於文字之否厄矣。而一詩文人才士。或自命古文辭者。

於此多不甚爲怪也。既已習而不怪，則必以怪者爲怪。故非今日窒於事理，推之所名，實有不可得言。所言實有不可得行。如上所云，則亦何敢違衆。昌言以取謗邪。夫人既不知刪所當刪，則必不知取所當取。其狀一萬五六千言，可謂富矣。關書法者，既已坐人雲霧，疏行述者，又復引人睡魔。凡於精采，可以聳神情款，可以沃腑行堪模楷，言合經綸，隅可三反，微能推顯者，含毫往復，莫可尋求。至於世祿之家，推解是其應爾。家傳如是，學古亦屬媿辭。婦事姑疾，人事之常，繡佛長齋，亦非典要。彼則侈於人倫盛事，敷陳累牘連篇，則其人懿美。昔人所謂傳神寫照在阿堵者，又茫如矣。僕嘗謂具事狀者，與撰文人之才識，比於馬足，相去僅可在上中駟間，則彼此可以不自負。如相去在百步外，卽多不協。如在千百步外，則心思耳目，各不相知。比如穴鼠欲爲駿馬聚糧，必不合矣。況人才相去，竟有百千萬里，而猶不止者，世人但知具事狀以徵文，談何容易。僕少從大興朱先生學古文辭，每見投事狀而乞爲文者，先生披其事狀，輒擲不顧，必召其人再三詰問，然後爲文。初甚疑之，及見所爲之文，則可觀矣。徐取事狀較之，則所具全非所用。文之與狀，殆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後恍然其故。因歎昔人所謂忠孝節義，不死於刀鋸鼎鑊，而死於文人之筆，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僕數十年來，於應請之文，每用朱先生法。輒有可觀，大抵卽事狀以究詰情文。頗類據訟牒以平反疑獄。獄情旣得，視訟牒所陳，固有全失其事理者。乃知臨文研擇之功，同於老吏。非朱先生示法，前人未有及此者也。今某公旣非可以召致，狀中疑議，無從詰問，又假藉頭銜，代爲顯者措

辭亦未識如何可以當貴人意。躊躇惶惑，莫知所裁。謹將禮幣還納原來，行實并繳。惟冀婉言辭謝，無任感荷。不宣。

與族孫守一論史表

去冬辱書，悉近況，粗遣爲慰。聞二十二史年表已卒業，想見老學不倦，此書告成，其資於史家考訂之功，甚不細也。僕處所存春秋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諸表，攜挈有年，竟未爲足下一加參訂。媿甚。今已各錄副本，仍將足下原本奉上。其晉書而下，僕處所無，仍祈足下鈔一副本寄來。僕當日原計爲足下博考羣書，然後付刻。今思志願太奢，則成功無日。且足下寒士生涯，不能徒手望人助力。莫若畫定正史爲斷，而以參贊羣書考訂同異，彌補缺遺諸事，待之日後。此時但將原書校訂一番，便可付刻。其刻費則當爲足下商謀，已致書邵先生道此意矣。但正史一門不宜遺漏，如舊唐書與舊五代史資治通鑑通鑑綱目數書，必須涉過。然後可以成書。都門借書，尙似不難。此等又非僻書，想與邵君及家逢之輩謀之邪。至參訂羣書，在隋唐以前，古書存者無多，甚易爲力。唐宋以後，文集說部滋多，目力恐難周耳。或先作十七史考附於其後，或糾約同志合力爲之。今既畫正史爲斷，則先刻亦自無礙。參訂之篇另起卷軸可耳。僕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難於稽檢，曾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爲書，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編爲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徧注其下，則不特爲讀史要領，且爲一切考訂關人事者作資糧也。後以

爲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編爲一卷。今錄本呈覽。足下如治年表之暇。再能將廿二史列傳人名。亦做此例編之。可與年表互相經緯。史部自唐宋以來。浩博難罄。毋論能讀者未見其人。卽授書而令其按籍稽索。亦不易易。今得足下爲之經緯條理。使考古之士。於棼如亂絲之中。忽得梳通櫛理。則足下嘉惠後學之功。爲何如邪。夫近人之患。好名爲甚。風氣所趨。競爲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爲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足下好學之志。老而不衰。不汲汲於自己立說。惟勤其力於治棼糾散。待有心於考古者。得足下之書。可執簡以御繁。惟不自居考古之功。而功乃倍。從於考古矣。蓋考古專明一事。此則凡事皆可推求。考古不能無意見之偏。此則無所用其意見。譬之飲食。考古者如釀酒炊飯。各有所宜。足下所業。則力農之登五穀。無施不可。其爲輕重。不待較而明矣。足下一生力學而無所遇。晚歲勉成二書。功亦足以不朽。雕板印行。於世有用。亦不致虧少刻資。故僕以商諸邵君。如都門難以猝辦。僕擬南中爲足下圖之。三數年內。當有成也。何如何如。

答大兒貽選問

汝問六朝以前辭章必善小學。唐人而後。乃出類書。其說殊爲有見。蓋小學與經學。古人未嘗分也。詁經有名物。有字義。爾雅之學。古今精字善句所彙聚也。爾雅之學。不止爾雅一書。故辭章彩色。本之於此。則根底深厚。與後世比類之家。勦襲字句不同。汪蒼舒古文襄異內。有傳注奇語一篇。自矜爲取裁新異。吳梅村祭酒問

某君有何異書可讀。某以十三經注疏。乃晚近不知古人之學。轉以此說爲創獲耳。令汝等摘經傳子史精語卽此卽說

文廣韻解字辨音內。亦有資於文材者。故前輩教人博學。莫妙於讀字書韻書。亦一道也。此說忘其人。至然言甚確。

於古人之文。亦有利病。如文選大賦。取其開合變文。徵材富贍。得國策之敷張恢擴。離騷亦國策之一種。故相近也。

其字體因類而廣。不可盡識。前人已有字林之誚。文心雕龍。原可不必效之。若六代辭章。全出騷策。我於詩教

篇已反覆申明。可自尋詩教篇。上篇第五而熟研究之。至於文辭流別。各有家法。六代辭章。見於文選。則詩

教也。六朝之人。多深於禮。通典禮門。後載禮議二十餘卷。又晉宋齊魏隋諸史禮志刑法諸篇。凡大典禮

及大疑獄。尙書八座及儒學博士。引經按律。酌理斟情。會議上聞。或互相駁正。其文多精鑿根底。經術大

原。固出禮經。亦頗參申韓名法家言。又戰國之一流也。更有見於宏明集中。如夷夏諸論。則清辨元妙。又

是一種。蓋莊列之餘。亦戰國之一流也。辭章有一藝專家。有大方名家。草木區分。不可一概論也。一藝專

家。或筆札書牘。或詩賦韻言。或記序雜文。或科舉藝業。時文亦辭章之一種。人多不知。各有其域。而不能相通。大方名家

則六藝淵源。諸家流別。雖不專工。必須略知門戶。當從容以推其義。非可造次盡也。列國聘問。賦詩贈答。

此見古人善於因托。情所難宣。借詩意以宣之。彼時人皆素習。豈如後人之須經師訓故。其失賦貽讖者。

乃是不習禮文。非謂不諳文理也。此又是一類。如孝經引詩。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韓嬰詩外傳。以及匡

衡王吉諸人奏疏。引詩釋義。不拘舊訓。得此意者。讀詩能言。可以解脫無方。乃爲六義博比興之趣耳。此

以備文章之一體。若專事於此，則有寬泛不切之病矣。

排比之文，欲使頓挫抑揚，得詩人一唱三歎之意。如賈長沙過秦之論，有何深刻之意，而文有賦心，氣如河海，誦讀一過，而過秦諷漢之意，溢於言外。屈氏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卽一理也。故曰國策騷賦，乃後世辭章之祖也。

家書一

出門惘惘，有離別意。三數日卽已如常。肩輿行春光燦爛中，亦且可消遣。途中日製一文，多有可觀。惜不得鈔胥就錄之也。文章學問之事，卽景多所會心，筆墨旣便，隨處劄錄，夜店罷餐，稍潤飾之，其深遠者，別爲著作，其有切於學者用功之事，則爲爾輩言之。此非一日所記，亦非專意爲文，隨得卽書，故於先後次第，未嘗庸心。爾輩可以意會，或自作一番編排，置之座右，以時展玩可也。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逼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故爾輩於學問文章，未有領略。當使平日此心，時體究於義理，則觸境會心，自有妙緒來會。卽泛覽觀書，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謂常使義理澆洗其心，卽此意也。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或做祖父日記，而去其人事閑文，或做我之日草，而不必責成篇章，俱無不可。和尙雖有先生功課，但其心最動，一切壞事，皆從動處得來，其患不小。今自館課之外，強使習靜，靜中有所見解，卽筆於書，不論時學古學，有理無理，逐日務要有所筆記，或亦

治病之一法歟。每日用一香綫工夫爲此。餘則不爾責也。卽如和尚逐日責令記功課簿。原爲用過之功。不棄置也。然彼竟如胥吏造文案簿。一登簿冊。不復措意。則與不登簿者何異。今使日逐以所讀之書與文。作何領會。劄而記之。則不致於漫不經心。且其所記。雖甚平常。畢竟要從義理討論一番。則文字亦必易於長進。何憚而不爲乎。劄記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則如山徑之茅塞矣。

家書二

古人重家學。蓋意之所在。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漢書未就。而班固卒。詔其女弟就東觀成之。當憲宗時。朝多文士。豈其才學盡出班姬下哉。家學所存。他人莫能與也。大儒如馬融。豈猶不解漢書文義。必從班姬受讀。此可知家學之重矣。後世文章藝曲。一人擅長。風流輒被數輩。所謂弓冶箕裘。其來有自。苟非天棄之材。不致遺失其似者也。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綴績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尙。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爲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僞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如古文辭。近雖

爲之者鮮。前人尙有爲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讐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爲他人言也。故吾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僞託。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卹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

家書三

子女之生。必肖父母。雖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學問文章。亦有然者。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媿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底則出邵氏。亦庭訓也。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未弱冠。卽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爲非。特未能遽筆爲說耳。又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祖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

所合。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祖父當時亦詫爲教吾之時。初意不及此也。而不知有開於先。固如是爾。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初亦見祖父評點古人詩文。授讀學徒。多闕邨塾傳本。膠執訓詁。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緜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爾輩於祖父評點諸書。曷細觀之。

家書四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生也。昨年過鎮江。訪劉端臨教諭。自言頗用力於制數。而未能有得。吾勸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於道。學以致道。猶荷擔以趨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後力有餘。而程可致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數休其力之謂也。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屢易其肩之謂也。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平。則終身用之不窮。專意一節。無所變計。趣固易窮。而力亦易見絀也。但功力屢變無方。而學識堅定不易。亦猶行遠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

則未出門而先定者矣。

家書五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然風氣之盛。則村荒學究。皆可抵掌而升講席。風氣之衰。雖朱程大賢。猶見議於末學矣。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爲重輕。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往在京師。與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謂然。廿一史中。宋史最爲蕪爛。邵欲別作宋史。吾謂別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卽以維持宋學爲志。吾謂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然邵長於學。吾善於裁。如不可以合力爲書。則當各成一家。略如東漢之有二謝。司馬諸書。亦盛事也。但恐不易易耳。爾輩此時。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但不可墮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而義意亦警。如周秦諸子者。往往有之。以其辭太無文。是以學者厭之。以此見文之不可以已也。但當摘其警策。不妨千百之中。存其十一。不特有益身心。卽行文之助。亦不少也。

家書六

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不容以不察也。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爲高深。如戴東原言。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筆而書。便出左國史漢之上。此猶戴君近古。使人一望知其荒謬不足患也。使彼真能古文。而措語稍近情理。豈不爲所惑歟。其有意主勸誘來學。而言之太易者。亦須分別觀之。惟聖賢教人。亦有至平近者。如孟子教曹交。卽於徐行疾行。求堯舜之道矣。有自諱初習之陋。而以後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如都門有先達擅時文名。其先實學墨裁。而後取法先正。因絕口不言前業。雖固亦無傷。未免使後學之已誤所趨者。不知其道尙可變也。又有天姿之高。不盡由於學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爲訓。遂舉生平所得。強歸功於所主之說。而不知其所以得者。不在此也。是又不可因人而別其言也。如吾所得。亦不自解。二十歲以前。性絕駘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但悔向來不察。往往以此概人。不能皆合。每見少年十五六時。文理粗通。或讀書多而能識。便覺遠勝於吾。不免深爲期望。欲其十倍增益。而不知廿歲以後。不但

不能勝吾。且遠遜吾者甚多。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非凡人生過廿歲。皆可一日而千里也。汝弟兄廿歲前之所業。較吾當日皆似勝之。廿歲後不能如吾。則所謂勝吾者。不足喜也。至吾十五六歲。雖甚駸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則兒戲之事。亦近來童子所鮮有者。豈以是故。遂不妨於開悟稍晚邪。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爲高論異說。知人之所具才質。不可一例限也。惟歸其要於識趣。則自閱歷之言。差覺信而有徵。爾輩宜自辨之。

家書七

名者實之賓。猶文者質之著也。無質不可以言文。而初學爲文者。未必具也。則先學爲文。以求致乎道。亦未始非學者之進業也。務實不可以好名。而初學入德者。未必能也。則姑循其名。以漸致其實。亦未始非教者之善誘也。邵先生嘗舉黃梨洲言。好名乃學者之病。又爲不學者之藥。吾當時頗不爲然。今知黃氏之言。良有味也。因憶吾生二十許歲。亦頗好名。彼時祇以己之所業。欲得人贊賞爾。尙不至舍己之長。徇人所好。以干譽也。後見鄉曲儂子。好名有甚。愚者誦拾名數。以炫侈博。幾於冬月握冰。盛夏擁火。勞苦倍蓰於人。而究其所得。毫無端緒。已可憐矣。而名心所激。恐人軋己。猜嫌疑畏。至於草木皆兵。舉動乖張。似喪心者。一時舊交故友。莫不苦之。吾於是惕然知戒。以謂好名流弊。乃至於此。故常爲之說曰。好名之甚。

必壞心術。又曰：好名之心，與好利同。凡好名者，歸趣未有不俗者也。邵先生亦頗善吾言，與黃梨洲說常並稱之。今思天下之人，中才爲多，勉以力學，猶未能從，更不許其好名，則彼未知學中旨趣，將爲吾何樂乎爲學？是欲戒好名而先令惰學也。此亦吾以後之所得，忘其先事，不免期初學以過高也。但好名亦自宜別，盡其所當爲，而無所矯飾，雖欲人之知而贊賞可也，有意徇人，而不自求其有得，則終身無入德之階矣。和尙天質，可進之於學古，而彼不甚樂，正坐不好名之故也。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俗師言登第之難也。夫於牛毛之中，得稱麟角，豈不榮甚？但以登第視未成名，登第爲麟角矣。以學問文章知名傳世之業較之，則登第又如牛毛，而知名傳世爲麟角矣。昔朱先生言傳世以時文爲最輕，科第以狀頭爲至貴。然自有明至今，時文中如王、唐、歸、胡、金、陳、章、羅、熊、劉，二方諸家名氏，人皆知之，而三四百年中狀魁名氏，未有能熟憶者。夫以狀首之貴，不敵一時文之名，況進而學問文章，又遠出時文聲名百倍乎？此而求有出於人，豈不較彼沾沾一科第者隔天淵耶？況彼之所求，固未必得，而從事於此，未必不得，得之而爲名進士，名翰林，亦視世之所謂翰林進士加一等矣。此吾自悔向來立說過高，故爲爾輩開示及此，可不勉體吾言歟。

雜說上

夫書法之妙，藝林爭重，後人追溯，惟謹臨摩。臨則離形而得似，摩乃撫蹟以追神。要皆心具鑪錘，思通曲

折然後生同春煦。妙析秋毫。苟神妙難追。臨摩乏術。欲存故蹟。無踰雙鉤。雙鉤者。原於飛白。而不自爲主。略同撫摩。而不運其筆。兩面夾描。中虛著墨。雖使不知書者。細意鉤之。可使神明絕藝。纖渺無遺。文章之道。亦如是也。鍾王不世出。而雙鉤不絕於天下。則謹守故蹟。以待神明於鍾王之法者。變而通焉。左馬不世出。而掌故不絕於天下。則整齊故事。以待神明於左馬之才者。筆而削焉。此則自然之理也。乃今之言書法者。不廢雙鉤。而矜文章者。恥言掌故。動以作者自命。不肯謹拾聞見。以待其人。是猶不能書者。見元常之巧妙。窺逸少之雄奇。而思奮筆追蹤。以謂變化由我也。其不同於畫墁也者。亦幾希矣。

夫禮失者常求諸野。文勝者必反於質。雙鉤不擅書名。而書賴以傳。文家必欲文名。而真文喪矣。吾於文章一道。存雙鉤之意者。得二家焉。一爲竺國之經律。一爲官府之文移。夫其語必疊。字無單著。寧周復而存質。無徑省以趨文。苟無左馬之才。而欲當前情事。如風可捕。似電可蹤。文人竭力追摹。不若彼二家之自然無失者矣。原彼二家。創斯體例。聿求情理。豈無由。竺國經律。本出西域梵書。白馬東來。華言譯受。名諱祕密。例故不翻。若取波羅揭諦。菩提薩哆之類。凡未及翻者。對音洛誦。初不辨其云何。至於疊文周而。所謂無上妙覺。眞實不虛等語。乃是循繹漢文。通其意義云爾。本質不如是也。使不周祥複折。則言語尙不可通。況文理乎。至於官府文移。所以約束期會。敷政出治。苟無定式。則事必擾亂。莫知適從。是以字有隸書。文稱刀筆。隸書取其簡易。刀筆明其判決。文字重規疊矩。不可一字游移。如官曰官員。吏云吏

典田稱田畝。房作房開。亦已不憚繁矣。至於錢穀。則册明四柱。舊管一。新收二。開除三。見在四。刑名則勘疊三重。刑部三。覆奏文。俱重。此皆有似雙鉤。復而不厭。苟使才人飾以黼藻。文士加以琢雕。則施之有政。達於其事。必有窒礙而不可行者矣。嗟乎。所貴文章。貴乎如其事也。乃文士興而事實亡。以爲才不及乎。曷亦思彼竺國經律。與夫官府文移。不必才者而後能也。所患知有文而不知所以爲文。譬若畫史徒善丹青。而不必肖所圖者之形象矣。

雜說中

稽生賦琴。從椅梧而詳及高岡。馬君賦籟。由竹筍而先徵幽谷。雖曰數典窮源。亦覺萬物本天。不免從同賦六合矣。先輩縱有沿流。後學未宜效也。六朝習尙。爭以郡望相高。記傳用之。全乖史法。其有史官撰碑。文士銘墓。敍人姓氏。亦必排偶其辭。溯厥淵源。追所自出。莫不上追三五。下逮春秋。采摭成文。鋪敍端委。其爲繁複。豈特梧岡筍谷而已哉。夫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不分。至於上古名號。春秋國族。並於譜牒之書。詳其授受。如張爲晉族。李出臯支。自世本以降。久有明文。則張李千載著稱。直書自見。今爲之文者。必援絳翼舊都。庭堅故號。如類書之記典實。策士之疏記誦。豈惟載薪荻以卻車。亦見積塵垢以盈橐者矣。

春秋比事屬辭。必徵其類。詩人抑揚詠歎。則興於物。文雖淺近。旨實闕深。孟子窮舍牛之心。可以推恩反。

本史遷微伯夷之怨。極於盜跖顏淵。比類參觀。甚資啓悟。一隅三反。文章不可勝用矣。夫義理精微。疏而剔之。恐人昧而不知也。情事顯白。指而示之。恐人習而不察也。要必有爲而發。則指月可以示人。如其無病而呻。雖抽蒲何益。亡子邪。每見文士效賸。無端生慨。如敍婦女貞節。必痛斥鬚眉丈夫。述韋布綱常。必力詆金貂卿相。傳微賤名義。必苦警詩禮名儒。以謂彼望重而不免隨流。此責輕而竟能樹立。因而歌且蹈。足憤至裂眦。君子觀之。不免千篇一律。貌雖似於古人。義實流於浮泛。歌哭雖殷。悲喜何有哉。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論語曰。譬諸草木。區別以別矣。天物之大。品類之繁。此宜有而弗有。彼當然而不然。何可勝道。比如山海生物。雲霞變幻。事雖奇詭。理實尋常。偶舉爲證。於理無傷。必欲歷歷數之。則何可盡也。昔歐陽詠歎李氏懲二臣也。柳子激贊宋清。悲窮途之無與援也。莊生歎異申屠。表德充之符也。無莊生與歐柳之意。而但取婦女市儈殘疾之人。以衡天下之名教。且謂於是寄感慨。則感慨不可勝用矣。有病風者。索居一室。怒罵不休。或問其所仇毒。則曰。余拙言辭。恐遇侮而口不給也。茲固貯蓄。以備他日需爾。若他人之感慨。其殆貯蓄歌泣。以備他日之需者歟。近見文士爲人撰宗祠義學規例。序端毒口肆罵世人。不知睦族與勉人進學。以反觀之。眞惡習也。又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敍其與劉禹錫交誼。至欲以柳易播。因痛詆當日交情。反覆落坑。棄不救。反擠之又下石。等語。亦有所爲而發。文亦激昂盡致。後人不解其故。而但賞其文。亦開肆酒罵座。無病而呻之漸。

雜說下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名雖託於尙書。義實取於科斗。古者稱字爲文。稱文爲辭。辭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語

名實不符。每況愈下。少見多怪。俗學類然。充其義例。異日科舉成文。改易他制。必轉以考墨房行爲古文矣。凡著述當稱文辭。不當稱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

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訓。依類象形謂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曰文。此文質之文也。其以文質之文爲贊言辭之美者。易之旨遠辭文。左傳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皆是也。則文字乃虛字。不過與辭輯辭擇之輯擇相等耳。魏晉以來。以辭章爲文。單稱曰文。不與辭字相屬。竟作實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義之失也。

